



根据教育部最新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新课标学生必读丛书

XINKEBIAOXUESHENG BIDUCONGSHU

◎[法]凡尔纳/著

◎李桂华/改编

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
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

海底两万里

Hai Di Liang Wan Li



长江出版社



· 青少版 ·

第一辑

安徒生童话

格林童话

一千零一夜

伊索寓言

鲁滨孙漂流记

格列佛游记

吹牛大王历险记

汤姆·索亚历险记

海底两万里

爱丽丝漫游仙境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金银岛

昆虫记

木偶奇遇记

绿野仙踪

列那狐的故事

克雷洛夫寓言

捣蛋鬼日记

绿山墙的安妮

XINKEBIAOXUESHENG BIDUCONGSHU

●●●● 新课标学生必读丛书 ●●●●

· 青少版 ·

HAIDILIANGWANLI

海底两万里

..... [法] 凡尔纳/著

李桂华/改编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底两万里/[法]凡尔纳(Verne,J.)著;李桂华改编.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9

(新课标学生必读丛书·青少版)

ISBN 978-7-5492-2137-0

I. ①海… II. ①凡… ②李…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5760 号

海底两万里

[法]凡尔纳著 李桂华改编

责任编辑:高伟

装帧设计:彭凡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编:430010

E-mail:cjpub@vip.sina.com

电话:(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咸宁市星海印刷厂

规格:787mm×1092mm 1/16 10 印张 100 千字

版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92-2137-0

定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举世闻名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之一。

儒勒·凡尔纳(1828—1905), 19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 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1863年起, 凡尔纳开始发表科学幻想冒险小说为主的作品, 每年出版两本, 被收入一套名为《奇异的旅行》的丛书, 包括《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等等, 其中《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被称为凡尔纳海洋三部曲。

《海底两万里》主要讲述了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的海洋奇遇。

作品创作于1869年至1870年, 凡尔纳在当时海洋研究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自己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预见力, 构筑了一个神奇的海洋世界。书中不仅有生动的故事, 还涉及许多海洋知识, 读者可以从中学习到有关海洋生物、气象、地理等方面的许多知识。

凡尔纳一生共创作了66部长篇小说以及几个短篇小说集, 还有几十部剧本, 以及一些其他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涉及了两个背景: 十九世纪末期的世界(如《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八十天环游地球》、《沙皇的信使》等)和想象中的世界(如《太阳系历险记》、《征服者罗比尔》等)。其作品将科学与幻想巧妙结合, 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推理和预言, 故事生动幽默, 妙语横生, 又能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热爱科学、向往探险的热情, 是现代科幻小说的重要奠基人。

凡尔纳的小说具有惊人的预见性。他的作品文笔流畅清新、情节波澜起伏, 文中非凡的想象力, 浪漫的幻想, 跨过了时代的门槛, 提前迈进了未来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 凡尔纳以科幻小说的形式, 预言了二十世纪宇航科技的诸多成就。例如, 《从地球到月球》这部作品中的很多数据, 包括发射地点、飞行时间、登月人数都与后来的美国阿波罗计划相近。

凡尔纳的小说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他的作品为世界各地的读者塑造了一群科学勇士和先驱者的形象, 一百多年来, 风靡了全世界,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许多科学家都坦言, 自己是受到了凡尔纳的启迪, 才走上科学探索之路的。

海军少将伯德在飞越北极后回来说，凡尔纳是他的领路人；潜艇的发明者西蒙·莱克在他的自传中的第一句话是“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气球及深海探险家皮卡德、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克尼和其他一些人，都一致认为凡尔纳是启发他们发明的人。

凡尔纳的小说具有独特的人文魅力。他的作品思想的直接渊源，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思想和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作品中深刻的人文思想以及民主主义精神，是凡尔纳作品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

凡尔纳的小说生动幽默，妙语横生，所以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全世界范围内，凡尔纳作品的译本已累计达 4702 种，是世界上被翻译作品最多的第二大名家，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位于莎士比亚之上。





1863年起,凡尔纳的“奇异旅行”系列作品首篇《气球上的五星期》投放市场,从此开始科学幻想冒险小说作品的创作。1869年3月20日,开始在法国《教育与娱乐杂志》连载《海底两万里》,描绘了人们在大海里的种种惊险奇遇,被誉为凡尔纳科幻小说中的明珠。

《海底两万里》记录了阿罗纳斯教授和他的同伴在海底的十个月的旅程。“两万里”这里的“里”指的是法国古里,而古法里又有海陆之分,一古海里约合5.556公里,一古陆里约合4.445公里。海底周游的两万古海里,应该在11万公里以上。他们的航行路线是: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南极海域——大西洋——北冰洋。

故事是由一个“海怪”的出现引起的,围绕着阿罗纳斯教授和他的同伴在这个“海怪”身体内的生活,和奇幻的海底之旅的所见所闻展开。1866年,人们在海上发现了一只“海怪”。法国生物学家阿罗纳斯应邀参加追捕。追捕过程中,阿罗纳斯、他的仆人康塞尔和捕鲸叉手尼德·兰三人,发现这个“海怪”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艇,叫做“鹦鹉螺”号,它的主人叫尼摩。阿罗纳斯及其同伴在尼摩船长的带领下,开始了环球海底旅行。在旅行的过程中,他们充分领略了大海的魅力,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海底生物。最后阿罗纳斯知道尼摩船长心中隐藏的巨大仇恨和残忍,离开了“鹦鹉螺”号,结束了他们的海底航行。

作品构思巧妙,情节惊险,描绘了潜艇在大海中任意穿梭见到的美景,以及他们在大海里的各种奇遇,例如,亲身穿越海底森林、脚踩海底煤矿、采摘价值连城的大珍珠、和鲨鱼展开搏斗、追捕濒于绝种的儒艮,还有在大西洋里和章鱼进行血战的惊心动魄的罕见场景,等等。海底时而险象丛生、千钧一发,时而景色优美、令人陶醉。美妙壮观的海底世界充满了异国情调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人类自古以来渴望上天入地、自由翱翔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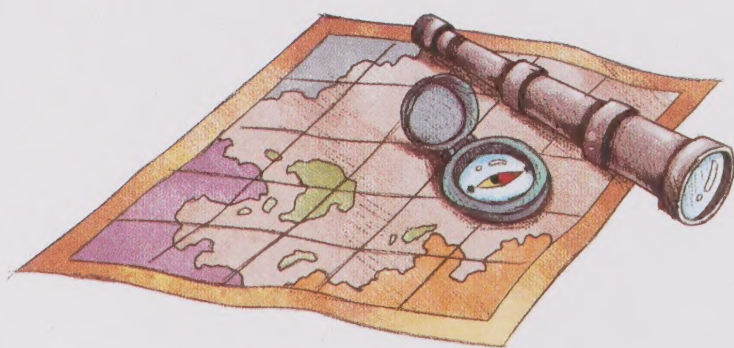
海洋世界浪漫迷人,有美丽的海底森林、珊瑚王国,还有丰富的能源宝藏;海洋世界神秘莫测,有从未见过的海洋生物,有失踪案频发的百慕大三角,还有翻滚白色波涛的乳海;海洋世界险象环生,有凶猛的大白鲨,有海上“屠夫”

虎鲸，有无休止的地震和火山，还有能杀人的南极风。

阿罗纳斯是生物学家，博古通今，乘潜艇在水下航行，使他饱览了海洋里的各种动植物，为他的生物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尼摩船长把在海洋中见到的种种奇观娓娓道来，令读者大开眼界，什么是太平洋黑流，什么是墨西哥暖流，飓风是怎样形成的，马尾藻海又是什么样的，珊瑚礁是怎样形成的，海洋究竟有多深，海水传播声音的速度有多快……在这本书中都做了生动的解释。

“鹦鹉螺”号也曾遇险，在珊瑚礁上搁过浅，受到过巴布亚土著的袭击，最可怕的是，在南极被厚厚的冰层困住，艇内缺氧，艇上的人几乎不能生还。但是，凭着潜艇的精良构造和尼摩船长的超人智慧，种种险境，均被化解，终于完成了 11 万公里的海底行程。

《海底两万里》之所以至今畅销不衰，并成为西方现代科幻小说的代表作，是因为它情节惊险，人物生动，熔知识性、趣味性、创造性于一炉。书中提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预言和假设，至今还启发着人们。对此，凡尔纳本人曾经说过：“凡是人能够想象到的事情，总有人最终能够实现它。”阅读这部作品，读者得到的不仅是一种文化消遣，还会像是上了一堂生动形象的地理、历史和科普知识课，最终从中获得巨大的乐趣和启迪。






上部

飞走的暗礁	1
众说纷纭	5
加入“林肯”号远征	8
捕鲸大王	11
海面大搜寻	15
穷追怪兽	18
漂泊在海上	22
动中之动	25
尼德·兰的怒气	29
水中人	31
“鹦鹉螺”号	34
一切都用电	37
“鹦鹉螺”号的一些数字	40
黑潮暖流	42
一封邀请书	45
漫步海底平原	48
海底森林	50
太平洋下四千里	52
瓦尼科罗群岛	55
托雷斯海峡	57
陆地上的几天	59
尼摩船长的雷电	62
强逼睡眠	65
珊瑚王国	68





下部

印度洋	72
尼摩船长的新提议	75
价值千万的珍珠	79
红海	84
海底隧道	89
希腊群岛	92
地中海四十八小时	95
维哥湾	99
沉没的大陆	103
海底煤矿	107
萨尔加斯海	111
抹香鲸和长须鲸	114
冰山	118
南极	123
意外还是事故	127
缺少空气	131
合恩角到亚马逊河	135
章鱼	138
大西洋暖流	142
北纬 47 度 24 分、西经 17 度 28 分	145
大屠杀	148
尼摩船长的最后几句话	150
尾声	152





上部

飞走的暗礁

许多人都记得 1866 年海上发生的那件离奇、神秘的怪事。当时这件无法解释的事轰动了沿海。一时间，各种传闻搅得人心神不宁。欧美的商人、船长以及海军军官们乃至欧美两大洲国家的政府都非常关注这件事。

原来，好些大船在海上都碰见了一个像纺锤体的梭状物体。这个庞然大物会发出淡淡磷光，体积比鲸鱼还大，行动也快得多。一时间，许多航海日志都有了关于它的记录。

事情越传越玄乎，一开始，人们保守地估计它有二百英尺长，到后来竟有人大胆预言这玩意最少有三英里长、一英里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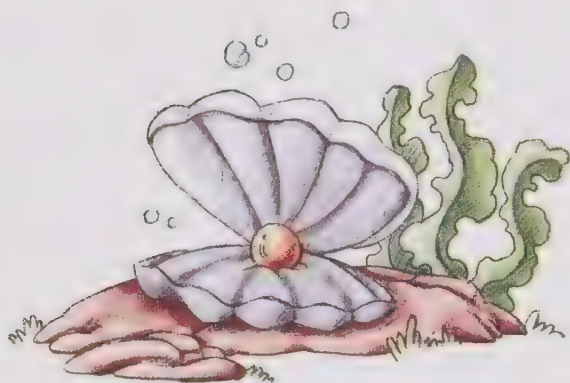
当然，冷静地把多次观察结果折中后可以肯定，这生物如果真的存在，它的体积超过所有鱼类学家见过的鲸类动物。

然而，这东西确实存在！



谁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那些亲眼见过的人可不答应。

事情是这样的：



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布纳希汽轮公司的“希金森总督”号汽船，在澳大利亚东海岸五英里处，最先碰见这个游动的巨大物体。船长巴克起初还以为碰到一个暗礁，突然“哗”的一声，这个物体身上喷出两道水柱，直射到空中一百五十英尺，落下的水柱溅起了巨大的浪花。

船上的人惊呆了！

“希金森总督”号还惊魂未定，7月23日，西印度太平洋公司的汽船，在相隔足有七百海里的太平洋上也碰到这样的事。只隔三天，这个东西就转移了，可见它的速度多么惊人。

十五天后，在离上述地点两千海里的地方，国立轮船公司的“爱尔维”号和皇家邮船公司的“香农”号游船，在大西洋海面相遇，更巧的是，它们在此时同时看到这个怪物。两艘船从不同角度同时观察到这庞然大物，估计至少三百五十英尺长。

消息接连传来：横渡大西洋的“佩雷雷”号再次遇到这个怪物，英曼轮船公司的“埃特娜”号与这个怪物相撞，法国驱逐舰“诺曼底”号上的军官们详细地做了记录，而分遣舰队舰长弗兹詹姆斯的高级参谋更是在“诺德莱德”号上，对怪物进行了精密的测算。

消息一天比一天真实，震惊了舆论界！这事恰恰发生在严肃务实的英、美、德三国，他们的政府与民众对这事非常关心。

一些报刊纷纷捏造各种奇闻，大肆宣传报道，从北极海中可怕的白鲸“莫比·狄克”，到传说中的触须可以把一只载重五百吨的船拖到海底去的“北海巨妖”……

更有好事的人，到处翻找资料，引经据典，有的搬出亚里士多德和普利尼的观点，说他们承认这类怪物的存在；有的人搬出蓬托皮丹主教的挪威童话、保罗·赫格德的游记，以及哈里格森船长那不容别人怀疑的报告。这报告说，1857年他在“卡斯帝恩”号上亲眼看见过一条巨蟒，





这巨蟒只在北极探索船“立宪”号经过的海域出现过。

“怪物问题”使人们情绪激昂，也使得学术团体和科学报刊中产生了相信派和怀疑派，并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

自以为懂科学的记者和一向自以为多才的文人开起火来，在笔战中花费了不少墨水。

整整六个月，双方各执一词。小报兴致勃勃地刊登争论文章，从中赚取利润。最后，还是一位最受欢迎的编辑在一张以讽刺著名的报纸上，草草了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这个怪物的存在，结束了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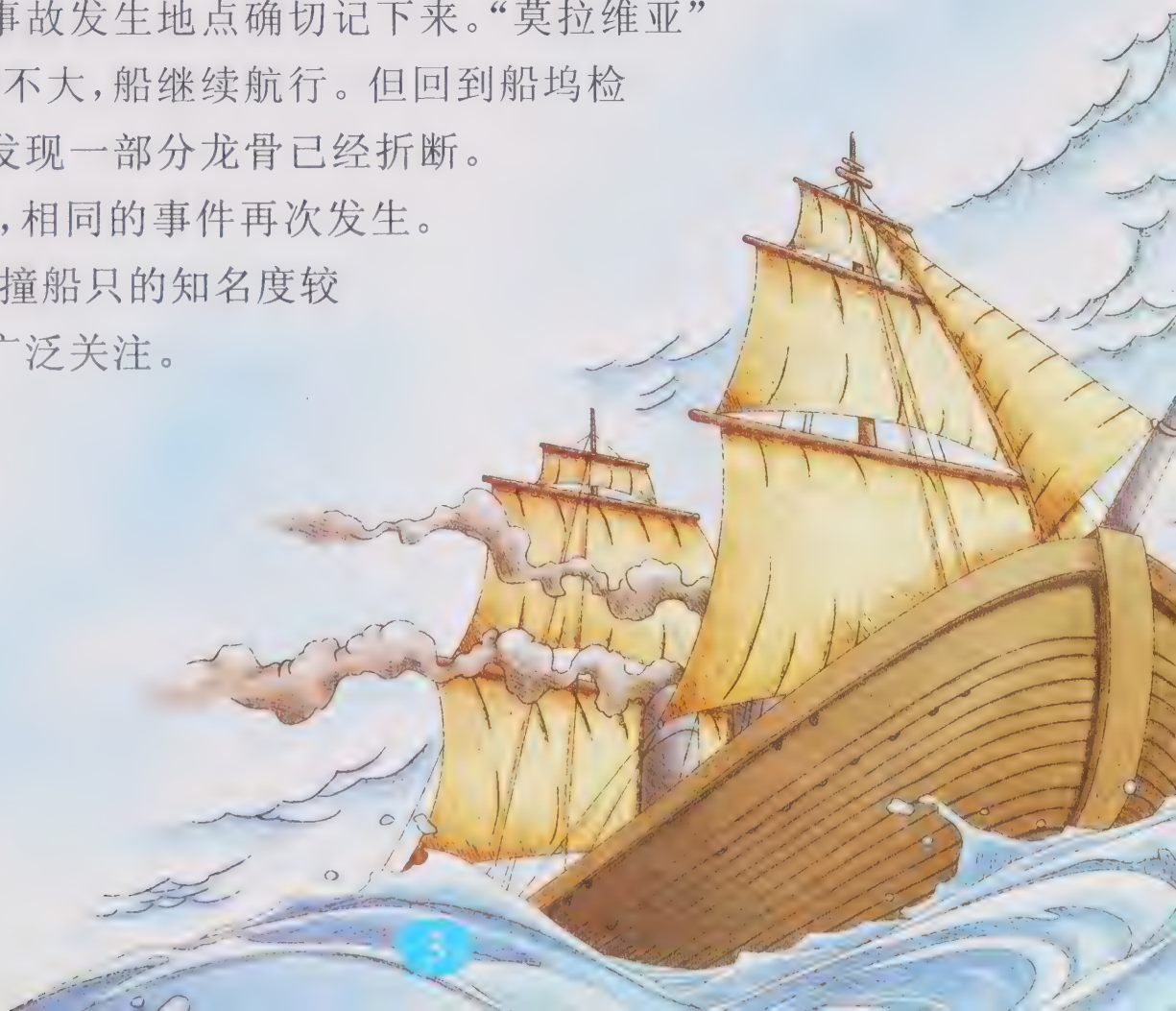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一段时间里不再被人提起。但就在这时，一系列海上危险事件又使人们紧张起来。

1867年3月5日，蒙特利尔航海公司的“莫拉维亚”号夜间行驶到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的海面时，船右舷后半部分撞上一座任何地图上都没有记载的礁石！

当时船时速十三海里，幸亏“莫拉维亚”号船身特别坚固，否则船上的236名乘客会和船一齐葬身海底。

事故发生在天刚破晓时，海员们立即跑到船后，仔细观察海面。但除了一个六百多米宽的大漩涡，什么也没看见，他们把事故发生地点确切记下来。“莫拉维亚”号损伤似乎不大，船继续航行。但回到船坞检查船底，才发现一部分龙骨已经折断。

三周后，相同的事件再次发生。
这次因为相撞船只的知名度较大，引起了广泛关注。



丘纳德，无人不知，这位企业家 1840 年就创办了一家邮船公司，开辟了从利物浦到哈利法克斯的邮递业务。1867 年，他的公司就已拥八艘轮动式船和四艘螺旋桨邮船。

作为扬名海内外的海运公司，26 年来，丘纳德公司的船在大西洋上航行了两千多次，没有迟误过一次，没有遗失过一封信、损失过一个人或一般船。尽管法国公司竭力抢它的生意，但乘客们都愿意搭乘丘纳德的任何一只船。

而这一次公司的汽船遭遇到意外事件，当然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是 1867 年 4 月 13 日，他们的“斯戈蒂亚”号时速十三点五海里，在海面上正常快驶。下午 4 点 17 分，船员跑到甲板上大喊：“船要沉了！”正在大厅中吃点心的乘客被惊动了。

是的，船长安德森也敏感地感觉到，船尾左舷轮后一点确实发生了撞击。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被什么尖利物穿透了！

旅客们惊恐万分，但看到船长镇定的眼神，很快就安稳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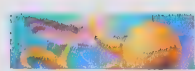
船长立即跑到舱底下。第五个船舱已经进水，海水浸入十分快，证明漏洞很大。好在这间船舱里没有蒸汽炉，不然炉火就要熄灭了。

“斯戈蒂亚”号防水板分为七大间，这只是其中一间出现问题，危险好像不会立刻发生。船长吩咐马上停船，一个潜水员下水检查船身，船底有一个长两米的大洞，没法堵住了。尽管船有一半机轮浸在水里，但必须继续行驶。当时船离克利尔峡还有三百海里，等船驶进码头已整整延误三天，这三天令利物浦的人惶惶不安。

工程师检查船的损坏情形，在船身吃水线下二点五米的地方，露出一个规则的等边三角形缺口，铁皮上的伤痕钻孔机也不能凿得那么整齐，而这家伙以惊人的力量凿穿了四厘米厚的铁皮后，还能轻松脱身。可以肯定，这个锐利器械不是用普通钢铁制造的。

舆论又一次轰动了。

而此前所有不明真相的海难事件，这下有了债主。既然有人顶罪，人们清算出每年约有三千艘船沉没，下落不明的也不下两百艘！这只离奇动物就负起了所有的责任。为了五大洲间的海上交通，大家坚决要求不惜代价清除这条鲸鱼怪物。



众说纷纭

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我正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瘠地区考察回来。

如今，更多不学无术的人发表看法，说那是浮动的小岛、暗礁，或者说它是船壳或破船，但这些假设都不成立，因为它移动的速度太快了。

最后，这问题分成两派来解释：一派说这是一个力大无穷的怪物，另一派说这是一艘动力强大的“潜水艇”。

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后，后一种假设便站不住脚了。私人怎能有这样一种机器——他怎样造了这东西？又怎能保守秘密呢？只有一个国家才能拥有这种破坏性机器，比如机枪、鱼雷、撞锤、潜水冲击机以及各种对抗性武器的接连出现。但这时各国政府发表声明，推翻了“潜水艇”的假设，事关全球公共利益的问题，哪个国家的诚意都不容怀疑。

所以“潜水艇”的假设也被放弃。

怪物的第二次出现，给人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各种荒诞传说散布开来。

我熟悉这个问题，还把报刊读了又读，想从中获得更多了解，但我始终处于两种极端的见解之间。没有人怀疑这是假的——“斯戈蒂亚”号的裂口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曾经在法国出版过一部书《海底的秘密》，受到学术界的赏识，使我成为自然科学的专家。于是我一到纽约，就有人来问我的意见。一开始，只要能够否认这事的真实性，我总作否定的答复，但不久《纽约先锋论坛报》也要我发表意见。我就不能再沉默了，我努力从政治和学术上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我发表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的结论：

“我一个个研究了各种假设和所有不可能成立的猜想，不得不承认，的确有一种力量惊人的海洋动物存在。”

“对于深不可测的海洋底层，我们完全不了解。探测仪也不能到达最下层的深渊去看看究竟是怎样的世界！海底二万二千米或一万五千米的地方可能生活着什么东西呢？它们构造怎样？我们很难推测。”

“我们可以用‘二维推理’的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我们有的了解，有的根本不了解。”

“如果我们不了解，而大自然又继续对我们保守秘密，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探测仪不可及的水层里还有鲸的新品种，它们是适合在深海生活的一种鲸。海底下呆久了，它偶尔会浮到海面上来。”

“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确认识了所有生物，就必须从海洋生物中找出它；这种情况下，我就要接受有一种巨大的独角鲸存在。”

“普通的独角鲸，身长常达到六十英尺，现在长度增加五倍甚至十倍，同时让这动物拥有和它身材成正比的力量，再加强它的攻击武器，就是现在那个动物了。”

“也就是说它有‘香农’号军官们所测定的长度，它的角，可以刺穿‘斯戈蒂亚’号，它的力量可以冲破一只汽船的船壳。”

“诚然，这条独角鲸，如某些生物学家所说，是具有一把牙质的利剑或一把骨质的戟，那么这一定是像钢铁一样坚硬的长牙，有人曾经在鲸鱼身上发现过这种牙齿。独角鲸总是用牙齿攻击鲸鱼。有人曾经费劲地从船底上拔出过类似的牙齿，它钻通船底就好像利锥穿透木桶那样容易。巴黎医学院陈列馆就藏有一枚这样的牙齿，长二点二五米，底宽四十八厘米！”

“那么，我们假设那武器威力还要厉害十倍，动物的力量也增加十倍，并以每小时二十英里速度前行，速度乘以重量，就能得出撞坏‘斯戈蒂亚’号的那股撞击力。”

“因此，在没有更多材料之前，我认为这就是一只巨型独角鲸，它的身躯非常巨大，身上的武器不是剑戟，而是真正的冲角，像铁甲船或战舰上所装有的那样，它同时又具备战舰的重量和动力。”

“这样便说明了这种神秘的现象——或者相反的，不管人们所见到的、所感到的是怎样，实际上什么都不是，也有可能。”

呵呵，最后这句话是为自己留了条后路，既保全我的身份，又避免

美国人笑话。事实上，我还是承认了怪物的存在，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很多读者赞同我的观点，并随着结论开始设想。

人们总是对那些神奇怪诞的幻想感兴趣，海洋正是这些幻想的最好源泉，只有海才是巨大动物繁殖生长的环境，陆地上的大象或犀牛之类，跟它们比起来都很渺小。

不是吗？汪洋大海里既然有我们已知道的最巨大的哺乳类动物，说不定也有硕大无比的软体动物和叫人害怕的甲壳动物，如一百米的大虾？二百吨的螃蟹？

我也沉浸在幻想中了。而猜想已渐渐把空想变为可怕的现实。当时大家都一致承认有一种神奇东西存在，而这东西和怪诞的大海蟒没有共同之处。

尽管一些人把这事看成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但更多人主张立即清除这可怕的怪物，使海上交通获得安全。特别是工商界的报刊意见都统一，并认为刻不容缓。

公众的意见一提出来，美国首先发表声明，要在纽约准备组织一支清除独角鲸的远征队。“林肯”号就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法拉格特舰长被人们一致要求立即出征。

就在人们决定要追捕这怪物的时候，它却不出现了。整整两个月没有任何消息，没有船碰见它。好像它得到了情报一样。呵呵，竟然有人还说，这个精灵偷听了电报，有了防备，不随便出来了。这下，这艘装有强大打鱼机的远征战舰不知该开向哪里了。

正在大家不耐烦的时候，7月3日，从加利福尼亚开往上海的一只汽船传来消息，他们三周前在太平洋北部海面上又看见了那怪物。

太令人兴奋了！法拉格特舰长和他的“林肯”号带领精锐船员部队，带着人们的叮嘱立即出发！

就在“林肯”号离开码头前三小时，我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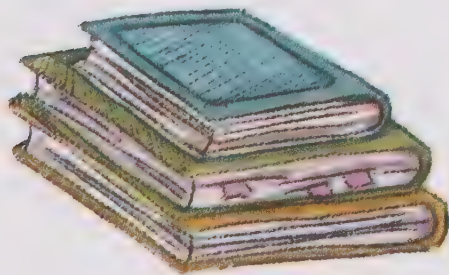
递交纽约第五大道旅馆，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教授阿罗纳斯先生。
先生：

如果您愿意加入远征队，合众国政府很愿意这次远征由您代表法国参加。船上将给您留一个舱房。期待您的参加！

海军部长霍布森敬启

加入“林肯”号远征

这封短信改变了我的计划，我意识到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这个怪物从世界上清除出去。



于是，我忘记了疲倦、朋友、植物园的房子和我的珍贵标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并且带上了我忠实的仆人康塞尔！

这青年一向陪我去旅行。我很喜欢他，他稳重、热心、做人规矩，对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并不惊奇，最可贵的是他的手很灵巧，并且从不随意发表意见。

康塞尔跟着我经常与植物园里的学术界人士接触，学了些东西，简直是一个专家了，他十分熟悉生物学的分类，能熟练区分门、类、纲、亚纲、目、属、亚属、种、变种等类别。可他的学问只局限在分类学上，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对理论很有研究，但缺乏实践。这个忠实正直的人，十年来随我去了为科学考察而去的任何地方，不管多远、去哪儿，哪怕去中国或刚果，他都从不在乎旅行的长久或疲劳，连问也不问，提起行李箱立即出发。

他身体健康，肌肉结实，就是缺乏思考能力，过分讲究礼貌，甚至叫人厌烦。

我从不问他是不是愿意跟我去旅行，但这次不同，这是一次不知期限的、凶多吉少的冒险，是去追赶撞沉一艘战舰的动物！

不知他对这问题怎么看！



他表现得很平静，只是说：“标本怎么办？”

“以后再整理。”

“那些原始兽类、植物，以及其他动物的骨骼，都不管了？”

“暂时寄放在旅馆里。”

“那只活野猪呢？”

“找人喂它，再托人运回法国去。”

“我们不回巴黎去吗？”他问。

“当然……要回去……”我含糊地回答，“不过要绕一个弯，不过是一条不直接的路而已。我们要搭‘林肯’号出发。”

“您觉得合适就行。”他安然地回答。

我觉得有必要告知他风险：“朋友，你知道，关于那个怪物……独角鲸……我们要把它从海上清除出去……这是光荣的任务，但是……也是危险的任务！我们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船上有一位优秀的舰长……”我有些语无伦次。

“我跟着您。”他仍然很平静。

“你再想想，我不隐瞒——这次，说不定回不来！”

一刻钟后，他就把箱子整理好了。

于是我托人把一捆捆打好包的标本运回巴黎，留下一笔钱，托人喂我的野猪。

我们到达“林肯”号停泊的码头时，“林肯”号的两座烟囱正喷出浓密的黑烟。我在船尾见到了气色很好的舰长。

他向我伸出手：“皮埃尔·阿罗纳斯先生吗？”

“对，”我答道，“您是法拉格特舰长吗？”

“是。欢迎，教授。您的舱房准备好了。”

我赶快告辞并随船员到预备好的舱房里，好让他去作开船的准备。

“林肯”号的任务艰巨特殊，所以，它的装备非常好。高压蒸汽机可以使气压增加到七个大气压力，由此平均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十八点三海里。但跟那只巨大的动物搏斗，这还远远不够。

战舰内的装备完全合乎这次任务的要求。我的房门对着军官们的餐室。

我独自一人上了甲板，观看开船的操作。

这时，舰长正下令解开码头缆柱上拴住“林肯”号的最后几根铁索。我再迟到一会儿，船就开走了，我也就不能参加这次神秘的、难以令人相信的远征了。万幸！

舰长不愿耽搁哪怕一小时，他要赶快赶到那个动物所在的海中。确认蒸汽烧足后，他大声命令：“开船！”

机轮转动起来。蒸汽呼啸涌入半开半闭的进气阀中，一排排横列的活塞发出“嘭嘭”的声响，推动机轴的杠杆。螺旋桨的叶片不断拍打海面，搅动海水，于是“林肯”号在上百艘满载观众前来送别的渡轮和汽艇的行列中，庄严地向前行驶着了！

码头和东河沿岸挤满了好奇的人们。五十万人的欢呼声，震动了天地。成千上万块手帕不停地敬礼，直到船抵达胡德森河口——纽约城所在的长形半岛的边缘。

“林肯”号沿着新泽西州海岸行驶，河两岸风景优美，别墅林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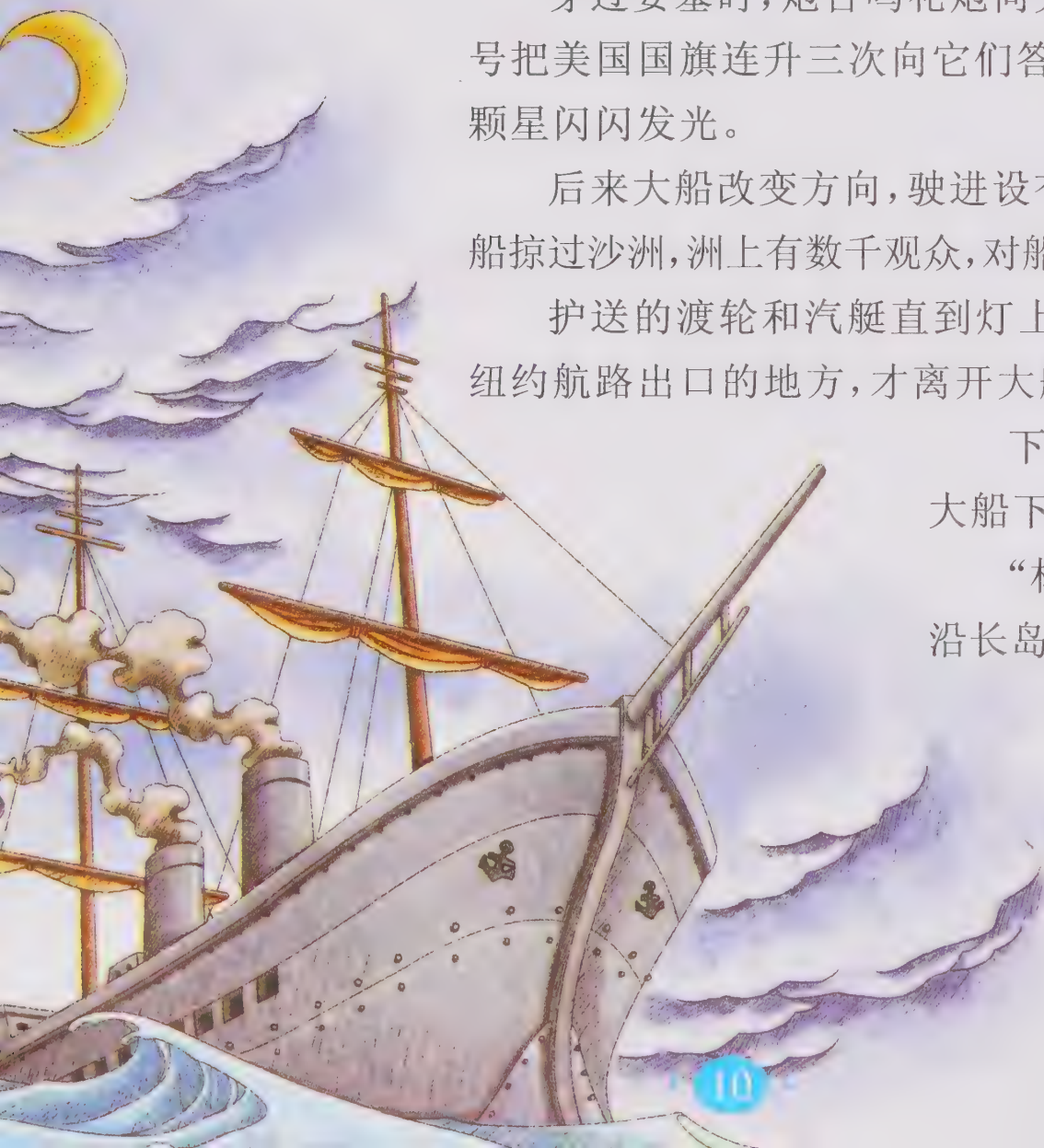
穿过要塞时，炮台鸣礼炮向大船致敬。“林肯”号把美国国旗连升三次向它们答礼，国旗上的39颗星闪闪发光。

后来大船改变方向，驶进设有浮标的航道。大船掠过沙洲，洲上有数千观众，对船作最后一次欢呼。

护送的渡轮和汽艇直到灯上有两道灯光标明纽约航路出口的地方，才离开大船回去。

下午三点，领航员从大船下来上了小艇。

“林肯”号开足马力，沿长岛海岸行驶，晚上八点船便在大西洋黑沉沉的波涛上奔驰了。





捕鲸大王

法拉格特舰长是一位优秀的海员，他和船早已融为一体，他就是船的灵魂。他对那条鲸类动物没有任何疑问，也不讨论这只动物的有无问题，他的相信完全出于信仰而不是理智。

他发誓要把那怪物从海上清除出去，疯狂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海员们都赞同长官的意见，总在谈论和估计碰见怪物的各种机会，他们总是抢着去侦察海面。只要太阳没落山，船桅边总挤满了水手，他们一动不动。其实这时的“林肯”号还没有碰上太平洋的海水呢。

大家都希望马上碰到怪物，捕获它，刺死它，拖上船来宰割它。何况，舰长说过，不论是谁先发现独角鲸，都可以得到两千美元的奖金。大家都跃跃欲试，我也不甘落后。只有康塞尔表现冷淡，和大家很不协调。

法拉格特舰长很细心，船上的武器从鱼叉到鸟枪和用炮发射的铁箭，应有尽有，比一只捕鲸船装备得还完备。

前甲板上装有一门美国造的后膛炮，炮身厚炮口窄，模型曾在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中展览过，可以发出重四公斤的锥形炮弹，射程十六公里。

可以说，“林肯”号的歼灭性武器，样样俱全。

最值得庆幸的是船上还有捕鲸大王尼德·兰。

他是加拿大人，身手不凡，机智灵活，一般的鲸鱼很难躲过他的鱼叉。

尼德·兰大约四十岁，身材魁伟，神气庄严，不大爱说话，性情暴躁，爱发脾气。目光炯炯的眼睛使他的容貌更添几分特色。

我很庆幸舰长把他带上船来，他不论是眼力还是臂力，就能一人抵全体。他就是我们的高精度望远镜，或是一门可以随时发射的大炮。有了他，事情就又多了一分胜算。

尼德不多跟人接触，对我却有一种特别的好感。我想是我的国籍吸引了他，因为他也可以说是法国人。他可以和我讲加拿大某些省份现在还通行的法国话。他的老家在魁北克，当这城市还属于法国时，他的家族里就出了一批勇敢的渔民。



尼德渐渐有了谈话的兴趣，他常有声有色地给我讲述他捕鱼和在北极海中冒险的故事。我们就是这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只是，只有他不相信有独角鲸，他甚至避免讨论这事。

1867年7月30日，也就是我们出发后三周，船在黄昏时到了离巴塔戈尼亚海岸30海里的海域。我们已穿过南回归线，麦哲伦海峡就在不到七百海里的南方，用不了几天，“林肯”号便要来到太平洋的波涛上了。

尼德跟我一边看着大海，一边谈谈这个，说说那个。我把话头自然转到独角鲸上，我用这次远征的各种可能引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一声不吭，我忍不住要求他说说看法。

我问：“尼德你是一位职业的捕鲸手，熟悉海中的这些哺乳类动物，照理您应当相信它的存在，可是您为什么怀疑呢？”

他看了我一会儿，习惯地拿手拍拍他宽大的前额，闭上眼睛，好像在沉思。

终于他说：“教授，您搞错了。这跟天文学家、地质学家不承认有横过天空的奇特彗星，有住在地球内部的太古时代的生物这类荒唐东西存在一样。鲸科动物我又过很多，杀死过好几条，可是，不论鲸力量怎样大、怎样凶，它们的尾巴也好、长牙也好，是决不能弄坏一艘钢板的汽船的。”

“可是传说并不少。”我说。

“木头船还有可能，不过，即使这样的事我也没亲眼见过，没有真凭实据，我不能相信。”

“尼德，听我说……”

“不，什么都可以听您的，这个不能。也许是章鱼吧……”

“那更不对了。章鱼可是软体动物，肌肉一点也不坚硬。就算有五



百英尺长，它也不能像脊椎动物那样损害那么大的船！无稽之谈——和海怪的事情一样，都是荒唐的。”

“哈哈，”他讥讽地说，“您还坚持独角鲸存在吗？”

“是的，我是有根据的。我相信海中有一种哺乳类动物存在，它属于脊椎动物门，像长须鲸、大头鲸或海豚一样，并且有一个角质的长牙，穿透的力量十分强大。”

他摇摇头不相信。

我又说：“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动物在离水面几英里深的海底活动，它必然有坚强无比的肌体。”

“为什么？”

“要在很深的水中生活，就要能抵抗水的压力，那就必须有不可估计的巨大力量。一些数据可以证明。”

“数据是不可信的！”

“这是实验得到的数据。听我说，假定一个大气压力等于三十二英尺高的水柱压力。而这水柱的高度是最小的，因为海水的密度比淡水的大。当您潜入水中，在您上面有多少倍三十二英尺的水，您的身体是不是就要顶住同等倍数大气压的压力？照这样推算，在三百二十英尺深处的压力是十个大气压，在三千二百英尺深处是一百个大气压，三万二千英尺深处就是一千个大气压。就是说，如果您潜到这个深度，您身上每平方厘米就要受到上千公斤的压力呀！可是，您身上有多少平方厘米的面积你知道吗？——大约有一万七千平方厘米的面积！”

“有这么多？”

“是啊！而一个大气压比每平方厘米的一公斤重量还超过一些呢，现在，您身上一万七千平方厘米的面积就顶着一万七千五百六十八公斤的压力。”



“我怎么感觉不到呢？”

“那是因为进入你身体的空气也具有相等的压力，内压和外力相互抵消了，但在水中便不同了。”

“哦，我懂了，”他的语气有了变化，“因为水在我周围，但进不了我身体。”

“对，所以照你现在的身体，在海底下三万二千英尺，就受到一千倍的压力，即一千七百五十六万八千公斤的压力，能把您压成薄片，像从水压机的铁板下拖出来似的！”

他喊了一声：“好家伙！”

我赶快又说：“如果是一种脊椎动物，身长好几百米，住在海底深处，那么，它那数百万平方厘米面积的身躯受到的压力，就要以千百亿公斤来计算了。它们的骨架要顶住这样大的压力需要多大的抵抗力！”

“啊！它们的身体要用八英寸厚的钢板制成，跟铁甲战舰那样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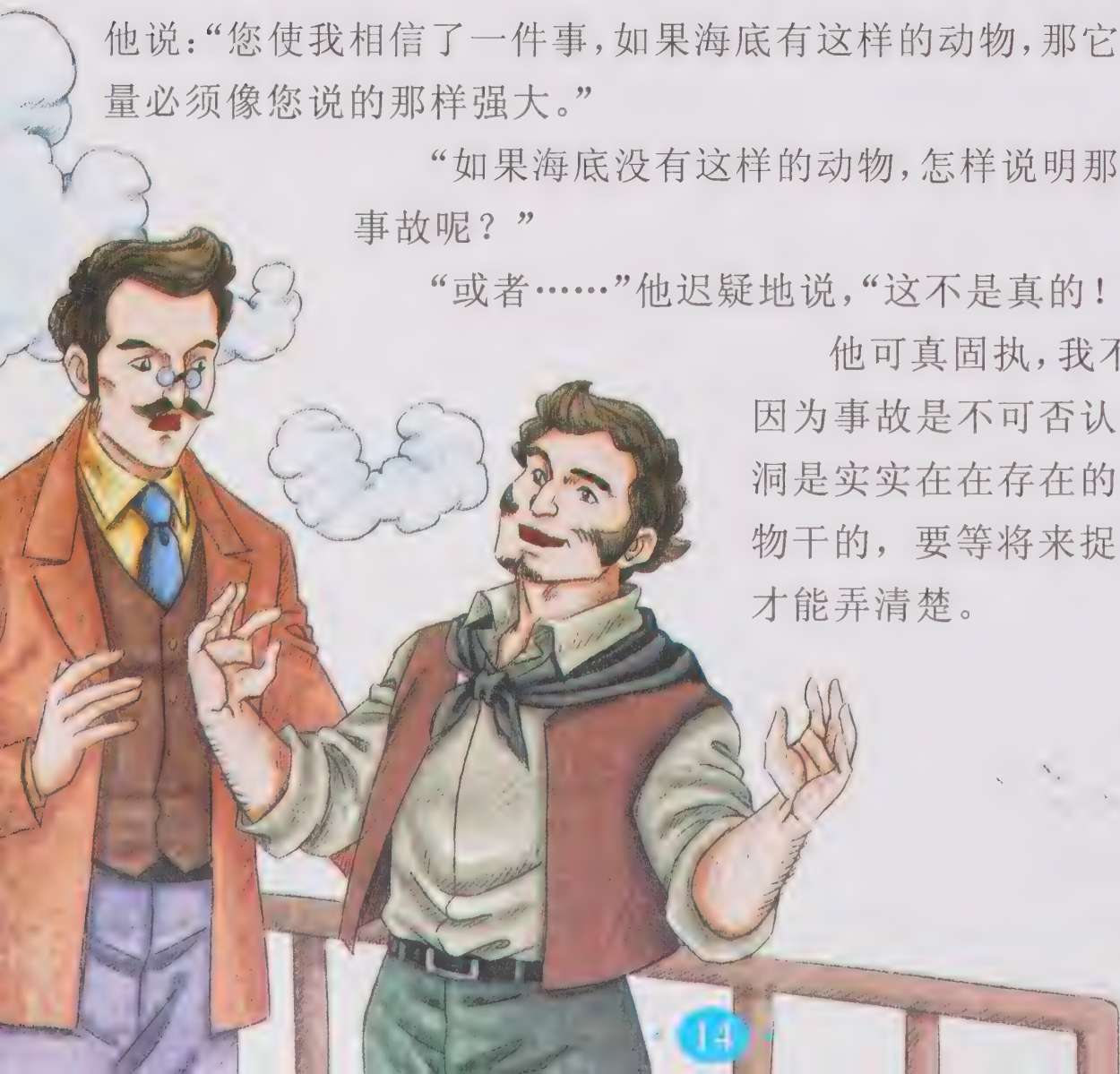
“是啊，这样巨大的物体，以快车的速度撞在一只船上会怎样？”

“是……确实……也许。”他心中动摇了，但不愿意马上认输。接着他说：“您使我相信了一件事，如果海底有这样的动物，那它们的身体力量必须像您说的那样强大。”

“如果海底没有这样的动物，怎样说明那些船遭遇的事故呢？”

“或者……”他迟疑地说，“这不是真的！”

他可真固执，我不再追问他，因为事故是不可否认的。船底的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什么怪物干的，要等将来捉住它解剖它才能弄清楚。





海面大搜寻

这些天，“林肯”号在航行中没有什么情况，倒是一个小插曲，展示尼德惊人的技巧，同时也让我们更信任他。

6月30日，我们在马尔维纳斯海面上向捕鲸船打听独角鲸的情况，大家都

说没碰见。但其中一只捕鲸船的船长知道尼德在我们船上，请他帮忙追捕一条大鲸鱼。



法拉格特舰长也想见识一下他的本领，就准许他去。他果然不负众望，同时又中两条鲸鱼，一条直刺心脏，另一条追了几分钟后也被捕获。

“林肯”号依然以惊人的速度沿着美洲东南方的海岸行驶。7月3日，我们到达麦哲伦海峡口上，与贞女岬恰好在同一个纬度。但舰长不愿意过这曲折的海峡，想从合恩角绕过去。

船员们一致赞成。这狭窄的海峡里哪碰得上独角鲸呢！它身体那么庞大，海峡根本容不下！

7月6日，战舰绕过合恩角，向西北方向驶去，明天，战舰就要进入太平洋了。人们被两千美元奖金刺激得睁大眼睛，白天黑夜注视着海面，不愿休息。

我虽然不贪图钱，但同样也注意观察。除了用餐、睡觉，日晒雨淋，我都不离开甲板。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望无际的浪涛！好几次，全体人员被一条露出灰黑脊背的鲸鱼激动起来。紧张得要命，不停地注视着鲸鱼的举动。看得人眼睛发黑，简直要瞎了。

但康塞尔总是若无其事地说：“要是先生不把眼睛睁得那么大，兴

许看得更清楚！”

每次发现动物，“林肯”号冲过去时，才发现只是一条平常的长须鲸或抹香鲸！最终空欢喜一场！大家骂骂咧咧很是遗憾。

天气很好，船正常航行。固执的尼德十二小时中有八小时都在舱中看书或睡觉，漠不关心。

他觉得即使有怪物，我们也是漫无目的，因为依着这条独角鲸的怪脾气，它决不会长久停在这一带海域！再加上它移动极快，不可捉摸。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早就跑远了。

是啊，我们确实很盲目。可是，谁又敢说它不会出现在这里呢？

7月27日，我们穿过了在西经110度上的赤道线一直西行，驶进太平洋中部海域。舰长想把船驶到深水处，因为怪物好像不愿意挨近大陆和海岛。

于是，战舰向中国海开去。我们终于到了最靠近这个怪物最近一次活动的地方了！我们的心跳加快，神经极度紧张，大家不吃饭、不睡觉。每天总有一二十次由估计错误引起的骚动，这更增加了人们的紧张。

三个月来，我们跟着“林肯”号跑遍了太平洋北部所有的海面，有时冲向鲸鱼，有时离开航线……冒着弄坏机器的危险，从日本海到美洲海岸，挨处搜索过。

但是什么也没看见！看见的只是那浩瀚的大海！什么巨大的独角鲸、潜在水中的海岛、沉没的破船、飞走的暗礁……统统没看见！

失望使部分人产生了另一种情绪，认为这本是个空想，觉得自己太愚蠢，从羞愧到恼怒了。

一年来累积起的坚定信念，一下子垮下来，于是，每个人都想好好吃一吃，睡一睡，来弥补因愚蠢牺牲的时间。

人就是这样，容易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初最拥护的人，现在却变成最激烈的反对者了。如果不是法拉格特舰长的坚持，船早就掉头回家了。

“林肯”号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除了返航没有其他选择了。但法拉格特舰长不听劝告。这下水手们就公然反对了，不好好干活。舰长只好请大家再忍耐三天。三天期满怪物还不出现，“林肯”号就返航。



这个承诺收到了效果，首先挽回了大家失败的心理。望远镜集中注意到洋面，最后看一下海洋算是纪念，也是对独角鲸的最后挑战。

两天后，船慢慢前进，人们想方设法引起怪物的注意。大块大块的腊肉拉在船尾引诱它上钩——倒是替鲨鱼做了好事。大船一停下来，就把许多小船放下去搜索，仍一无所获。

过了今晚，三天期限就到了，法拉格特舰长就得履行诺言离开太平洋。

晚上八点，船这时正在北纬 31 度 15 分，东经 136 度 42 分。乌云掩盖了上弦的新月，大海的波纹在船后平静地舒展着。这时，我和康塞尔倚在船头右舷围板上向前观察。全体船员都爬在船桅支架上，拿着夜用望远镜向渐渐黑暗的地方搜索。

月亮有时从云间吐出一线光芒，海面闪耀着光辉，一会儿又消逝在黑暗中。康塞尔的情绪多少受了些影响——他的神经第一次在好奇心下震动了。

我们一起想象如果没有参加这次行动，而是回到法国的情景。

“我早已把先生的生物化石分类了！野猪也早就养在植物园的笼中，吸引巴黎的人来参观了！”他说。

“是啊，我们会被人家嘲笑呢！”我说。

“可不是吗……他说，“人们会嘲笑您这样的学者，冒昧从事！”

突然，尼德大喊着：“看哪！那家伙就在那里！正斜对着我们呢！”



穷追怪兽

听到喊声，舰长、水手、工程师、锅炉工迅速跑来。

船凭惯性走着，天非常黑了，我的心跳得厉害，怀疑他是否看到了。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我们真的看到了那东西。

离船右舷约三百七十米，海面突然被水底发出的光照亮了。这个怪物潜在水面，放出强烈的神秘的光，和其他船长曾报告的一样！

这灿烂的光芒在海面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拉得很长，中心是白热的焦点，直逼人眼。不一会儿，光渐渐淡了，然后熄灭了。

这时，它向前动，又向后移！它向我们冲过来了！

船上乱作一团。

“安静！”舰长说，“把稳舵，迎着风，倒车！”水手们冲向舵旁，机械师迅速归位，“林肯”号紧急刹车，从左舷转了一百八十度。

舰长喊道：“右舵，前进！”

“林肯”号迅速逃离怪物，离开发光中心。但那神秘的动物却加速逼来。我们屏住呼吸，恐惧极了。可这怪物好像和我们开玩笑似的，绕着每小时十四海里行驶的战舰转了一圈，然后走出两三海里远，后面拖着一条闪着磷光的尾巴。忽然，怪物又从天尽头以惊人的速度向我们冲来，在离船身二十英尺的海面突然停住，这时，光全灭了——猝然耗尽一般！

不久，它又在战舰另一边出现，不知是绕过来的，还是从船底下潜水过来的，随时准备给我们致命的打击。

我们的船不是去攻击而是在逃跑，我很纳闷，于是向舰长提出责问。舰长冷静的面孔此时显出莫名的惶恐，他说：“没摸清这怪物到底有多



厉害，不能随便冒险。再说，怎样来攻击和防御我还没想好。天亮再说。”

大家没有丝毫睡意，焦急地守望着。船慢慢行驶，那东西也在随波摇荡，似乎不打算离开这个比武场。

快到半夜时，它不见了，不发光了。我们不希望它逃走。零点五十分，传来一种震耳欲聋的啸声，像高压下挤出的水柱发出的声音。

舰长、尼德和我都在尾楼上凝视着深沉的黑暗。

舰长问：“尼德，你听过鲸鱼叫声吗？”

“时常听到，但从没听过这样的叫声。”

“这声音是那怪物鼻孔吐水时发出的吗？”

“正是，不过这声音太大了。它一定是鲸鱼类动物。”他又说。

凌晨两点，那发光点在离船五海里处发出强光。距离虽远，还有风浪声，我们还是清楚地听到它尾巴的搅水声。这独角鲸到洋面上来呼吸时，空气吸入肺中，就像水蒸气送到两千匹马力机器的大圆筒里那样。

这了不得的鲸鱼强大得像一队骑兵！大家一直警戒到天亮。各种器械都摆在栏杆边。两副装好了能把鱼叉射出一英里远的大口径短铰，又装好致命杀伤力的花弹，这武器会使最强大的动物一命呜呼。

尼德在磨他的捕鲸叉，在他手里那就是件可怕的武器。

七点，天已大亮，浓雾阻碍了视野，望远镜也不顶用，大家又失望又懊恼。

八点，浓雾散开，天渐渐明朗。

突然，尼德又叫起来：“那东西在船左舷后面！”

是的，距战舰一点五海里，一个长长的黑色躯体浮出水来。它的尾巴，把水搅成很大的一个漩涡。身后留下一条巨大、耀眼的水纹，描成一条长长的曲线。

舰船挨近这个怪物，我仔细观察。“香农”号对它的体积描述有些夸张，它不过二百五十英尺，但宽很难估量，比例十分匀称。

就在此时，两道水和汽从它的鼻孔



吐出来，直喷到四十米高，从它呼吸的方式看，我断定它属于脊椎动物哺乳纲，单豚鱼亚纲，鱼类……

上帝帮我的话，我一定能完成对这动物的分类。

大家不耐烦了。法拉格特舰长仔细观察后，再一次确认气压足够后，下令：“增大火力，全力前进！”

大家欢呼不已，战斗的号角吹响了。战舰迅速向怪物冲去！

但它一点也不在意，舰船离它半链远了，它不走远，略作逃跑的样子和我们保持距离。

就这样若即若离的，战舰不能多接近一点。怎么办？舰长烦躁地拈着下巴的一撮浓须。

“尼德！”他大喊，“你是不是要把小船放下海去？”

“先生，不，”尼德答道，“这东西不会让人逮着！”

“那怎么办？”

“我在船头前桅的绳梯上守着，到了又能投得着的距离时，我就把捕鲸叉投出去！”

“就这样办！”舰长命令加大马力。

尼德走上他的岗位。马力已最大了，速度达到每小时十八点五海里。但那个可恶的动物也是同速。整整一小时过去了，舰船始终无法接近一点。船员咒骂着怪物，舰长开始绞起他那撮胡须。

他下了死命令：“上到十个大气压！”

舰船又加速了，船桅都震动了，由于烟囱过窄，浓烟几乎找不到出路了。

“速度多少？”

“舰长，十九点三海里。”

“增加马力。”

气压表正指向十个大气压。

但这怪物也加速了——十九点三海里！太激烈了！

尼德站在岗位上，手拿捕鲸叉，在几次快接近





这动物时大喊：“追上了！追上了！”

可就在他准备投叉时，鲸鱼行动敏捷立即逃开，甚至在船以最快速度航行时，它竟能绕船一周！像跟我们开玩笑！

人群愤怒啦！

直到中午，我们仍然没有进展。法拉格特舰长决定采取更直接的办法。

“哼！”他说，“好！我看它能不能躲开我们的炮弹。”

炮弹随即发出去了！但只从它身上掠过去，没打中！

换了一位胡子花白的老炮手，面容冷静，瞄准了很久，“轰”的一声炮响了，船员们欢呼起来！

打中了！正打在它身上！但可惜的是——从它圆圆的身上滑过去了！

“该死！”老炮手暴跳如雷，“这混蛋身上一定有一层六英寸厚的铁甲！”

“该死！”舰长喊道。

追逐重新开始！舰长咬牙切齿地说：“追到我们的船爆炸为止！”

人们指望这动物筋疲力尽，然而它没有显出一点疲劳的样子。

我们的舰船在11月6日这倒霉的一天，为了和怪物搏斗，不屈不挠地跑了不下五百公里！

黑夜降临了，夜色笼罩着波涛汹涌的洋面。我以为见不到这个怪物了。晚上十点五十分，电光又在舰船前三海里处亮起来啦！

但那怪物停着不动，正随着海水荡漾。

机会来了！舰长命令，战舰减速谨慎前进，尼德不止一次在鲸鱼昏睡时又中它们。

他又到了船头的岗位。战舰在离它三百七十米时关了气门，只凭惯性走动，没有一点声息。大家屏住呼吸，越近了——不到一百英尺了！光更强了，照得我们的眼睛发昏。

尼德一手拉着帆索，一手挥动他锋利的叉——距离不过二十英尺了！

猛地，他的胳膊使劲一伸，叉投了出去。我听到了鱼叉发出响亮的声音！对面的电光突然熄灭，两团巨大的水扑到甲板上来，像急流一般从船头冲至船尾，打断了护墙桅的绳索，我们全被冲倒。

接着，船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我从护栏上被抛了下去，掉进大海里。

漂泊在海上

我吓得快死了！意识里我大约下沉到二十英尺深的水里。但我神志还清楚，本能地两脚使劲一蹬，浮上水面。

浮出水面一刹那，我仿佛看到一大块黑乎乎的东西在东方渐渐消失，标灯熄了。正是“林肯”号——没有希望了！

“救命！”我要沉了！我不能透气了……“救命！”我发出最后的呼喊，嘴里顿时灌满海水。我极力挣扎，感觉就要被卷入深渊了……

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抓住我的衣服，我感到自己被托出水面，耳边响着这样的声音：“靠着我的肩膀，能游得更自在些。”啊！康塞尔！是康塞尔！

他的坚定和冷静鼓舞了我，我用力地游。他用刀从上至下把我的衣服割开，敏捷地替我脱掉碍事的衣服，我也帮他脱了衣服，我们就轮流在水上“航行”。

可是我们的处境仍十分危险。

我们一个人朝天躺着，两臂交叉，两腿伸直，浮着不动，另一个人泅水把他往前推，尽量不使两人同时筋疲力尽。每隔十分钟替换一次，这样也许能支持到天亮。

海面相当平静，我们还不用过度疲劳。远处除了黑暗，只有游泳激起的浪花透出的一点闪光。在我手下破碎的水波，点缀在闪闪的水面，像在水银中游泳。

凌晨一点左右，我四肢痉挛，极端疲倦，不能活动了。康塞尔不得不来支撑着我，我们两人的性命完全落在他身上。

不久他就发喘了，呼吸渐渐短促。他也支持不住了。



“丢下我吧！”我说。

“永远不会！”他答。

这时月亮出来了。我抬头向天边望去——“林肯”号，离我们五海里。我想叫喊，可嘴唇肿得已发不出声音。

康塞尔还能大喊：“救命呀！救命呀！”

尽管我的耳朵充血，发出嗡嗡的声音，但我觉得似乎有人在应答。他又向空中发出绝望的呼喊。这一次真的有人回应！

他拖着我，抬起头往前看，同时大喊，回应声更近了。但我已经听不见，我的气力用尽了，手指僵了，嘴抽搐着，一张开就灌满海水：冷气侵袭着我。我最后一次抬起头来，一瞬间我碰到一个坚实的物体。就本能地紧靠着它。随后，我感觉有人把我拉到水面上来，我晕过去了……

我很快苏醒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康塞尔！”我低声说。

“是我。”他答。

这时在西沉月亮的最后光芒下，我看到的不是康塞尔的脸。

“尼德！”我喊。

“正是，他是来追奖金的！”

“你也是战舰被撞时被抛入海中的吗？”

“是的，但幸运的是我一下站立在一个浮动的小岛上了。”

“小岛？”

“哈哈，就是那只巨大的独角鲸上。不过，我很快就知道又为什么不能伤害它——它是钢板做的！”

啊，刚才碰到的坚硬物体就是它！它已经做了我们的临时避难所！我用脚踢它，它分明是坚固结实、钻不透的硬物体，而不是哺乳动物的躯体！

这怪东西，它使整个学术界费尽了心血，它使东西两半球的航海家糊里



糊涂——它是人工制造的一种更惊人的怪物，太让人惊讶了！

我们现在是躺在一只潜水船的脊背上，这船像一条巨大的钢鱼。

“这只船里有没有驾驶机器和驾驶人员？”我问道。

“当然有，”尼德回答，“不过，我在上面三小时了，它没有一点动静。它只是随波漂荡。”

“可是，它移动的速度很快……必然有机器和操纵机器的人……我们得救了？”我做梦一样。

这时，这个东西的后面沸腾起来，它要前行了！推动它的分明是螺旋桨。

我们赶快紧紧抓住它那浮出水面八十厘米的上层，还好速度并不快。

尼德低声说：“它可千万别沉到水底去，那我们的性命就靠不住了！”

不错。我们得赶快想办法跟里面的人取得联系。我想在它上层找到一个开口，但一行行的螺丝钉均匀地把钢板衔接得无缝可寻。

这时，月亮又消逝了，我们只好等天亮再想法进入这只潜水船。我们最担心船潜入水中，那我们便完了！

我相信，如果他们不能制造空气，就一定要常到水面上来换空气。所以，船上层必然有一个进行大气交流的孔。

船缓慢地把我们拖到西方去。船的螺旋桨有规律地搅动着海水，有时船浮出一些，向高空喷出闪着磷光的水柱。

四点左右，船加速了，拖得我们头晕眼花，海浪向我们打来。

很幸运，尼德摸到一个钉在钢背上的大环，我们牢牢地抓住它。

长夜过去了。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几次听到模糊不清的声音，好像是优美乐曲的声音从远方传来。这怪物究竟是怎么回事？生活在这船里的是怎样的人？什么机械使它速度惊人呢？

天亮了，我正要仔细观察船壳，船渐渐下沉了。

“喂！鬼东西！”尼德喊着，用脚狠踢钢板，“开门，不好客的航海人！”但隆隆的声响淹没了他的喊声。

好在船一会儿又不往下沉了。突然，一片猛然推动铁板的声音从船里发出——一块铁板掀起了，出来一个人，这人怪叫了一声，立即进去了。随后，八个蒙着脸、又高又大的壮汉，一声不响地走出来，把我们拉进船中。



动中之动

我们被他们粗暴地架进这只潜水船中。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浑身冰凉。他们是谁？横行海上的新型海盗？

我们一进去，上面狭小的盖板立即关上了，四周漆黑一团。从光亮的地方突然进入黑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的光脚紧紧地踩在一架铁梯上。

尼德和康塞尔被人抓得紧紧的，跟在我后面。铁梯下一扇门打开了，把我们扔进去后，门立即关上，发出很响亮的声音。

这里黑到这种程度，几分钟后，我们才看到隐约的模糊光线。

尼德愤慨地发泄他的愤怒。“混蛋！”他大喊，“太野蛮了！他们想吃人肉吗！没那么容易！”

“安静些，好朋友，”康塞尔平心静气说，“用不着冒火。我们还没被放在烤盘里呢！”

他大叫：“但毫无疑问，我们在烤炉里了。哼！我的尖板刀还在，这些强盗，看他们谁敢下手……”

我对他说：“暴躁只会把事情弄糟，不知道有没有人偷听我们说话！先想法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我摸索着慢慢走了五步，碰到一堵用螺丝钉铆住的铁墙，转回来又撞上一张木头桌，桌子边有几张方凳。地板上铺着厚麻垫子，走起来没有一点声音。

康塞尔从相反的方向走来碰着我，这舱房长约两英尺，宽十英尺。高度没能衡量出来。

半小时后，情形一点没改变，突然，房中突然亮了，我简直受不了这

种光亮——这雪白、强烈的光就是发生在潜水船周围美丽的电光。

我的眼睛本能地闭上又睁开，看见光线是从装在舱顶一个半透明的半球体中发出来的。“啊！看清了！”尼德喊着，手拿着刀防卫。

我趁机看一下环境，房中只有一张桌子和五张凳子，看不见门，死一般沉寂。

我估计马上会有人来。

果然，不久就听到门响，两个人走进来。一个身材短小，肌肉发达，颅骨坚挺，蓬蓬的黑发，浓浓的胡须，犀利的眼光。他对我讲的是一种特异的、听不懂的话。

第二个人的特点是：自信，他的头高傲地摆在肩上，漆黑的眼睛冷静地注视着人；镇定，他的肤色苍白不红，表示他血脉的安定；坚毅，这是从他眼眶肌肉的迅速收缩看出来；最后，勇敢，他的深呼吸表明了他的肺活力强。

而且他看上去很高傲，有着直率性格的一个人！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反而安定了，我觉得我们能谈谈。

他身材高大，前额宽阔，鼻子笔直，嘴唇平正，牙齿齐整，两手细长，是我从没有碰到过的最完美的类型。而且，他的两眼，彼此隔开略远一些，应该比尼德的眼力还强！

当他注视着一件东西时，微微合起的宽大眼皮，圈着眼珠使视野范围缩小，把远方缩小的物件放大！他能一眼看透您的心事！

这两个人头戴着水獭皮帽，脚蹬海豹皮靴，身上穿着特殊织物的衣服，行动方便灵活。

高大的那位显然是首脑，他仔细打量着我们，不说一句话。转身跟他的同伴谈了一会儿，他说的话我也听不懂。

同伴边点头边回答，仍然听不





懂。然后他的眼光回过来，好像直接问我。我用法语告诉他我们不懂他的话，他也听不懂，真叫我着急。

我正式介绍我们：阿罗纳斯教授，仆人康塞尔，捕鲸手尼德。我耐心讲述事情经过，没敢遗漏一点细节。

他安详礼貌地听我说话，但好像并没听懂。我说完后，他一句话也不说。

只有说英语试试看了。

“您来吧，尼德，您比我英语好一点。”

尼德用英语把我的话又讲了一遍，但他说话时很激动。愤愤地埋怨人家蔑视人权，把我们关在这里，质问人家凭什么扣留我们，他指手画脚大声叫喊。最后，他还用富于表情的手势告诉对方，我们饿得要命。

真是的，我们几乎忘了饿。

他们没听懂！康塞尔说：“我用德语试试。”

“你会说德语？好小伙子！”我喊着。

但第三次叙述还是无济于事。

最后，我用拉丁语来讲述，结果还是白费。

这两个陌生人用听不懂的语言彼此说了几句后就走了，手势也没对我们做一下。

门又关起来了。

“无耻！”尼德兰喊道，他是又一次发怒了，“法语、英语、德语、拉丁语，这些混蛋就没有一个人懂得礼貌，连理也不理！难道我们就饿死在这铁笼子里吗？”

“朋友们，不要失望，”我说，“我们说说对船长和船员的看法。”

“我看——这些人是混蛋，来自混蛋国！”尼德说。

我承认他们的国籍实在很难断定！但混蛋国地图上可没有。要命的是完全无法听得懂他们的语言。我倒觉得他们生长在低纬度地带，身上带有南方人的特点，也许是西班牙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或印度人吗？但是体形又不像。

康塞尔说：“世界没有统一语言真不方便！”



“不是那回事！”尼德，“这些人就是为了叫我们没法向他们讨饭吃才创造的语言！张张嘴，动动牙床，咬咬齿和唇，这意思不就是说我饿了，给我东西吃吗？”

这时房门开了，进来一个侍者，给我们送来海上穿的上衣短裤，我们赶快穿上，侍者可能是哑巴或是聋子——把三份餐具放在桌上。

“这里有什么可吃的？甲鱼肝？鲑鱼片？海狗排？哼！”尼德说。

食品用银质的罩子盖着，两边对称在桌布上摆好了，看得出，他们也有文化、有礼貌，如果没有那照耀着我们的电光，我简直要以为自己在哪个大旅馆或大饭店里了。

没有面包和酒，可有新鲜清凉的饮水，我认得有几种是烹调得很精致的鱼，还有几盘说不出名字的菜，甚至不知道是植物还是动物。餐具无可挑剔，每一件匙子、叉子、刀、盘子上面都有一个字母“N”，字母周围有一句题词：MOBILLSINMOBILD——动中之动！

这句题词只要把原来的IN字译成“中”字而不译成“上”字，就正好用在这只潜水船上。“N”可能是在发号施令的那位神秘人的姓名开头的字母！

同伴们放下心来尽量地吃，看来他们不打算让我们饿死。于是我们努力把饿了十五个小时的肚子装满，又迫切地感到需要睡眠。是啊，我们跟死亡连续斗争了一夜，想睡觉也是很自然的。

两个同伴躺在地毯上，不久就酣睡了。

我虽然也很想睡，但却睡不着。很多思虑涌上心头，各种疑惑塞满了脑子，很多想象不让我闭上眼！

我们在哪儿？把我们带走的是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我感到船正向海底最深的地方下沉……不久我也沉沉入睡了。





尼德·兰的怒气

我们睡了很久，精神完全恢复。我醒得最早。同伴仍睡在角落里没有动静，像一堆东西一样。

这会儿头脑清醒多了，精神充沛。我重新观察这间牢房。我想，我们是不是要永远生活在这个囚笼中。

这种想法使我难过，心口压抑、呼吸困难，浑浊的空气已经不能让我正常呼吸了。潜水船该换空气了。

我又猜想这东西是怎样换气的？是用化学方法吗？比如用氯酸钾加热放出氧气，或用氢氧化钾吸收二氧化碳。那他必须与陆地保持联系才能取得这些化学原料，或利用高压把空气储藏在密封房间里，然后根据需要再把空气放出来吗？或者，他是用更方便、经济的方法，那就是像鲸鱼类动物一样浮到水面上来呼吸，二十四小时换一次空气。

突然，我吸到一股带海水咸味的新鲜空气，凉爽轻快。

是海风！我张大嘴使劲呼吸。同时我明显感到这铁皮怪浮到海面上来了，它确实用鲸鱼呼吸的方式呼吸。

我边呼吸边寻找“通气管子”——在房门上面，开有一个通气孔，一阵阵的新鲜空气就从这通气孔进来，填补房中不足的空气。

两个伙伴在新鲜空气刺激下醒来了，他们一下就站起来。

我把刚才的发现告诉了他们。

“对！”其中一个说，“这就是我们在‘林肯’号上看到这条独角鲸时听到的那种吼声。”

“不错，就是它的呼吸声！”

“我想，我们已经知道潜水船的秘密。如果他们认为这个秘密对他

们有威胁，我们就一定要保守，不然就危险了，但我们乖一点，也许一有机会，这个怪物就把我们送回大陆。”

“就怕他们把我们编入船员名册里，”康塞尔说，“把我们留下来……”

“不，我认为——教授，我们得逃！”尼德说。

“海底的监牢？绝对办不到。”

尼德默不作声了。确实，目前的情况想逃出去，绝对不可能。

“那么，先生，”他思考了一会，说，“我们就得想办法占有它。”

“尼德，您是想夺取这只船吗？”

“当然。”他回答。

“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说不定会碰到好机会。如果这只船上只有二十个人，他们是不能使我退缩的！”

我只好先稳住他，建议到时候再想办法，但在机会到来之前，任何人要忍耐，不要性急，要按计划行事。

尼德答应了，我对他的提议不抱任何幻想。

大家都感觉饿得厉害，尼德饿得发慌，快按捺不住了！情绪更加激动。喉咙中不知骂些什么。他像一只关在笼中的老虎，用脚踢用拳头敲打墙。

又过了两小时，尼德愤怒到极点。他叫喊，咒骂！

船不动了，我感觉不到船身的震颤。它可能潜入大海的最深处，跟陆地毫无关系了。

这种阴沉的寂静叫人害怕。我们困守在这房子里，究竟得多久，我不敢想。

跟船长会见后产生的各种希望渐渐破灭了。这个人温和的眼光，高雅的举止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取代的是一个无情冷酷的怪人。

这时门开了，侍者进来了。

尼德猛扑过去，扼住他的喉咙把他按倒了！

我和康塞尔正要去帮他的时候，忽然听到几句法语：“不要急，尼德·兰师傅。教授先生，请听我说！”





水中人

是船长！我呆住了！

尼德听到这些话，立刻站起来。侍者被掐得半死不活，主人一招手，便蹒跚地走出去了。我们都沉默了。

船长镇定地说：“先生们，我会说法语、英语、德语和拉丁语。你们相同地复述了四遍事实经过，使我肯定了你们的身份，我知道遇见了著名的生物学教授皮埃尔·阿罗纳斯先生，他的仆人康塞尔以及海军部‘林肯’号战舰上的捕鲸手尼德·兰。”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他继续说：“先生，我现在才来再次拜访，是要仔细考虑一下怎样对待你们……”

“我们不是故意的。”我说。

“是吗？”这个人声音提高了一点，“‘林肯’号到处追逐我，用炮弹轰我的船，尼德用叉叉我的船，你们上这艘战舰，难道都是无意的吗？”

我说：“先生，您一定不知道关于您的问题引起的激烈争论。由于您的潜水船冲撞而发生的意外事件，已经震动了两个大陆。人们被你们迷惑、激怒了！所以‘林肯’号一直追逐您到太平洋北，我们认为您的船是一种海怪，发誓要把它从海洋中清除掉。”

船长微笑了，语气也温和了：“先生，真的只是追击海怪吗？”

我迟疑了一下。

“您要知道，”他又说，“我有权把你们当作敌人，我没有任何义务接待你们。我会把你们重新放在曾经作为你们避难所的这只船的平台，当你们不存在，只管潜入海中……但要是那样，我就不再来看你们了！”

“那太野蛮了，”我说，“不是文明人的做法。”

“教授先生，”船长很激动，“我不是文明人，我已经跟整个人类断绝了关系。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这些东西。”

话很干脆，从他眼中的愤怒和轻蔑，我想他一定有过不寻常的经历。

长久的沉默后，船长又开口了：“我迟疑不决是因为我的同情心，既然命运把你们送到这里，你们就留下吧。你们在船上相对自由的，但你们得口头上答应我一个条件。”

“您说吧。”我回答。

“有时，因为某种意外情况，我不得不把你们关在舱房里几小时或几天。我决不使用暴力，希望你们在任何情况下绝对服从。你们能接受吗？”

“我们接受，”我回答，“但是，我想知道您给我们怎样的自由？”

“特殊情况除外——跟我们享有同样的自由。”他说。

“我们将永不能回到我们的祖国，见不到我们的朋友和亲人了吗？！”

“是的，先生，您不用再受那世俗的束缚了。您应该高兴才对！”

“啊！”尼德喊道，“我会想法逃走的！”

船长冷冷地哼了一下，我不由地生气了：“您太蛮横了！”

“不，先生，这是仁慈！你们是我的俘虏！你们攻击我！窃取我一生的秘密！我还会把你们送回去吗？”

这样看来，他只是让我们在生死之间抉择罢了。

“好的，没有意见，”我说，“但我们对您没有作过任何承诺。”

“好的，”船长用温和的口气说，“先生，您发表的那本关于海底秘密的著作我常阅读。我们还会到神奇的海洋世界中游历，我会把您作为下一次周游海底世界时的研究同伴。您将看见世界上除我们之外任何人都没有看到过的东西，这是我们最后的秘密。”





我赶紧说：“先生，非常感谢收留我们！怎样称呼您呢？”

“尼摩船长！”

船长吩咐一个侍者几句，然后转身对我的同伴说：“请跟他去进餐。”

接着对我说：“先生，请跟我一起吃午餐。”

我跟在尼摩船长后面，一出房门，走上一条电光照耀的走廊，像是船上的过道。大约走了十多米后，第二道门在我们面前打开。餐厅中间摆着一桌丰盛的菜。尼摩船长指着给我坐的位子说：“请坐，您一定饿坏了，不要客气。”

船长说：“这些菜大部分您以前都没见过，但您可以放心吃，这些菜卫生有营养。”

我很惊讶：“先生，这桌上的鱼类大海能供应，在海底森林中打猎我也能相信，但您的菜单上怎么能有肉类呢——尽管很少？”

尼摩船长对着盘子里还剩下的几块肉说：“教授，其实它不过是海龟的里脊。这盘是海豚肝，这是一盘罐头海参，这是奶油，是用鲸鱼的奶做的，糖是从北海中的一种墨角藻里提炼的。还有这个银莲花果酱，其味道不亚于最美味的果酱。”

我一一品尝过了，尼摩船长那不可思议的故事，把我给迷住了。

他说：“先生，海洋是奇妙的、取之不尽的生命泉源，不仅给我吃的，还给我穿的。您身上穿的衣料是由一种贝壳类的足丝织成，染上红色，又调配从地中海兔毛中取出的紫色。海给了我一切，将来我也归还他一切！”

“您很爱海！”

“是的，我爱海！它就是一切！在大海中，人并不孤单，因为能感到自己周围处处都有生命在颤动。动物在海中大量繁殖，鱼类是动物中无穷无尽的一类……共有一万三千多种，其中只有十分之一在淡水中。海是大自然的仓库。地球是从海开始的，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归于海呢！海不是独裁者。在海面上，独裁者还可以使用暴力互相攻击残杀，但在海平面三十英尺以下，他们的权力就没用了，气焰就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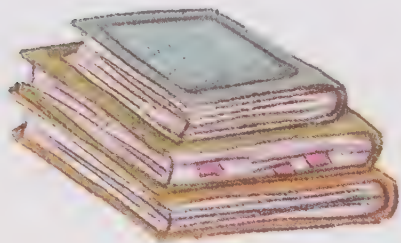
“啊！先生，要生活您就生活在海中吧！我们完全自由！”尼摩船长正说得兴高采烈，却忽然停住不作声了，也许是发现自己话说得过多了吧？

一阵激动后，他又用惯常的冷淡神气说：“现在，我带您参观‘鹦鹉螺’号。”

“鹦鹉螺”号

餐厅后的两扇门开了，我走进一个大小跟刚才饭厅差不多的屋子。

这是图书室，四壁摆着高大的紫檀木书架，书架上放满了装帧统一的书。下面摆着一排栗色皮质的长沙发，坐上去很舒适。旁边是可以随意移动的轻巧的活动书案，可把书放在上面看。中央一张大桌子，上面摆满了小册子，还有一些过期的报纸。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尼摩船长躺在沙发上，我说：“这样一个图书室，就是在各大洲的宫廷中也足以自豪，在海底深处更不可思议！”

“教授，这样隐僻安静的地方，您的工作室有这么安静舒适吗？”

“我的工作室太寒酸了，这里有七千本书吗……”

“一万二千本，这是我跟陆地的唯一联系。自从我的‘鹦鹉螺’号第一次潜入水底那天起，对我来说人类世界就不存在了。这一天，我买了最后一批书、小册子和最后一批报纸。从那时起，我就认为，人类没什么思想，也没有什么著作了。教授，这些书您可以自由使用。”

太好了！我走近书架。书架上都是各种文字的科学、哲学和文学书籍，但似乎完全把政治经济学的书籍剔出去了。我的两本书也在明显位置，船长对我的宽大接待，大概就是因为这两本书。

约瑟夫·伯特兰的《天文学创始人》让我推算出这只船制造的确切日期不会在1865年这前。这么说，尼摩船长的海底生活最多不过三年。

“这里不仅是图书室，还是吸烟室。”

我不禁喊出声：“船上能抽烟吗？”



“当然，”他回答，“这些雪茄里的烟草来自海里供给我的一种富有烟精的海藻，数量很少，但您随便抽！”

这时，尼摩船长打开跟图书室相对的一扇门，走进了华丽宽敞的客厅。

客厅是长方形的大房间，长十米，宽六米，高五米，天花板饰有淡淡的图案花纹，顶灯明亮柔和，屋子里都是奇珍异宝——这客厅实际上是博物馆！自然界和艺术上的一切珍宝都聚在这里。

墙壁悬挂着图案壁毯，壁毯上点缀着三十来幅名画，画框格式全一样，每幅画之间隔以闪闪发光的盾形板。其中有不少名贵作品，大部分我在欧洲私人的收藏馆或画展上欣赏过。

“船长，您是艺术家吧？”

“业余爱好者而已。我从前喜欢收藏，收集了一些价值很高的美术品，这是陆地上留下的最后纪念品。”

尼摩船长不作声了，好像在幻想中。我激动地看着他，默默地分析他脸上的表情。

我不敢打乱他的默想，继续观看客厅里的珍品。

大厅中间，有一个喷泉。水受电光的照耀，重又落在由一片大贝壳制成的环形水盘中。贝壳镶有精致花纹，周长约有六米，比威尼斯共和国送给弗朗索瓦一世的那些美丽贝壳还要大得多，巴黎圣修佩斯教堂曾用这种贝壳做了两个巨大的圣水池。

水盘周围，铜架支撑的玻璃柜中，珍贵的海产物品都分了类，并贴着标签，这些都是我作为一个生物学家都很难得看得到的东西。我感到无比兴奋！

有管状珊瑚，扇形矾花，叙利亚的柔软海绵，摩鹿加群岛的海木贼，磷光珊瑚，挪威海中很好看的逗点珊瑚，伞形珊瑚，八枚珊瑚虫，眼形珊瑚，“海神之神”……各种各样的标本，美丽无比。所有这一切聚集起来能构成一个



个的海岛，将来也许会变成大陆。外表多刺的棘皮类中，有海盘车、海星球、五角星、彗星球、流盘星、海渭、海参等，作为这一类动物的整套标本摆在这里。

我兴奋得要发昏了，这里拥有无价之宝。

美丽的印度洋的王槌贝，贝身上有规律的白斑点在红棕色的底子映衬下显得格外生动。海菊王蛤，颜色鲜艳，全身布满棘刺，是欧洲博物馆中罕有的标本，其价值不下两万法郎。还有新荷兰岛海中的很不容易捕获的贝槌，塞内加尔岛的奇异唇贝，爪哇的喷水壶形贝，整整一组的马蹄螺，带硫磺质的版形贝，珍贵的西德列和维纳斯优美贝……卵形贝、螺旋贝、僧帽贝、铁盔贝、朱红贝、油螺、竖琴螺、岩石螺、法螺、化石螺、纺锤螺、袖形贝、带翼贝、笠形贝、硝子贝、菱形贝，科学家赋予它们最美的名字。

此外一些专门的格子中摆着一串串美丽的珍珠，有青色，有黄色、蓝色、黑色。还有价值连城的宝珠，那是从最稀罕的珍珠贝中取出来的，有的比鸽蛋大，价值超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贵重的宝珠。

尼摩船长哪来钱购买这些珍宝？我想着。这艘船，太美妙了，它内部的动力，使它行动的机器，赋予它生命的强大原动力，都引起我的好奇。

客厅的墙壁上挂着许多仪器，用处我却完全不懂，我向尼摩船长提出疑问。

“我先带您去参观一下您的房间，然后您到我房间时，我再给您讲解仪器的用处。我的房间里也有。”

我的房间有床、梳洗台和各种家具，好一个漂亮的房间。我真感谢他。“我的房间紧挨您的，”他一边打开门，一边对我说，“我的房间跟客厅相通。”

船长的房间朴实整齐，一张铁床、一张办公台和一些梳洗用具而已，淡淡的灯光，没什么讲究的东西。

我坐下来，尼摩船长对我说出了下面的一席话。





一切都用电

尼摩船长指着挂在墙壁上的仪表说：“这些是‘鹦鹉螺’号航行必需的仪表，它们会告诉我在海洋中确切的位置和方向。温度表标示船内温度，晴雨表预告天气变化，湿度表指示空气干湿程度，而暴风镜可以预示暴风雨的来临，罗盘指引航路，六分仪测太阳高低来明确船所处纬度，经线仪测算经度，这两个分别是日用和夜用望远镜，船浮上水面时，我可以侦察海域四周。”

我说：“还有些特别的仪器，想必是满足船上特殊需要的。这个表盘上有能转动的针，是流体压力计吗？”



“是的，它跟海水相通，让我知道船的深度。这些是温度测验器，报告海底下各水层的温度。这里有一种强大方便的原动力，它是机械的灵魂。这原动力就是电。”

“电！”我惊叫起来，“船速这么快，跟电的能量不太符合啊。而且电力是很有限的呀！”

尼摩船长说：“我只能告诉您这不是一般的电！”

“您怎样补充呢？”

尼摩船长回答：“大海来为我提供原料。”

“海？”

“方法很多。但我通常采用的是一种方便实用的方法——一千克海水含 96.5% 的水，2.7% 左右是氯化钠，还有少量的氯化镁、氯化钾、溴化镁、硫酸镁、硫酸和石炭酸。我从海水中提出钠，用钠制造我所需

要的元素。钠跟汞混合成一种合金，代替电池中锌元素的汞合金。汞不会损失，只有钠在消耗，但海水供给我足够的钠。而且，钠电池的电力是锌电池的两倍。”

“您怎么把它提炼出来的？”

“地下煤炭所发出的热能。”

“地下煤炭？”我越发疑惑。

“海底的煤炭，”尼摩船长说，“我的一切取自海洋，电给了船生命。”

“我真佩服您。”

“这钟也是电动的，也分为二十四小时。因为海底没有白天和黑夜，有了它，你看，现在是上午十点。”

“这个表盘，是指示船速的。上面的时针向我指出船的实际速度，此刻我们的速度为每小时十五海里。”

“真了不得。这原动力可以替代风力、水力和蒸汽。”

我已了解这只潜水艇整个前面部分，下面是从船中心到船首的布局：五米的餐厅，一堵不透水的隔墙，五米长的图书室，十米长的大客厅，五米长的船长室，我的二点五米长的房间，最后是紧贴船头长七点五米的储气舱。船前部总长三十五米。防水隔墙都开有门，都用橡胶塞得紧紧的，可以保证船的安全。

我们穿过纵向通道来到船的中央。在那两扇隔墙间有天井一样的装置。

顺着内壁有一架铁梯一直通到井口上方。我问这梯子有什么用。

“通往小艇，”他解释，“用来游览和钓鱼。”

奇迹！

经过通到平台的梯笼间，两个同伴正在一间





长两米的舱房里狼吞虎咽！接着来到长三米的厨房。厨房里也用电，电线接到炉子下，把热力传给白金片，热力分配到各处以保持规律的温度。电又烧热蒸馏器，汽化作用供给人清洁的饮水。挨着厨房，有一个浴室，随时供应冷热水。

旁边便是长五米的船员舱房。门关着看不见里面，船尾的第四道防水墙把它和机舱间隔开。

照得通明的机舱有二十多米长，里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发电设备，另一部分是推动螺旋推进运转的装置。

这间舱里有一种刺鼻的气味，尼摩船长说：“美中不足，钠分解出的气体很难闻，每天早晨总要把船露出水面通风换气。”

这些设备激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您看，”尼摩船长说，“我用的是本生电池的装置，虽然简单但功率强大，产生的电传到船后部，使大面积的电磁铁作用于杠杆和齿轮组成的特殊传动装置，用它使螺旋桨的轮轴转起来。螺旋桨每秒可达一百二十转。”

“可达到多大航速？”

“一小时五十海里。”

我已经在“林肯”号上见识了它的速度。“但它如何转动？升降？您又怎样维持合适的深度呢？”

他迟疑了一下：“既然您是不可能离开这艘船的，那就跟我到客厅来吧。客厅才是我们真正的工作室，您可以知道您应该知道的一切！”



“鹦鹉螺”号的一些数字

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雪茄，尼摩船长把一幅船的详图放在我面前说：“‘鹦鹉螺’号是圆柱形，两端呈圆锥状。船的长度是七十米，横柄最宽的地方是八米，船的外部轮廓呈流线型，因此行驶时排水更方便，不受任何阻碍。根据以上两个尺寸，可以得到船的表面积和体积。船完全沉入水中时，排水量为一千五百立方米。船由双层船壳造成，内壳与外壳用许多T字形的蹄铁把它们连接起来，使船身坚固无比。船身浑然一体，经得起最汹涌海浪的颠簸。”

“当船在海中时，它只浮出海面十分之一。但是因为有了储水池，水池填满，船就下沉了，只须注意不同海水的体积压缩数量。而我有不少储水池，能容百吨水量，我就能下降至海底很深的地方。放出这些水船就上升，排出全部储水就能让船身十分之一浮出水面了。”

“但船在一千米深时，外层受着一百个大气压的压力。这时排出储水使船轻快上升到水





面，只有抽水机的功率超过这一百个大气压，这么大的功率……”

“电可以提供给我！”尼摩船长说，“这船在水平面上行驶时，使用普通的舵，在水中上升或下降时我就用两个活动的纵斜机板随意变换位置来操纵。纵斜机板与船身平行便水平行驶，如果它们的位置倾斜了，船就沿着倾斜方向或我所要的对角线沉下去或浮上来。”

“太棒了！”我喊道，“只是领航员怎能看见您在水底下指示的路线呢？”

“领航员守在一个装有玻璃的房间里，在船身的上部突出部分，各种凹凸玻璃片保证他清楚地看见航路。”

“玻璃片能抵抗这样强大的压力吗？”

“玻璃虽然很脆，经不起冲击，但耐压力强。而且我们使用的玻璃片，中央厚度至少是二十一厘米，比普通玻璃片厚三十倍。对了，在领航员的房间后面，装有一座电光探照灯，能照亮半海里内的海洋。”

“啊！太了不起！我现在明白独角鲸的磷光现象了，它叫人迷离惊叹啊！那么，和‘斯戈蒂亚’号的相撞是偶然吗？”

“先生，那纯粹是意外。当时我正在水下两米航行，就发生了碰撞。”

“跟‘林肯号’呢……”

“那是自卫行为！它的损伤不大，修理并不困难。”

“真是一艘神奇的船！”

尼摩船长也很激动：“你们的船常受海洋意外袭击，但我的船没什么怕的。船壳钢铁般坚硬，不会发生火灾，电是它的原动力，深水里独来独往不会与人相撞，没有风暴的危险！哈！这船独一无二！”

尼摩船长说：“船的每一块材料都是从不同地方送来。龙骨是法国的，推进器的主轴是伦敦的，钢板、储水舱、冲角、测验仪等都来自不同地方的厂家，制造厂按图样制造就行。我在大洋中一个荒岛上建立了工作场，我们共同把‘鹦鹉螺’号装配好。工程完了就放火烧了所有痕迹！”

“那造价一定十分昂贵吧？”

“造价是一百六十八点七万法郎，连装备费一共二百万法郎，加上船上的美术品和收藏物一共四百五十万法郎。我富有得可以为法国还清它的几十亿国债！”

黑潮暖流



大陆把海水分为北冰洋、南冰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五部分。

太平洋从南至北，是在南北两极之间，东西两端在亚洲和美洲之间，它是最平静的海洋，海流缓慢，雨量充沛。我们即将走过的就是太平洋。

尼摩船长说：“我们先记下现在的方位，作为这次航行的出发点。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我们叫船浮上水面。”

他按了三次电铃，抽水机开始排出储水舱的水，不一会儿船停住了。

尼摩船长说：“我们浮出海面了。”

我通过中央扶梯，从打开的舱口来到了船的上部。

“鹦鹉螺”号仅仅浮出海面八十厘米。平台中间，小艇半藏在船壳中，好像微突的瘤。平台前后，竖着两个不高的箱笼，向侧边倾斜，箱笼一部分镶有很厚的玻璃透镜。其中一只只是船上一个领航员使用，另一只箱笼装着功率巨大的导航电灯。

天空晴朗，尼摩船长用六分仪测量太阳的高度，判断船的纬度。

“正午，”他说，“教授，我们这时出发吗？”

我最后看一下海面，然后回到客厅。

尼摩船长在地图上标记下方位，根据巴黎子午线来计算，我们在西经137度15分，北纬30度7分，距日本海岸约三百海里。今天，11月8日中午，我们将进行海底探险旅行。

“上帝保佑！”我答道。



尼摩船长又说：“我要在水深五十米下，向东北偏东行驶。您可以看着这地图做航行研究啦！失陪了。”

尼摩船长出去了，我默默地陷入沉思。这个古怪的人，他要报复他仇恨的人吗？整整一小时，我都在想着这个没明白的秘密。

刚才在地图上记下的，是一条暖流，日本人叫其黑水流。它从孟加拉湾出来，受热带太阳光线的直射，很温暖。它的纯靛蓝色跟太平洋的水流形成鲜明对比。它穿过马六甲海峡，顺着亚洲海岸北上，进入太平洋北部成环弯形。我们要经过的就是这条水流。

尼德和康塞尔来了。他们看见眼前的稀奇物品，惊呆了！尼德大喊起来：“我们难道在魁北克博物馆吗？”

康塞尔答道：“还不如说是佐默拉尔大厦！”

我将知道的全部告诉他们，尼德追问我这船上一共有多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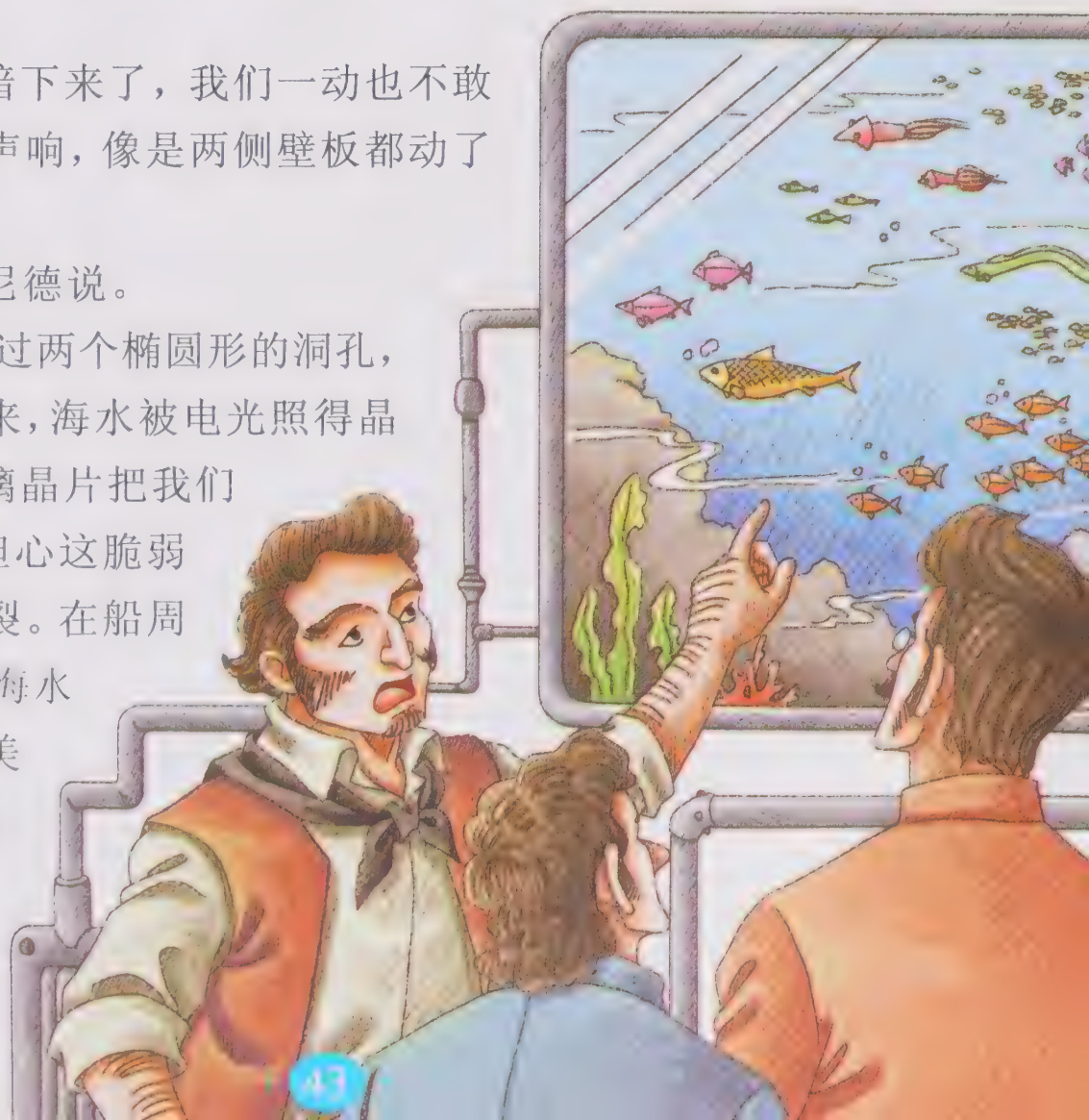
我怕他再次蹦出夺船或逃跑的念头，我便告诉他，这船是现代工业的杰作，我们必须保持冷静，仔细观察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

他大喊起来：“除了这钢板监牢，我们不会看见什么！我们就是盲目行驶……”

忽然客厅黑暗下来了，我们一动也不敢动。一阵滑动的声响，像是两侧壁板都动了起来。

“完蛋了！”尼德说。

这时，光线穿过两个椭圆形的洞孔，从客厅四周射进来，海水被电光照得晶莹剔透。两块玻璃晶片把我们和海水分开，我担心这脆弱的隔板随时会碎裂。在船周围一海里范围内，海水清晰可见。多么美妙的景象呵！啊！光线穿过透明的水流产生的新奇



景色，逐渐减弱的柔和光度，没有人能描述！电光在水波中照耀。这不是明亮的水，而是流动的光！

船好像没动，可那些船头冲角劈开的水波纹，时时在我们眼前一掠而过。

我们靠在玻璃窗前沉醉其中，没人打破这沉静。

“太神奇了！”我喊道，“我明白这个人的生活了！他给自己营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可是，鱼呢？”尼德说，“怎么没有鱼呀！”

“没关系，尼德，”康塞尔说道，“反正你又不认识。”

两个朋友发生了争论，因为他们认识鱼的方式不同。

“鳞！”我喊起来。

“一条中国鳞。”尼德补充。

康塞尔低声说：“鳞属硬皮科固颌目。”

毫无疑问，他俩合起来，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水生生物学家。



两小时，整整一大群的水族围绕在船周围戏耍跳跃，我们看到了绿色的海婆婆、虾虎鱼、身蓝头银的鲭鱼、线条鲷鱼、火蛇、鳗鱼、海蛇等等。

尼德说出鱼的名字，康塞尔加以分类。我们从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任意观看这些活生生的海洋生物如何在天然环境中游来游去。

客厅亮了，船边盖板重新关闭起来，使人神迷的光景不见了。我做梦般一直到我的眼光注意到那些仪器才清醒。罗盘仍指着东北偏东方向，气压表指示着五个大气压，这些表示船还在五十米深处，船速是每小时十五海里。

尼摩船长并没有出现。五点，我们回到舱房，晚餐已摆好了：有美味的海螯汤、切成薄片的鲷鱼肉，还有鲤鱼肝、金鲷鱼的脊肉，味道比鲑鱼还鲜美。

这天晚上，我看书记笔记，思考问题，然后躺在海藻叶制的床上，很快睡着了。这时，“鹦鹉螺”号正在穿越黑潮的急流。



一封邀请书

第二天,11月9日,我睡足十二个钟头才醒来。

尼摩船长一直没露面,我希望能看到他。

我的衣服不止一次引起康塞尔的注意。我告诉他,船员不需要陆地上的棉花、羊毛和蚕丝,就可以穿着这光滑柔软且十分保暖的、由贝类制成的衣服。

我穿好衣服便到客厅埋头研究那些玻璃柜中的各类珍奇标本。

整整一天过去了,仍不见船长。船行驶的方向仍是东北偏东,速度为每小时十二海里,距离海面下五十米至六十米深的地方。

第二天,同样冷清清的。两个同伴对船长不露面很惊讶。但我们依旧吃得丰盛,依旧享受到完全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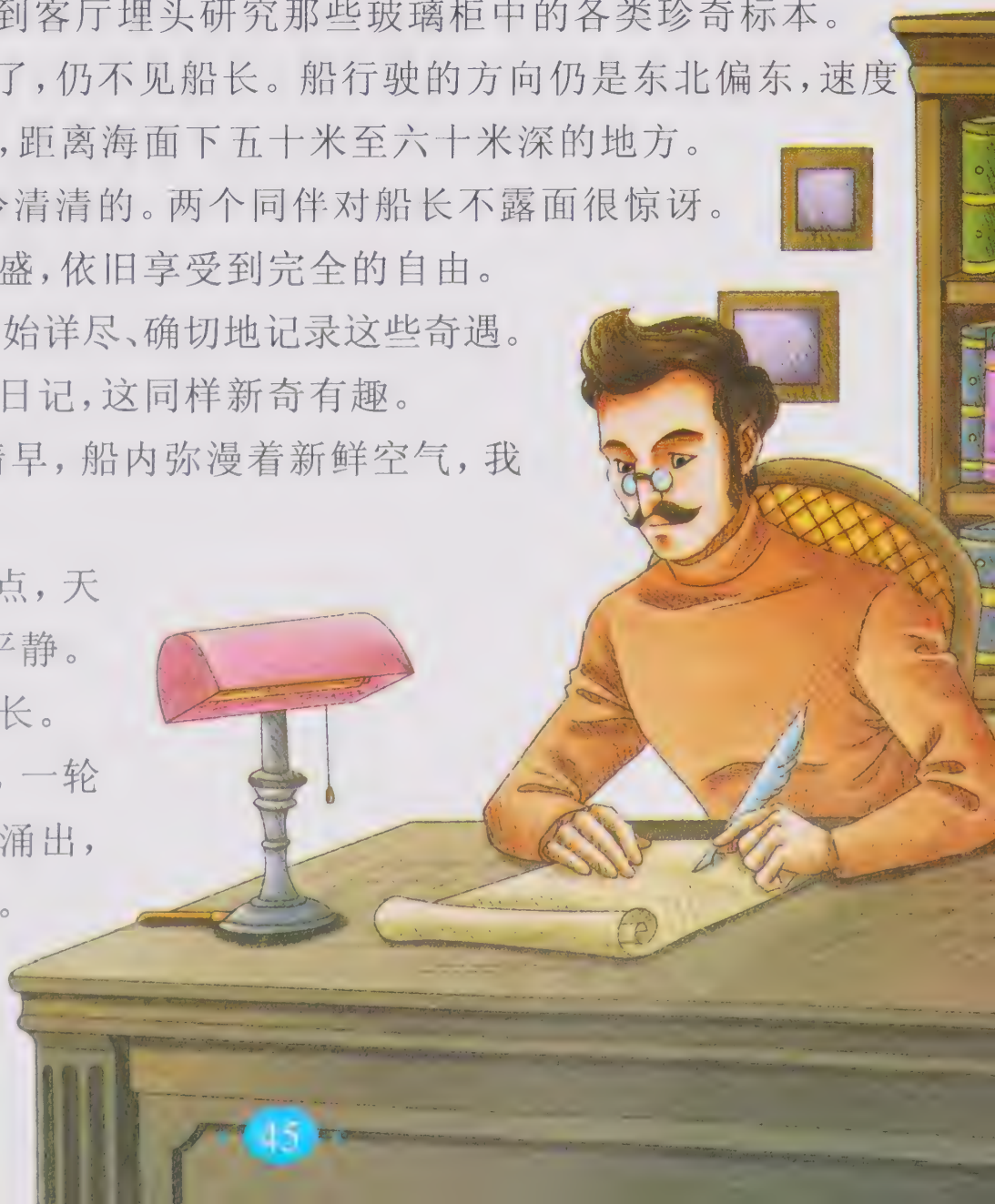
从这天起,我开始详尽、确切地记录这些奇遇。用大叶藻做的纸写日记,这同样新奇有趣。

11月11日大清早,船内弥漫着新鲜空气,我登上平台。

这时是早晨六点,天是阴沉的,海面很平静。我希望碰见尼摩船长。

浓雾渐渐散了,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天际涌出,海面霎时一片红光。

无数的“猫舌云”预示着全天都有风。



这时，船长的大副走上平台来。他举起高倍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四周的天边。尼摩船长仍没露面。

11月16日，我们三人回到我的房间的时候，发现桌上有一封给我的信。

信上的字漂亮干净，内容如下：

送交阿罗纳斯教授：

尼摩船长邀请教授去打猎，定于明早在克利斯波岛的森林中举行。同时也很高兴他的同伴一道来。

“鹦鹉螺”号指挥官尼摩船长

1867年11月16日

“打猎！这个怪人要到陆地上去吗？”我们惊讶地连声喊叫！

随即我在地图北纬32度40分、西经167度50分的地方，找到一个小岛，它是1801年由克利斯波船长发现的，距我们的出发点一千八百海里，此时的船稍稍改变航向，朝东南方向驶去。我把这个隐没在北太平洋中的小岛指给同伴们看，说：“船长即使上了陆地，也是选择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

第二天，醒来时船就已经停止不动了，我赶紧穿上衣服，来到客厅。尼摩船长已经等着我了。我赶紧问道：“船长，您既然跟陆地断了联系，怎会在克利斯波岛上有自己的森林呢？”

“我的森林是不需要太阳的光和热的，这不是陆地森林，而是海底森林。”

我想，他的脑子一定有毛病！病了八天没露面，只怕到现在还没康复！

我们到了餐厅，早餐已摆好了。起初尼摩船长只是吃，并不说话，后来才说：“先生，您一定认为我在发疯。别打断我，教授，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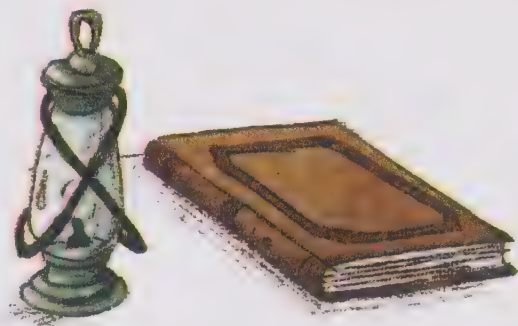




在水底工作时，穿上潜水服，头戴金属帽，借助充气泵和节流器就能获得海面上的空气。可是，人并不自由，输送空气的胶皮管把他和充气泵连在一起，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就不可能走远。”

“那怎样才能行动自由呢？”我问。

“我改进了鲁凯罗尔和德纳卢兹发明的器械。我们可以在新的生理条件下在海水中活动，而您的器官不会感到痛苦。改进后它有一个厚钢板制成的储气瓶，瓶中满贮五十个大气压的空气。把它固定在人背上，上部像个钢盒，盒中的空气由吹风机操纵，只在一定的压力下才能流出来。没改进的鲁凯罗尔器械，都有两条胶皮管子从钢盒通出来，套在口鼻罩上的喇叭形东西。其中一条吸气用，另一条呼气用，人的舌头按照呼吸的需要，控制胶皮管的开关。”



“真棒，不过您所携带的空气很快就会用完，空气中只含有 15% 的氧时，就不宜再呼吸了。”

“我说过，充气泵可以把高压压缩的空气装进去，这储气瓶的空气足够我呼吸九至十小时。”

“那在海底靠什么照明呢？”

“兰可夫灯，储气瓶背在我背上，探照灯挂在腰间。灯内装有一组本生电池，电池用钠发电。使用探照灯时，二氧化碳会持续不断发出一种白光，这样我既可以呼吸也能看见路了。而且，一会儿您就会明白水底打猎并不会费太多的空气和子弹。”

他看出我还在疑惑，又说：“这种枪，每一发都可以致命，动物一旦被击中，会应声倒下死去。因为子弹是奥地利化学家列尼布洛克发明的一种小玻璃球，我储备了许多，这种玻璃球外裹着一层钢套子，里面又夹着铅块，具有高压电能。轻微的撞击也能使其炸开，被打中的动物再强大，也会死去。”

我无话可说，完全服了，叫来两个同伴，准备换上海底漫步的装备。

漫步海底平原

我对尼德说克利斯波岛的森林是海底森林！他一听失望了，因为吃鲜肉的美梦破灭了。

“好吧！原谅我的缺席！”他耸耸肩离开了。

两个船员遵照船长嘱咐，帮我们穿上这些沉甸甸的潜水服。尼摩船长、他的大力士同伴、康塞尔和我四个人，只要戴上金属头盔就可以出发了。

一个船员递给我一支简单的猎枪。我们各自戴上了金属头盔。潜水服的上部是一个有螺钉铆住的铜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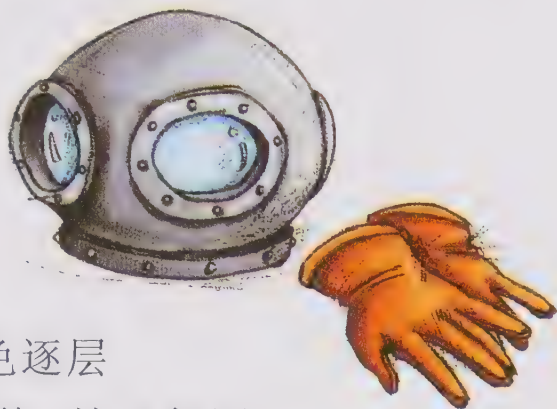
头盔就钉在领子上。头盔上有三个用厚玻璃密封的大孔，只要在头盔里转转脑袋，就可以向各





方向观望。这时，背上的储气瓶起了作用，我感到呼吸很舒畅。

有人把我推进更衣室旁的一个小舱中。几分钟后，一声尖锐的呼啸声传进我的耳朵。接着一股寒意从脚底涌到胸部。显然是有人打开了船上的水门，外面的海水涌了进来，很快小屋就充满了海水。这时，船侧的另一扇门也打开了。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两脚便踩在海底上了。



阳光一直照到了洋面下三十英尺的海域，这使我大为惊奇。太阳光使海水颜色逐层变淡，我可以清楚地分辨一百米以内的物体。这里如同一面反射镜，把太阳光强烈地反射回去。因此，在三十英尺深的海水里，我也能像在日光下一样看得清楚，会有人相信吗？

整整一刻钟，我们在贝壳粉末的沙层上行走。走了不一会儿，眼前出现一些海底岩石，岩石上覆盖着各种最美丽的植形动物，我一下子被这特有的景色深深地打动了。

面对这美不胜收的壮丽景色，康塞尔也和我一样，几乎没有停止过观赏。尼摩船长不断打手势，示意我们跟上。没走多远，海底的土壤发生了变化。继平坦的沙地之后是一片粘糊糊的泥沙，接着是一段海藻地，这是没被海水冲走的深海植物。我们脚下、头上绿草如茵，一片翠绿。

这些海藻类真是植物世界里的奇观，地球上最微小和最巨大的植物都产生在这些海藻类中。

离开船大约一个半小时了，此时快中午了。阳光垂直照射下来，不再产生折射现象。我们步伐一致地走着，发出很大的响声。

这时，海底地面明显向下倾斜。我们已经在水下一百米深了，我们受到十个大气压的压力。但因为潜水服的缘故，丝毫没有感到难受。

我们在漫步两个小时后，并不疲倦，海水让我们行走起来异常地轻松自在。到了三百英尺的水层，尼摩船长停了下来。他指着近处阴影里渐渐显露出的几个模糊不清的东西。

“克利斯波岛森林到了！”我心里想，我的猜测完全正确。

海底森林



终于来到森林边缘了，森林里边都是高大的乔木状植物，阔大的拱形枝干排列奇特，所有植物的枝叶都是垂直向上生长，直冲海面。我很快发现，这些植物没有根系，只要是固体，沙、贝壳或是卵石，都可以支撑它们。它们自生自灭，生命的源泉就是那滋养和维持它们的海水。

快到一点钟时，尼摩船长发出信号，叫大家暂停前进。我们在一个海草下躺了下来，片刻的休息使我感到很舒服。我把我的铜头盔挨近康塞尔的头。他兴奋地在梦里做着滑稽的怪样子。

就这样过了四个小时了，我很惊讶自己没有吃东西的欲望，但无法克制地想睡觉。而船长他们早就躺在晶莹透亮的水晶体中睡着了。

醒来时太阳正在西下。刚开始我伸展四肢，这时，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只一米高的巨型海蜘蛛正斜眼注视着我，准备向我扑来。尼摩船长对他的同伴指了指那只可怕的甲壳动物，大力士马上给了它一枪托，这怪物立马趴下去，脚爪在猛烈地抽搐。

这次遭遇使我想到了，一定还有更可怕的动物出没在这海底。我以为这次休息意味着这次海底远足的结束，但船长并没有发返回的信号，而是继续进行他那大胆的海底旅程。

地面还在向下倾斜，坡度越来越明显，把我们引向更深的海洋地层。快到三点时，我们到了一条峡谷，峡谷在两列峭壁间，有一百五十米深。我们打破了海底旅行不超过九十米深的记录。

阳光已经照不到了，周围变得漆黑，十步外什么也看不见，只好摸



索着前行。这时，我看到猛地闪出一道明亮的白光。原来是尼摩船长打开了探照灯。我们也学着船长的样子，打开了各自的探照灯，在四盏探照灯的照射下，周围半径二十五米的海域都亮了起来。

尼摩船长继续向森林深处前进，沿途植物渐渐稀少。最后，大约四点钟，我们到了克利斯波岛的尽头，没有其他路径。这不可思议的旅行宣告结束了。

我们开始往回走，但并不是沿着原路返回。新路陡峭难走，所以我们行动很慢。

在海下面十米深处，各类小鱼比空中飞鸟的数量还多。这时，尼摩船长对着丛林中一个正走动的东西瞄准了。枪响了，一只动物发出一阵轻微的嘘声，在几步远的地方应声倒下。这是一只美丽的水獭！它有一点五米长，长着栗褐色的毛，肚皮银白，如果制成皮料，至少值两千法郎。船长的同伴把水獭捡起来扛在肩头上，我们继续向前走。

这时，一只展翅飞翔的大海鸟向我们飞来。在离水波仅有几米时，尼摩船长的同伴举枪便射。大鸟被击中，正好落到猎人身旁。

就这样，我们又走了两个小时。我已经累得走不动了，所幸半海里远的地方，“鹦鹉螺”号的探照灯冲破沉黑的海水照了进来。估计二十分钟后我们就能上船自由呼吸了，我的储气瓶已经不能供给我足够的氧气了。但是，一次意外延误了我们返回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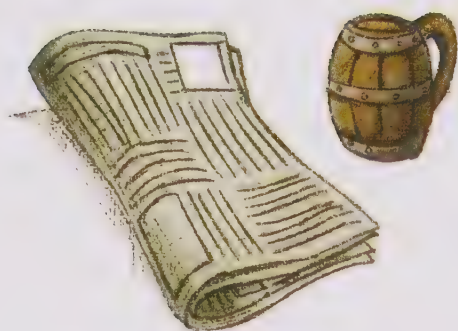
走在前面的尼摩船长突然转身，用他有力的手把我按倒在地，他的同伴也同时按倒康塞尔。我一抬头，看见几个巨大无比并发出磷光的躯体，向我们游过来。这是一对火鲛！它们是鲨鱼类中最可怕的一种。

万幸的是，这对贪食的动物没发现我们就游过去了，甚至尾巴擦了我们一下，也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奇迹般躲过这次灾难，真是危险！

半小时后，我们终于回到了“鹦鹉螺”号。外层的舱门还开着，我们进了第一间小舱后，门就关了。随后尼摩船长按动电钮，水泵立刻运转起来，感觉到周围的水正在下降，不一会儿，水便排干了。内部的舱门打开了，我们进了更衣室。

等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我已筋疲力尽，又饿又累，倒在床上，心里却对这次奇妙的海底远足赞叹不已。

太平洋下四千里



第二天,11月18日一早,我已经完全从疲劳中恢复过来了。我登上平台。尼摩船长这时也来到平台上。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天文观测,仔细地观察着一望无际的海面。

此时,船上二十多名身强力壮的水手也登上平台,他们是来收昨晚撒的渔网。

渔网拉上船来。这些渔网由巨大的网袋组成,拖在船尾,能把所经之处的海底动物一网打尽。

这一天,渔网捕捞到很多的鱼。我估计这一网捕的鱼足有一千多磅。这就是我们不缺乏美味的理由。海员把一部分海鲜储藏起来,一部分趁新鲜赶快食用。

鱼捕完了,空气也更换完了,我以为“鹦鹉螺”号会立刻继续海底旅行。尼摩船长突然转身对我说:“教授先生,您看这大海,它不也有真正的生命?不也有发怒和温柔的时候?昨天,它像我们一样睡着了,经过一个宁静的夜晚后,又苏醒了!它又开始白天的生活了!观察它的变化规律,实在是一项有意思的研究。海洋有脉搏、有血管。跟动物身上一样,有血液循环系统。”

既不道早安,也不问晚安,就这样开门见山!与其说他在跟我说话,不如说他在自言自语。

他继续自言自语:“要启动海洋的循环系统,只要在海中增加热、盐和微生物就可以了。海洋产生顺流和逆流就是热力造成的。蒸发、汽化只活跃在赤道地带,而北极区域根本不会发生,由此导致热带海水和



极圈海水相互不停地换流。那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水流，构成了真正的海洋呼吸系统。在极地，您就会看到这种现象所产生的结果。”

“啊！这个大胆的人想把我们带到极地去吗！”我心里思量着。

此时，尼摩船长默不作声，全神注视着海洋。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海洋含有大量的盐，如果把海洋中的盐提出来，能堆积成一个四百五十万立方米的盐堆，要是把这些盐在地球表面上摊开，能铺成十米高的盐层。盐使海水不易蒸发，使得海风不能带走过多的水蒸气，如果水蒸气一旦化为水，温带地区就会被淹没。盐的这种作用可真是举足轻重啊！”

船长在平台来回走了几步又说：“至于纤毛虫，那些一滴水中就有数百万的微生物，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它们吸收海洋中的盐分，消化水中的固体物质，制造了珊瑚和珊瑚石，是石灰质陆地的缔造者！而水滴呢，为那些微生动物带来可吸收的新物质。这样一来，产生上下循环往复的水流，生命也就周而复始。有人说，海洋是人类的坟墓，但对无数的生物来说，却是天堂。对我也是一样！”

尼摩船长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我：“教授先生，您知道海洋有多深吗？”

我答道：“如果我没记错，北大西洋的平均深度是八千二百米，地中海的平均深度是二千五百米，南大西洋的平均深度估计是七千米左右。”

“很好，教授先生，我希望，我们能向您提供更确切的数据。至于目前我们所在的这片太平洋海域的平均深度，只有四千米。”尼摩船长答道。

话一说完，我跟着船长回到客厅中。

好几周过去了，尼摩船长很少出现。我根据船长的大副按时做的方位记录，能准确地指出我们的航行路线。

11月26日，早晨三点，“鹦鹉螺”号越过了北回归线。27日，我们远远望见了桑威奇群岛。1779



年2月14日，著名航海家库克在此遇难。我们出发以来到现在，已经航行了四千八百六十里。这天早晨，我看见了兩海里以外的夏威夷岛，它是桑威奇群岛七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

12月1日，“鹦鹉螺”号越过了赤道；4日，我们来到了马克萨斯群岛附近海域。我们只能远远地看到水天之际的山峦，因为尼摩船长不喜欢靠近陆地航行。

驶离了这些迷人的法属岛屿后，从12月4日到11日，“鹦鹉螺”号共走了四千海里左右的航程。途中碰见了一大群鱿鱼，它们跟墨鱼很相似，法国渔民称其为枪乌贼。

12月9日到10日夜間，“鹦鹉螺”号遇到一大群夜間活动的软体动物。数目多到要以百万单位来计算。我们透过厚厚的水晶玻璃，看见它们快速地倒游，追逐着鱼类和软体动物，吃着小鱼或被大鱼吃掉。

12月11日一整天，我一直待在客厅里看书，这时，康塞尔用奇怪的声音把我叫了过去。我看见一个静止不动的庞然大物，悬在海水中间。

“一艘船！”我惊叫。

“一只触礁沉没的船！”尼德回答道。

我们眼前是一艘沉船。这起海难事故最多发生在几个小时前。甲板上有四具男尸，还有一个女尸，双手举着一个孩子。她努力地把小孩举过自己的头顶，可那可怜的小生命却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脖子！那个舵手，面容镇定，灰白的刘海紧贴在前额，痉挛的手仍握着舵轮上，他好像还驾驶着他那遇难的船，正驶向大海深处！

多么恐怖的沉船景象！几条巨大的鲛鱼，闻到了人肉味道，眼睛冒火地游来了！

这时，我们的船绕沉船一圈，我看到船尾上写着：“佛罗利达”号，山德兰港。





瓦尼科罗群岛

12月11日，我们来到土阿莫土群岛附近，群岛面积三百七十平方里，由六十多个群屿组成，这些岛屿全是珊瑚石灰质岛。

12月15日，我们掠过迷人的社会群岛和婀娜多姿的塔希提岛。接着，我们又看到了维提群岛。

12月25日，我们的船穿行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岛屿中。它由九个大岛组成，形成一道从西北偏北至东南偏南的长达一百二十里的海洋边岸。

我有一个星期没见到尼摩船长了。27日早晨，尼摩船长走进客厅来，若无其事地手指着航海图上的一点，说了一个词：“瓦尼科罗群岛。”

这名字很有魔力，它是拉彼鲁兹探险船失踪的地方。我腾地站起身来，走到尼摩船长前面，登上平台，急切地向着天际扫视。

在东北方向，浮现出两座大小不等的火山岛，周围环绕着四十海里长的珊瑚礁。现在，瓦尼科罗群岛就在我们面前，而杜蒙·居维尔硬把这个岛叫搜索岛。

“鹦鹉螺”号穿过外围的礁石带，进入防波堤内，这里水深五十米到六十米。树荫下有几个土著人看见我们的船，表现出十分惊奇的样子。

这时，尼摩船长询问我有关拉彼鲁兹遇难的情况，我把杜蒙·居维尔最近发表的著作中谈到的有关这起海难事故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

随后尼摩船长示意我跟着他到客厅去。这时，船又潜入水下几米深，客厅舷窗的防护板打开了。我急忙向玻璃隔板走去，看到了一些战舰残骸，全是遇难船只的遗物，上面长满了海藻。

正当我注视着些令人伤感的船只残骸时，尼摩船长以一种严肃的

口吻对我说：“拉彼鲁兹船长于1785年12月7日率领‘罗盘仪’号和‘星盘’号两艘军舰出发。最初停泊在植物湾，造访过友爱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岛，然后向圣克鲁斯群岛出发，中途停泊在哈巴依岛的奈摩加岛。接着，他们驶进了瓦尼科罗群岛中那些无人知晓的礁石丛里。走在前面的‘罗盘仪’号撞在南岸的礁石上，几乎当场撞得粉身碎骨。‘星盘’号前去援救时也碰上暗礁。当地土著人对遇难船员给予了相当热情的接待，他们便在岛上安顿下来，用两艘遇难船的残骸建造了一条较小的船。其中有些水手自愿留了下来，其他人跟随船长一起离开了那里，向着所罗门群岛驶去，结果在这个群岛的西部海岸的失望岬和满意岬之间，连船带人全部沉没了。”

“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吃惊地问。

“瞧，这就是我在最后一次出事地点找到的一件遗物！”

尼摩船长拿出一个印有法国国徽的白铁盒子，被盐水腐蚀得锈迹斑斑。打开盒子，里面有一沓已经发黄的纸，但纸上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

这正是法国海军大臣签发给拉彼鲁兹船长的命令，页码旁还有路易十六的亲笔批语！

尼摩船长说：“啊！对于一个船员来说，这真是死得其所！这里的珊瑚坟墓太幽静了！但愿上天别让我和我的同伴葬身他处！”





托雷斯海峡

12月27日至28日夜间，“鹦鹉螺”号超速急行，离开了瓦尼科罗群岛，向西南方向航行。

1868年1月1日大清早，康塞尔来到平台上找我，给我拜年，祝我新的一年顺利。我接受并感谢他的祝福。

1月2日，自从我们从日本海出发以来，已经航行了一万一千三百四十海里，即五千二百五十里了。现在“鹦鹉螺”号船头前方，是澳大利亚东北岸珊瑚丛生的危险水域。

1月4日，横渡珊瑚海域两天后，我们来到巴布亚岛附近海域。尼摩船长对我说，他打算经由托雷斯海峡驶入印度洋。

现在“鹦鹉螺”号来到地球上最危险的海峡入口处，即使是那些最勇敢的航海家也几乎不敢从这穿越。海峡约有三十四里宽，无数小岛、暗礁和岩石堵在里面，几乎没法前进。尼摩采取了必要措施——船身浮在水面上，螺旋桨像鲸鱼尾巴一般，慢慢地冲开海浪。

“鹦鹉螺”号浮出水面，缓缓前进。借此时机，我和我的两个同伴走上平台。我们看见尼摩船长在领航员的驾驶舱里，亲自指挥着“鹦鹉螺”号。

船周围的洋面海水猛烈地翻滚，波涛汹涌澎湃。海水以每小时二点五海里的速度冲上四周的珊瑚礁上，溅起了朵朵浪花。

“嘿，这海真是狂暴！”尼德对我说。

“是啊，就连‘鹦鹉螺’号这样的船也不适合在这里航行。”我说。

的确，这时的形势十分危险。但船却像被施过魔法一样，在凶险的暗礁丛中轻车熟路地一溜而过。此时，“鹦鹉螺”号穿过许多无人知晓的小岛之后，向着通提岛和魔鬼海峡驶去。

当我以为船长又发疯了，居然要把船驶进杜蒙·居维尔两艘战舰曾触礁的海峡里时，它又一次改变方向，径直向西朝着格波罗尔岛驶去。

下午三点，潮水猛涨。“鹦鹉螺”号驶近格波罗尔岛。突然，船体一个震动，把我震倒在平台上。我们的船碰上暗礁停住了。我站起身来，看见尼摩船长和大副在检查船的情况。

尼德耸耸肩，以一名海员的身份内行地说：“请相信我，先生，这堆铁块已经不能航行了。除了当废铁卖掉没别的用了。”

“尼德朋友，”我对加拿大人说，“几天后，太平洋的潮水就能把我们带回大海。要是我们是靠近英国或法国南部海岸，或许能逃走。可我们现在是在巴布亚海面，情况就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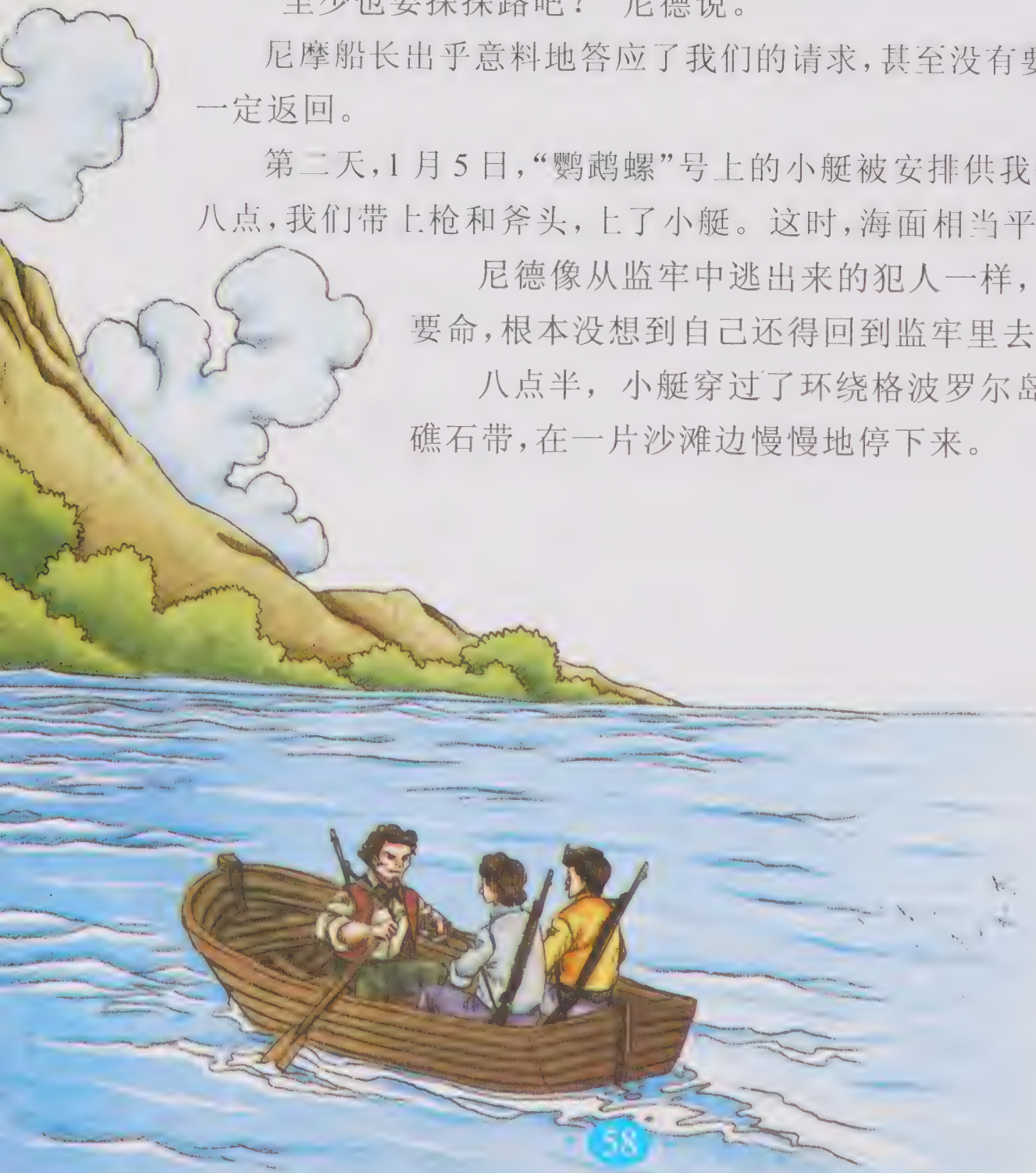
“至少也要探探路吧？”尼德说。

尼摩船长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甚至没有要我保证一定返回。

第二天，1月5日，“鹦鹉螺”号上的小艇被安排供我们调遣。八点，我们带上枪和斧头，上了小艇。这时，海面相当平静。

尼德像从监牢中逃出来的犯人一样，快乐得要命，根本没想到自己还得回到监牢里去。

八点半，小艇穿过了环绕格波罗尔岛的珊瑚礁石带，在一片沙滩边慢慢地停下来。





陆地上的几天



双脚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尼德用脚踹了踹土地，心里感慨万千，其实，我们沦为俘虏也只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尼德打下好几个椰子，将它们劈开，我们喝椰汁，吃椰肉，心里说不出的开心。

“我们把这些带回去，船长不会反对吧？”尼德问。

“我想他不会反对，但一定不会吃。”我回答。

说话间，我们进入了森林中阴森的穹隆之下。我们在里面四处穿行，整整走了两个小时。

我们找到许多可食用的植物，其中面包树成了船上的珍贵食物。

尼德很熟悉这些面包果，这时他已忍耐不住想吃了。他拿了火镜，利用阳光把干树枝点着，我们选了最好的面包果摘下来，有的果子还没完全熟透，厚厚的表皮包裹着白色的肉，几乎没有纤维。

很快果子就烤熟了，里面露出白白的面团，好像新鲜的面包心，味道很像南瓜。

我们摘完面包果，就去寻找水果、蔬菜类的东西来充实我们这顿在陆地上的午餐。尼德在树林中很有办法，他总能采到很好吃的果子，使贮藏的食品更丰富。

康塞尔问：“好朋友，我们不缺什么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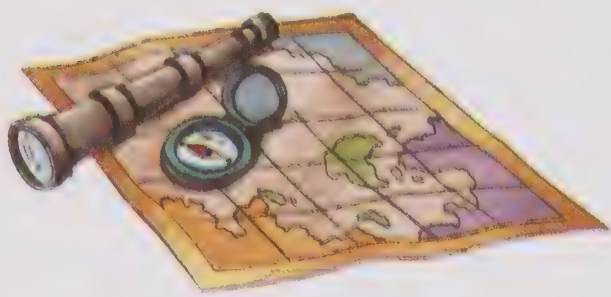
尼德可不满足，他说：“素菜怎么能算正餐？只能是饭后的点心，可是汤呢？肉呢？打猎还没开始呢。耐心些！我们一定可以碰到，这一处没有，另一处一定有……”

“明天吧！我们不能走得太远，回小艇上去吧。黑夜到来之前一定

得回去。”我说。

“时间过得真快呵！”尼德叹惜地说。

返回途中，我们又找到了新的食品：槟榔果、马来亚人叫做“阿布卢”的小豆和上等的芋薯。我们带回小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可是尼德还觉得不够。临上小艇时，他看见好几棵高二十五到三十英尺的树，跟面



包树一样宝贵，这是不用种就生长的西米树，像桑树那样凭借嫩枝和种子，自然繁殖。

尼德拿出斧子，不一会儿就把两三棵树砍倒了。洒在叶子上的白粉末说明树已经成熟。我用生物学家的眼光看着他把每一根树干剥去一层一英寸厚的表皮，表皮下面缠绕着一层长长的纤维网，上面粘着胶质般的细粉。这细粉就是西米，美拉尼西亚居民的主要粮食。

尼德把树干砍成一段一段，用一块薄布将粉过滤，把西米粉跟纤维丝分开，在太阳下晾干，然后放在模具里凝固。

下午五点时，我们装上所有宝贝离开小岛。半小时后回到船上，我们把食物搬上去，吃了饭我便睡了。

第二天，1月6日，我们决定再到岛上去。尼德希望打到肉食动物，他想到森林的其他地方去看看。

日出时分，我们出发了。小艇不一会儿就到了格波罗尔岛。我们都跟在尼德身后。他的长腿走得很快，我们时常被甩开一段距离。

穿过一片肥沃的草地，我们来到一座小树林的边缘，林中一大群鸟在飞舞歌唱，显得生机勃勃。

“尼德朋友，我只看到一些鸚鵡。”康塞尔说。

“没有别的东西吃的话，鸚鵡就等于山鸡。”尼德回答说。

我插了一句：“这种鸟要是烹调得法，味道也不错。”

上午十一点左右，我们已翻过岛中心的第一层山脉，但仍一无所获。饥饿的我们，肚子咕咕直叫。幸运的是，康塞尔出乎意料地打到一只白鸽和一只山鸠，午餐总算有了着落。

“尼德，现在你还缺什么？”我问道。



“缺少一只四足猎物，先生，”尼德说，“鸽子、山鸠只能作为零食或小菜。打不到有排骨的动物，我是不会满足的。”

“那我们继续狩猎吧，”康塞尔说，“不过，我想还是回到森林里要好些。”

康塞尔说得有道理，我们听从了他的意见。幸运的是两点左右，尼德打中一头大野猪。这野猪来得正是时候，它被电气弹击中，当场身亡。尼德为自己的枪法很是得意。

接着他从野猪身上剔下六根排骨，准备晚上烤着吃。然后，我们继续进行让尼德和康塞尔两人大显身手的狩猎活动。果然，他俩搜索树丛时，赶出一大群袋鼠。它们伸开充满弹性的腿，连蹦带跳地使劲逃命，但还是跑不过电气弹。

今天的狩猎成果让我们很满意。尼德高兴地提议明天再来，他要一个不留地把可食用的四足动物斩尽杀绝。可是，万万没想到发生了意外事件。

下午六点，我们回到海滩上，小艇仍停在原处。

尼德立即忙碌着准备晚餐。野猪排搁在炭火上，不久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烤肉的香味……

晚餐真是太丰盛了，西米粉、面包果、芒果、菠萝，还有椰子果酿成的饮料。我们吃得喜笑颜开，甚至开始胡思乱想。

“今晚，我们不回大船上，怎么样？”康塞尔提议道。

“永远，我们都不回‘鹦鹉螺’号，怎么样？”尼德进一步地问着。

就在这时，一块石头落在我们脚边，骤然打断了尼德的提议。



尼摩船长的雷电

大家停住吃得正香的嘴和手，向树林方向看去。

这时，又一块精心磨圆的石头打落了康塞尔手中美味的鸽子腿。

我们一下全都站了起来，举起枪，准备应对任何攻击。

“是猴子吗？”尼德大声问。

“是一些野蛮人。”康塞尔回答。

“快回小艇上去！”我边喊边向海边走去。

我们必须退回去，因为有二十来个拿着弓箭和石器的土著人，距离我们不到百步之遥。

这些土著人离我们越来越近，石块和弓箭像雨点般飞来。我们迅速来到沙滩上，将小艇推到海里，安好桨。我们还没有划到两百米远，一百来个土著人就大喊大叫地冲入大海。

二十分钟后，我们登上“鹦鹉螺”号。

我来到客厅，尼摩船长正弹着他的管风琴，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中。

“船长！”我叫了一声，“我们引来了一群野蛮人，就在附近，我很担心。”

“你看到有多少人？”

“至少有一百来个。”

他的手指又搁回了琴键上，说道：“就算巴布亚所有土著人都齐集过来，‘鹦鹉螺’号也丝毫不用担心他们的攻击！”

说完船长又继续忘我地弹起琴来，我不敢惊动打扰他。

天黑了，许多火光在海滩上闪耀，说明土著人并不打算离开这里。直到午夜时分，一切都悄无声息了，我回到房中，很快就入睡了。

1月8日早晨六点，我登上平台。格波罗尔岛从渐渐消散的雾气中



显现出来，先是海滩，而后是山峰。

土著人聚集得更多了，大约有五六百人守在那里，其中一个头领距离“鹦鹉螺”号很近。从装束上看，他是一名高级头领。

土著人在上午十一点左右涨潮时回到岸上了，他们的人数明显增加了很多。

由于没什么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可做，在两个钟头内，我们打捞到很多贝类。没想到无意中我抓到一只极罕见的天然变形贝，于是，我发出了响亮的尖叫声。康塞尔显得非常惊讶，以为我被什么咬了。

我拿着战利品给康塞尔。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斑岩橄榄贝……”

“这个可不一样，这是一个左卷贝！它的纹路不是从右往左绕，而是自左往右旋的。”这时，康塞尔颤抖地拿起这枚珍贵的贝壳，说道：“啊！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

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欣赏着这只宝贝，突然，土著人投来一块该死的石子，不幸砸碎了康塞尔手中的宝贝。

我发出一声绝望的大喊！康塞尔拿起枪，对准十米外一个正在投石的土著人，击碎了土著人胳膊上的护身灵镯。

“康塞尔！不能为一个贝壳伤害一个人的性命！”我喊道。

“啊！混蛋！他打碎我的肩胛骨也比打碎这贝壳好！”

康塞尔大声叫嚷着。

这时，二十来只独木舟已经围住了“鹦鹉螺”号。排箭如雨点般射落在船上。我急忙返回船内，冒昧地敲了敲船长的房门。尼摩船长正在全神贯注地计算，上面有很多X和其他的代数符号。

“打扰您了，船长，土著人的独木舟把我们围住了，我们马上要受到好几百土著人的攻击了。”

“把舱口关上就行了，这容易得



很。”他按下电钮传达下去命令说：“明天下午两点四十分，‘鹦鹉螺’号将毫无损伤地离开托雷斯海峡。”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起床来，舱口还没开，储气舱正在工作，将几立方米的氧气释放到船舱缺氧的空气里。就这样一直到中午，船没有做任何起航的准备。

挂钟指向两点三十分了，根据尼摩船长的预言，再过十分钟，海潮就要涨到最高点了。如果船长没有妄言，那么我们就要脱离这片礁石了。不一会儿，船身开始抖动。我听到石灰质的不平表面摩擦着船身所发出的咔嚓声。两点三十五分，尼摩船长出现在客厅里。

“我们马上要起航了。”

“那些土著人呢？”我本能地喊道。

“跟我来，您会明白的。”

我向中央扶梯走去。这时，我们几个很惊讶地看着舱盖打开了，外面响起阵阵吼声和可怕的叫骂声。舱盖板向外打开，二十张可怕的面孔露了出来。然而，第一个把手放在扶梯上的土著人，尖叫着弹开，拔腿就逃。他的同伴陆续前来触摸那扶梯，一样受到相同的遭遇。

康塞尔看呆了。尼德急躁的天性驱使他冲到扶梯那儿，当他两手一碰到扶手时，也被击倒在地，仰面朝天。

“活见鬼！我遭到雷电袭击！”尼德叫喊着。

原来如此，那扶手就像是一条金属电缆，接上船上的电源，谁触到它，都会受到可怕的电击。

那些被吓着的巴布亚土著人已经往后撤退了，一个个都害怕得惊慌失措。我们笑着安慰可怜的尼德。此时的他，嘴里咒骂个不停。

这时，“鹦鹉螺”号受海潮最后一次波涛的涌动，离开了搁浅它的礁石，时间正好是船长所说的两点四十分。“鹦鹉螺”号安然无恙地驶离了托雷斯海峡，向太平洋驶去。





强逼睡眠

1月10日，“鹦鹉螺”号重新开始潜水航行，速度极快，时速应该不低于三十五海里。

1月11日，我们径直向西行驶，绕过了位于东经130度、南纬10度的维塞尔角。这一片礁石很多，但较为零散，并且都在航海地图上精确地標示出来了。我们的船正严格沿着南纬10度航行。

1月13日，我们到达帝汶海，来到位于东经122度的帝汶岛附近。这座面积为一千六百二十五平方里的岛屿，由印度王公统治。王公们自称是鳄鱼的子孙，而这些带鳞甲的祖先在岛上的河流里大量生息繁衍，成为岛民特别崇拜的对象。我们沿途驶经一个又一个的暗礁：加地埃、依比尼亚、塞林加帕坦、斯科特。

1月14日，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岛屿抛在身后。“鹦鹉螺”号的航速特别慢，随心所欲地行驶，时而潜水航行，时而又浮出海面。

1月15日上午，尼摩船长和我一同在平台上散步，他问我是否知道各海洋海水的密度。我作了否定的回答，同时补充说，科学界对此也缺乏精确的测量报告。

“这类观察我已做过非常准确的测量，并且可以肯定观测结果的可靠性。”尼摩船长对我说。

“好啊，”我应答着，“不过这里却是另一个世界，‘鹦鹉螺’号学者的秘密是不会传到陆地上去的。”

“您说得对，”尼摩船长沉默片刻后对我说，“您知道，海水密度比淡水大，海水的密度并不是一样的。如果，我把淡水的密度看做一个单位，太平洋海水的密度是一又千分之二十六，地中海的海水密度是

“又千分之三十……”

显然，“鹦鹉螺”号并不躲避船只往来频繁的欧洲海域。我得出结论不久之后，“鹦鹉螺”号会把我们带往文明程度高的大陆。我想，尼德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喜出望外。

1月16日，船在海面下仅几米深的地方停着不动。大概是船员在作内部检修，剧烈地运转后，修理很必要。

这时我和同伴亲眼看到一种新奇的景象。客厅的防护板敞开，由于探照灯没有打开，四周一片阴暗。乌云密布的天空给海洋洒下浑暗的光线。

突然，船里一片光明，我以为是探照灯亮了。

其实，这是海中纤毛虫和粟粒状夜光虫的结合，是真正透明的小胶球，在三十立方厘米的水中数目就可以有二万五千个。又因加上水母、章鱼、海笋及其他发光植形动物产生的微光，使它们的光显得更强。

我们在这种光波中漂浮了好几个钟头，我们在行驶中不断陶醉在新奇景象里。康塞尔仍按照植虫类、节肢类、软体类、鱼类等进行分类。日子过得很快，我已经不再计算日期了。

尼德总想着法子把船上的伙食变换口味。我们成了真正的蜗牛，已经在壳中住惯了，看来成为一个真正的蜗牛并不难。

1月18日，暴风雨即将来临，风浪很急地从东方吹来。

大副测量角度后，说了另一句听不懂的话。尼摩船长立即出来，对着望远镜向天边望，好几分钟没动。

一会儿，他跟大副交谈了十多句话。大副情绪很激动，无法抑制地频频点头。船长没看见我在平台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坚定，但缺少平日的节奏。有时停下来，两手交叉在胸前，仔细地观察大海。他要在浩瀚的大海上找什么？“鹦鹉螺”号距最近的海岸有好几百海里了！

大副又用望远镜固执地搜索着，他走来走去不停地跺脚，他的心神不宁跟船长的冷静形成对比。

尼摩船长命令机器加大了马力。这时，大副提醒船长注意。船长用望远镜向大副所指的天边观察了很久。

我也很想知道，就从客厅里拿了我常用的望远镜，回到平台，打算



好好望一望。但眼睛还没挨到，望远镜就突然被人夺走了。

我转过身，尼摩船长站在我面前，面貌变得我简直不敢认了。

他的眼睛闪着阴森的光，眉毛紧蹙，嘴巴半露，非常可怕。他那直挺的身子，紧握的拳头，缩在两肩的脑袋，证明强烈的仇恨正从他全身发出来。我的望远镜从他的手中掉下来，滚到他脚边。

尼摩是我无意激怒了他？不！仇恨不是冲我，因为他双眼盯着的还是天边那不可琢磨的东西。

船长好像有了主意，他的脸孔恢复了从前的安静。对大副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身激动地对我说：“先生，您要履行约定的诺言。”

“什么诺言？”

“我必须将您和同伴关起来，直到可以恢复自由的时候。”

四个船员领我们到了第一夜在船上住过的禁闭室里。

我把经过告诉他们。他们跟我一样惊奇，但说不出所以然来。

我开始回忆船长面容上的奇异表情，但始终找不到答案。正在荒谬地假设时，尼德喊道：“午餐来了！”

桌上摆好了饭菜，显然是船长下了开饭的命令，同时船速加快。

“听我的劝告，先生！多吃点饭！这样明智些，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康塞尔说。我吃得很少，康塞尔“勉强”在吃，尼德嘴一下也没停。午餐后，我们各自靠在座位上。

这时，房间的灯灭了，屋里漆黑一片。尼德和康塞尔不久就睡着了，我的头也昏沉沉的，两眼不由地闭上了。显然，饭里放了安眠药。

我听到舱口关了，船也不动了。我们是要回到静止不动的水底下吗？我睁着两眼，抵抗着睡眠，但不一会儿我的呼吸逐渐细微了。

我觉得一种寒冷冻僵了我的肢体，像瘫痪了一样。我的眼皮像盖了铅，怎么也睁不开了。不久，我完全沉睡了。



珊瑚王国

第二天醒来时，我吃惊地发现，我们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夜间所有的经过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又完全自由了，船和往常一样安静地浮在海上，好像没什么变化。

尼德锐利的眼睛注视着大海，西风呼呼地吹来，风掀起壮阔的波浪打到船上，船明显摆动起来。换过新鲜空气后，船行驶在十五米深的水下，这样能迅速回到水面。这跟往常的习惯不同，1月19日这一天这样进行了好几次。

尼摩船长并没有露面。我见到的只有面无表情的侍者，像往常一样，准时给我开饭。两点左右，我在客厅整理笔记，船长进来了。他问我：“您是医生吗？”

我说：“我是大夫和住院医生，当教授之前曾行医好几年。”

“您愿意给我的船员治病吗？”

“我这就跟您去。”

尼摩我的心跳得厉害，我觉得船员的病和昨晚的事一定有关联。

船长带我到船的后部，走进挨着水手住所的一间舱房。

床上躺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人。

他受了伤，头上包裹着渗血的纱布，睁大眼睛看我把纱布解开，没有呻吟。

伤者的伤处很吓人，流出的血已经凝结，颜色像酒渍。他脑子被打伤的同时又受到震荡，呼吸微弱缓慢，肌肉痉挛使他的脸扭曲着。他的大脑发炎，已经失去语言和行动的能力。

伤者的脉搏时有时无，手指和脚趾的尖端已经冰冷，没法救治了。



我给他包扎好，转身问：“怎么受的伤？”

“船受到冲撞，操纵杆断了，打中了他。伤势怎样？”

我迟疑地看了一下伤者说：“他只能活两小时了。”

尼摩船长的手抖起来，眼中流出几滴眼泪，我原以为他不会哭。

紧接着，伤者的生命一点一点消失。

“您可以走了。”船长对我说。

船长一人留在病房里，我回到房中。

早晨，我来到平台上，船长已经在那里了。

“教授，您愿意今天去海底散步吗？”

我当然愿意。那个伤者的消息他再也不提。我把船长的提议告诉同伴，这一次尼德也乐意去。

八点半，我们穿好了潜水服，并戴上探照灯和呼吸器。那座双重的门打开了，船长和十来个船员一齐出来，到了水下十米，我们的脚便踩在海底地上了。

一段平坦的斜坡路后是崎岖不平的地面，大约二十五米深。这里没有细沙，没有草地，没有海底树林——这是珊瑚王国！

珊瑚是一群聚集在易碎石质珊瑚骨上的微生物群落。它有独特的繁殖力，像芽生一样滋生后代，它们既有自己的生命，又有共同的生命。

探照灯亮了起来，我们沿着正在形成的珊瑚礁走去，路旁长满杂乱的小珊瑚丛，上面布满闪闪的星状小花。这类树的枝杈都从上往下生长。

灯光照在这些色彩鲜艳的枝叶上，美丽极了。我好像看见这些圆筒形薄膜细管在海波下的颤动。当我的手挨近这些花朵时，花丛会立即发出



警报，雪白的花冠缩入朱红的花套里，花朵消失，珊瑚从随即变为一大团的石丘。

这些是我看到的植形动物中最宝贵的品种，足以跟在地中海、法国、意大利打捞的珊瑚相媲美。人们对其中最美的几种起了“血红花”和“血沫”的名字，说明颜色鲜艳。这种珊瑚卖到五百法郎一公斤，这一带海里实在是蕴藏着太多的财富了。

不久，珊瑚树丛就紧密连起来，树枝分布增长起来。尼摩船长带着我们走入一条黑暗过道，这条倾斜的过道把我们引向一百米深的海底。我们的蛇形玻璃管的灯光，照在这些凹凸不平的天然拱门上，不时产生魔幻般的效果。我又看到一些新奇的珊瑚虫——海虱形珊瑚，节肢蝶形珊瑚，还有珊瑚藻，有的青，有的红，真像铺在石灰地上的海藻，生物学家经过长久讨论，才明确地把它们列入植物中。

两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三百米深的地方，就是珊瑚形成的最后边界。这里的珊瑚丛不是低的灌木丛，而是广阔的森林。巨大的矿化草木，粗大的石树被海藻和漂亮的羽毛花围住，各种色彩点缀着，很美。我们脚下走过的，就像一条花卉织成的地毯。

真是难以形容的景象！我多希望能跟繁殖在海水中的鱼类一样，或跟两栖动物一样，随心所欲往来于陆地和海洋中！

这时，尼摩船长站住了。船员们围着他们的首领形成一个半圆形。仔细一看，其中四个人肩上抬着一件长方体的东西。

我们来到一块宽大空地的中心，四周是海底森林高大突出的枝杈。照明灯射出模糊的光线，把地上阴影拉得很长。空地的尽头漆黑一片，只有珊瑚的棱角留住了稀疏的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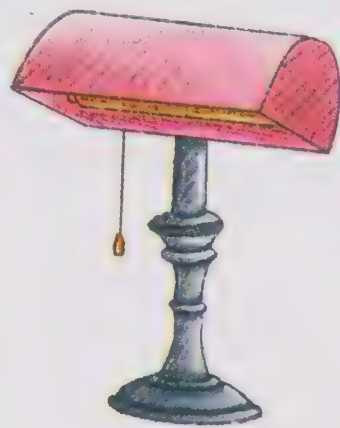


两个同伴站在我身边。我们边看边想，我想，我们将看到一个离奇的场面。地面好几处由石灰质堆积的沉淀物，小堆排列得很有规律性，显然是人工所为。

在空地中，随便堆起的石头基础上，竖起一副珊瑚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横档仿佛是血珊瑚制成的。

尼摩船长做了个手势，一个船员走上前，在离十字架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下，从腰间取下铁锹开始挖坑。

我明白了！这是墓地，坑是墓穴，长方体的东西是昨夜死去的人的尸体！船长和他的船员来到这隔绝人世的海洋底埋葬同伴。



不！我的心从没有这样激动、紧张！

墓穴挖得很慢，被惊动的鱼群到处乱跑。石灰质的地上，铁锹挖得叮叮响，铁锹有时碰到水底的火石，发出星星的火光。坟穴渐渐加长、加大，不久便可以容下尸体了。

那些抬尸体的船员便走了过来，把白色麻布裹着的尸体，放到湿润的坑中去。船长两手交叉在胸前，死者所有的朋友们都跪下来祈祷。我们也虔诚地鞠了躬。

墓穴用地上刚挖出的土石掩盖起来，微微隆起一个坟包。尼摩船长和船员站起来，走到坟前屈膝伸手，作最后告别……

送葬队伍沿原路返回“鹦鹉螺”号，终于，一点钟，我们回到了船上。

我心中被许多可怕的念头缠绕着，我登上平台到探照灯旁坐下。

尼摩船长走过来，我问道：“正如我预料的……他夜里死的吗？”

“是的，”船长无法抑制地哭了起来，用痉挛的双手遮住脸说：“那里，海波下几百英尺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墓地！”

“船长，至少您那些死去的同伴，可以在那儿安静地长眠，免受鲨鱼伤害！”

“是的，也不受人类的侵扰。”尼摩船长严肃地说。

下部

印度洋



这次海底旅行的第二阶段从印度洋开始。

我们在水面澄清的印度洋上航行，五亿公顷的辽阔海域，好几天船都在水深一百米至二百米处行驶。不爱海的人一定觉得生活枯燥，但我每天在平台上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观察物产丰富的海景，边读书边作笔记，没有一刻觉得厌烦或无聊。

我们一直都很健康，完全适应了船上的饮食起居。

我们看到许多海鸟，有蹼足类鸟、大海鸥、小海鸥等。海鸟被捕杀后经过烹调，是一道美味。

还有好几种海龟，这些海龟的背后隆起，龟甲很珍贵。

至于鱼类，我看到好几种以前从未见过的鱼。特别是红海、印度洋和近赤道一带海域盛产的贝壳鱼，它就跟甲鱼、海胆、甲壳动物一样，外面披着骨质的甲壳，甲壳呈三角形，有的呈四边形。

在康塞尔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带特有的单鼻鱼，如红背白肚、有三行纵纹、颜色鲜艳、体长七英寸的电鱼。其他科的代表有类似黑褐色蛋的卵形鱼；堪称海底豪猪的鱼虎，鼓起身子就变成一个刺球；会飞的长吻海蛾鱼；尾上有许多鱼鳞圆环的鸽子鱼；下巴很长的长颌鱼；头部高低不平的美首鱼；会跳的奇形鱼，腹鳍很长，速度惊人；美丽的风帆鱼竖起所有的鳍时，像向着顺流扯起风帆一样；翼呈现丝状的织翼鱼；会发出声音的杜父鱼；被认为肝有毒的鲂鮄；波帝鱼眼睛上戴着一个会动



的眼罩；哨子鱼是真正的海中家雀，带着一支嘴枪，步枪的制造者都没想到这种枪射出一滴水就能打死昆虫。

1月23日，“鹦鹉螺”号二十四小时内航行了二百五十海里，到24日早晨，在南纬12度5分、东经94度33分处，我们看见了一个长满可可树的奇林岛。我们沿着这座荒岛的悬崖行驶，捕捞到许多珊瑚虫和棘皮动物。不久，船向印度半岛的尖端驶去，奇林岛看不见了。

尼德说：“这地方比有野蛮人的巴布亚岛强得多。这印度半岛的陆地上有马路、铁路，有英国、法国和印度的城市。五英里路内，就能碰到一个同胞。嗯！离开的机会来了！”

我坚决地回答他：“不，尼德，‘鹦鹉螺’号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带进欧洲海域，到时我们再见机行事。再说船长不会让我们踏上马拉巴尔或歌罗曼德尔海岸的。”

实际上，我总认为把我送到船上来说是命运的安排！

船速慢了下来，行程也随心所欲，时常潜入很深的海底。即使潜到水下一千三百米，也无法探到印度海的最深处。

1月25日，船浮出水面来，螺旋桨溅起了巨大浪花，更让人把它看作一条巨大的鲸鱼。

这一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平台上，我远望大海，天边什么也没有。下午四点时，一艘汽船向我们迎面开来。我已经看到汽船的桅杆，但它却看不见紧贴水面行驶的“鹦鹉螺”号。这船应该属于印度半岛和东方轮船公司，它航行于锡兰和悉尼之间，中途停泊在佐治王角和墨尔本港。

下午五点，短暂的黄昏来临前，成千上万的船蛸在印度洋上漂游。

“船蛸可以自由离开它的介壳，但它从不离开。”我对康塞尔说。

“就像尼摩船长，



他的船应称为‘船蛸’号更恰当。”康塞尔恰当地比喻。

我们的船在这群软体动物中行驶了大约有一个钟头。突然，不知怎么了，它们好像听到信号一样，所有的“风帆”一下子都卷了起来，触手也收回去了，身体缩起，介壳翻了身，改变了重心，整个小船队消失不见了。这一切发生在一瞬间，没有哪支船队的动作能这么整齐划一。



第二天，1月26日，我们的船穿过赤道，又回到了北半球。

这一天，一大群可恶的角鲨紧跟着我们。它们在这一带大量繁殖，使这一带变得很危险。这些“大力士”不时猛烈地冲撞我们船的客厅玻璃。尼德忍不住要去捕获这些庞然大物，尤其那种长五米的大虎鲨。

1月27日，我们好几次在孟加拉湾口见到一幕幕恐怖的景象。来自印度城市中的死人尸体，被恒河水冲到大海浮在水面上，秃鹫还没来得及完全吞噬他们，海中的鲨鱼已经完成了这项收尸工作。

晚上七点，船半浮在乳白色的海里航行，是月光照射使大洋成了乳白色吗？不是，太阳还散发着余晖，新月还没升起。整个天空虽有星光照亮，但跟银白色的海水相比显得暗淡了许多。

康塞尔没见过这种奇特现象，好奇地问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这就是常说的‘乳白色的大海’，安波那岛海岸和这一带会经常看到这一望无际的白色波浪。这是因为水中有数以万计细小发光的纤毛虫，海水才呈现出白色，它们相互粘接在一起，绵延在好几里的海面上。”

航行好几小时后，我们的船划破这白色水流，无声地在这肥皂泡沫的水面上滑行。

半夜左右，海面才恢复平常的颜色，在我们身后，一直到天边，天空反射着白色的水波，仿佛笼罩在朦胧的北极光中。



尼摩船长的新提议

1月28日中午,当“鹦鹉螺”号在北纬9度4分浮出海面时,我们望见西边八海里远有一块陆地。我首先看到一群海拔两千英尺的连绵起伏的山峦,山势陡峭。地图显示我们是在锡兰岛,它是挂在印度半岛下的一颗明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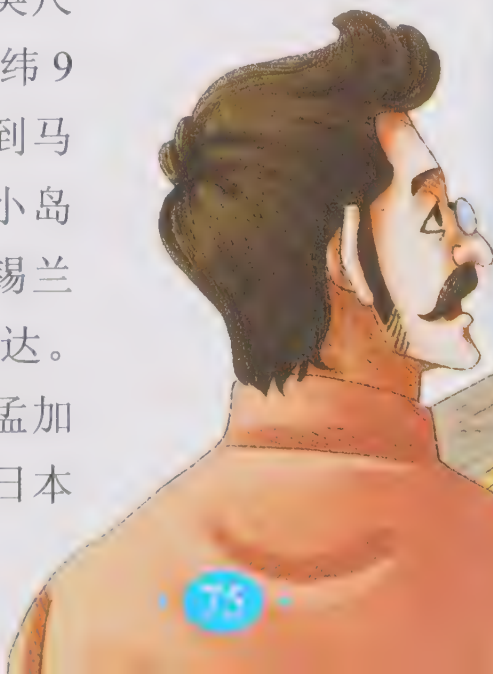
我找到关于这座岛的著作,知道它是土地最肥沃的一个岛。西尔先生所写的《锡兰和锡兰人》中记录了锡兰的方位和这岛古时候的不同名称。岛长二百七十五英里,最宽的地方一百五十英里,周长九百英里,面积为二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平方英里,比爱尔兰岛小一点。

这时,尼摩船长和大副走进了客厅,对我说:
“锡兰岛以采珍珠闻名,您愿意去参观采珠场吗?”

“当然愿意,船长先生。”

尼摩船长交代了几句,大副立即走了出去。不久船潜入水中深三十英尺的地方。我在地图上北纬9度,锡兰岛的西北岸找到马纳尔湾。海湾由马纳尔小岛的延伸形成,必须上溯锡兰岛整个西部海岸才能到达。

尼摩船长说话了:“孟加拉湾、印度海、中国海和日本



海,美洲南部的海、巴拿马湾和加利福尼亚湾都产珍珠,但锡兰岛的珍珠最好。每年三月采珠人才云集在这里,整整三十天,三百只船一起开采海中珠宝。每只船有十个划船手和十个采珠人。采珠人分两组轮流潜入水中,用一根长绳把自己系在船上,两脚夹着很重的石头,沉到十二米深的地方采珠。”

“采珠还在用这么原始的方法吗?”

“是的,在1802年亚眠条约签订后这些采珠场就转让给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但原始的采珠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觉得您的潜水服很适合采珠。”

“是的。可怜的采珠人不能在水底待很久,最有能耐的潜水人在水下才待到八十六秒,但是这样的人很少。这些不幸的人回到船上,鼻孔和耳朵就会往外淌血。这些人寿命都不长,视力衰退,眼睛溃疡,身上创伤很多,甚至常常在水底中风。”

“好悲惨的职业,仅仅只是为满足少数人的虚荣心。那一只船一天可采多少珍珠呢?”我问道。

“大约四五万只吧。1814年,英国政府雇佣采珠人,二十天共采得七千六百万只珍珠贝。”

“这些人工资应该很高吧?”

“勉强糊口。在巴拿马,他们的报酬是每周一美元。平常采到一个有珠的贝,才得一分钱,贝里还有没有珍珠的!”

“真可怜!”

“教授,那我们一同去参观马纳尔湾,如果有早来的采珠人,我们就能看到采珍珠的场面了。”

“请问先生,您怕鲨鱼吗?”

船长说,“我们对鲨鱼早就习以为常了,你们不久也会习惯的。而且我们带着武器,或许还能捕获一条,很有趣的。那么,明天见。”船长从容地离开了客厅。

有人邀请你去瑞士山上猎熊,你或许会答应,但到海底去捉鲨鱼,就得好好考虑一下!

我脑子里想象着鲨鱼长满尖利牙齿的血盆大口,一下就可以把人



咬为两段。我已经感觉到腰有点痛了。尼摩船长怎么想起这么个馊主意，他以为这和到树下捉一只不咬人的狐狸一样容易吗？

我想，康塞尔一定不愿参加，我就有借口不去了。尼德去不去我不知道，危险对他总有一种诱惑力。

重新拿起西尔的书，我已经无心阅读，我看到的总是鲨鱼的血盆大口。这时，我的两个伙伴高兴地走了进来。

尼德说：“啊，先生，您的尼摩船长向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提议。”

康塞尔说：“船长举止绅士地请我们明天跟先生一起去参观锡兰岛的采珠场。”

“他没对你们提到别的……”我说。

“没有，这事很新奇！您也一同去吗？”

“我……当然！可能有危险呢！”我暗示。

“只到珍珠贝滩上走走，会有什么危险！”

我不安地看着他们，好像他们已经缺胳膊少腿了。我犹豫是否应该告诉他们真相。这时，康塞尔要求我讲一些关于采珍珠的细节。我就把从西尔的书知道的一切都讲给他们。

“珍珠对诗人来说是大海的眼泪；在东方人眼里，它是一滴凝固的露珠；对贵妇来说，是她们戴在手指、脖子或耳朵上的椭圆、透明的饰物；对化学家来说，它是带胶质的磷酸盐和碳酸钙的混合物；对生物学家来说，不过是双壳类动物产生的病态分泌物。”

“最能产珠的软体动物，就是杂色珠贝，珍珠或粘在珠贝的壳上，或嵌在肉缝里，”我又说，“介壳上的是固定的，肉上的是活动的。不过，珍珠的核心总是一个小小的固体物，一颗石卵或一粒沙，螺钿质在坚硬物体表面常年



不停地累积。”

“一个贝中能找到好几颗珍珠吗？”康塞尔问。

“可以，有些珠母简直就是一个珍宝盒。有人甚至说一个珠母里至少能容下一百五十只鲨鱼，我有些怀疑。”

“一百五十只鲨鱼？”尼德吃惊地喊道。

“我说鲨鱼了吗？”我急忙喊，“我是说一百五十颗珍珠！鲨鱼和珠母完全不相干的。”

康塞尔接着说：“那怎样把珍珠取出来呢？”

“方法很多，如果珍珠粘在壳上的时候，就用钳子把它取出来。最常用的办法是把珠母摊在海岸边的草席上，十天后，珠母就烂得差不多了，再把珠母倒进一个储满海水的大池子里冲洗，然后双重筛选。首先，把买卖中称为‘纯白’、‘杂白’和‘杂黑’的珍珠挑出来，装在一百二十五公斤到一百五十公斤的箱子里，再把珍珠贝的腺组织取出煎煮，用筛子把最小的珍珠取出来。”

“珍珠的大小决定它的价格吗？”

“不只看大小，还有它们的形状、颜色、光泽。最美的珍珠称为处女珠或范珠。珍珠最常见的是球形或梨形，球形的做手链，梨形的做耳坠。最宝贵的珍珠论颗卖，粘在贝壳上形状不规则的珍珠论斤卖，小珍珠则论堆卖。”我回答。

康塞尔问：“采珍珠有危险吗？”

“有什么危险？”尼德说，“顶多喝几口海水罢了！”

啊，终于问到了，我急忙模仿尼摩船长不在乎的语气回答：“尼德，你怕鲨鱼吗？”

“我？”他回答，“职业的捕鲸手！捕捉它们是我的本行哩！”

“我不是说平常的捕杀作业，我是说……在水中碰见……”

“没问题，不过得用一把好叉子！先生，鲨鱼的形态天生有缺陷。它们要咬人的话，先得把肚子翻转，倒过身子来，这时候……”

尼德的这个“咬”字，使人脊背发凉。

“康塞尔，你怎么想呢？”我心中就指望他了。

“如果先生去攻打鲨鱼，我没有理由不跟你一起去！”康塞尔说。



价值千万的珍珠

晚上，我的梦中不断出现鲨鱼，整晚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凌晨四点，尼摩船长派人把我叫醒。我立即到客厅去，船长已经在那里等着我。

我问：“不穿潜水服吗？”

“不用穿。‘鹦鹉螺’号不会接近海岸，我们距离马纳尔海滩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我准备好了小艇，它带我们到下水的地点，潜水服装在小艇中，我们下海时再穿。”

天色阴暗，我们到了这海湾的西边，或说到了锡兰和马纳尔岛之间形成的这个海湾的西侧。深水下，延伸着长度超过二十英里的珠母礁石岩脉，这是个采之不尽的珍珠生产场。

舵手把着舵，他的四个同伴扶着桨，我们离开了大船上了小艇，不紧不慢地向南驶去。溅起的水珠像熔铅散射出一样，落在漆黑的水波中劈啪作响。

五点三十分左右，曙光清楚地衬托出海岸的轮廓，海岸相当平坦。

六点，天忽然亮了，我清楚地看见陆地上稀疏的树木。小艇向马纳尔岛前进，尼摩船长示意把锚抛下去，这里水底只有一米左右深。这里

是一处珠母礁岩脉突起的地方。小艇受了退潮力量，转过头来。

“我们到了，”尼摩船长说，“这里能避开强风，海面上波浪小，适合采珠。一个月后这里会聚集起无数的采珠船。穿潜水服吧，我们准备下水游览。”

我望着这可怕的海水，水手帮我穿上潜水服，他们都不去。

我问船长：“我们的武器呢？枪支呢？”

“枪支有什么用？钢刀比子弹更可靠！把这把刺刀挂在腰带上。”我的同伴一样拿着短刀，尼德还带着一把叉。

一会儿，我们脚踩在平坦的沙上了。我们跟着尼摩船长沿逐渐下斜的坡道没入水底。太阳的强光照到水底下，能看见最微小的物体。十分钟后，我们到了五米深的区域，这里地势平坦。

脚下，大群只有尾鳍的单鳍属怪鱼，像沼泽地中一群沙锥一样，被惊得一拥而起。

阳光照得水底更亮了。地表也逐渐变化，细沙地后是鹅卵石路，覆盖着一层软体动物和植形动物形成的地毯。在这两门动物的品种中，我看到红海和印度洋特产的大小不一、壳很薄的介形刚贝，还有贝壳呈圆形的橙色满月贝、突锥形泥螺、波斯紫红贝（“鹦鹉螺”号上有这色彩美丽的贝）、角岩贝（长十五厘米，在水底下竖起来像抓人的手似的）、长尖刺的角螺贝、张口舌贝、鸭科贝、发光的半球形水母，还有美丽的扇形圆眼贝，是这一带最常见的植形动物之一。

在这些活的植物中间，这些水生植物的绿荫下面，有无数的节肢动物来回游动着，还有这一带特有的比格鱼、模样难看的单性鱼。我还碰见跟单性鱼一样难看的大螃蟹，那是达尔文先生也曾观察过的大螃蟹。这种蟹能爬上椰子树把椰子扔下摔破，再用有力的钳子把椰子剥开来吃，它行动灵便没人能比。

七点左右，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数不尽的珍珠在这里繁殖。这些宝贵的软体动物被棕色的纤维结实地缚在岩石上，摆脱不开。这里大多是杂色珠母，两片介壳对称，壳呈圆环形，壁很厚，外表凹凸不平。有些珍珠母的外壳上带着一条条的淡青线纹，线纹尽头有些发亮。看起来比较年轻。还有表面粗糙，色泽发黑的大龄珠母，宽度竟达十五厘米。



尼摩船长沿着只有他才认得的小路走去。地面明显上升，我的胳膊伸直能露出水面了。接着，地势又急剧下降，我们绕过一些高大岩石的尖角锥形礁石，粗大的甲壳动物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这时，面前出现一个大石洞，我们跟着船长进入洞中，眼睛很快就习惯了这种黑暗。我辨认出由天然石柱支起来的、形成轮廓的起拱石，这些石柱的底座安在花岗岩的石基上。走下相当陡的斜坡，我们的脚踩在一种圆形的井底地面。船长停住了，他手指着一只巨大的珠贝，直径超过两米，比“鹦鹉螺”号客厅中放着的那只珠母还大。

这出奇的软体动物在这平静的海水中单独生长，我估计它至少有三百公斤重，有十五公斤重的净肉。

尼摩船长分明知道这双壳动物的存在，他的目的是来观察这玩意儿。

这只动物两壳半张着，船长把短刀插入两壳间不让它们合拢，然后用手把两壳边挂着的外套的膜层揭开。

膜层里叶状的皱纹间，一颗可以自由活动的珍珠跟椰子一般大。它的形状是圆的，它的色泽完全透明，更说明它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船长抽出短刀，两片介壳立即合拢。

把珍珠塞在车渠的衣膜里面，就可以使它渐渐长大，每年分泌物都在珍珠周围的薄膜上累积。他是在培育这颗珍珠，有朝一日可以摆在满目琳琅的陈列室中。总之，这珍珠价值至少一千万法郎。

离开石洞，我们重新回到了珠母沙。采珠人还没有把清澈的海水搅浑，我们随心所欲各走各的路。我已经不把鲨鱼的事放在心上。

这时离水面只有一米了，走了一会儿，我们



又回到深水中。十分钟后，尼摩船长忽然停住了，他做个手势，要我们挨近他身边蹲在一个大海坑里。我注意观察他用手指的一个黑点。

一个黑影潜到海底，离我们五米远，鲨鱼的念头又在我脑海闪现。可我错了，我们面前的是个活人！一个可怜的印度黑人，他提前来采珠了。他的小船停泊在离他头上几英尺的水面。他不停地潜入水中，随即又浮上来。砸成小面包一般的石头夹在脚中间，系石头的绳索系在小船上，这使他能很快沉下来。这些就是他所有的工具。

到了海底约五米深，他立即跪下，把顺手拿到的珠母塞进口袋，然后浮上去倒净口袋，夹住石头又下水采珠。这样一上一下不过三十秒，珠母被纤维带粘住，要使劲把它们拉下来，每一次只采得十来个。

岩石的阴影挡住了视线，他看不见我们。况且这可怜的印度人哪能想到水底下会有人偷看他采珠的情形呢？

我半小时都聚精会神地看他有规律的劳作。忽然，印度人害怕地立即站起，使劲往上一跳，要浮上海面去。啊！一条巨大的鲨鱼在这不幸的人头上出现了，张着血盆大口斜冲过来！

他一躲，避开鲨鱼的嘴，但鲨鱼的尾巴打在他胸上，他翻倒在水底下。仅仅几秒钟，鲨鱼就回过身，眼看就把他切成两半了！

这时，蹲在我身边的船长迅速站起来，他手拿短刀直冲向鲨鱼。鲨鱼看见新敌人，立即翻过肚皮快速向船长冲来。





尼摩船长弯下身子，冷静等待着鲨鱼。鲨鱼冲来了，他矫捷地跳在一边，同时拿短刀刺入鱼腹。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鲨鱼吼起来，鲜血从伤口喷出染红了海水。这浑浊的水使我什么也看不见，直到水中闪过一线明亮的时候，我才看见勇敢的船长正抓着鲨鱼的一只鳍，跟它搏斗，短刀乱刺鲨鱼的肚腹，但并没有刺到它的心脏。鲨鱼疯狂地搅动海水，死命挣扎，搅起的漩涡都要把我打翻了。我想去帮船长，但被恐惧慑住了，吓得腿脚不能挪动。

战斗形势突然改变，尼摩船长被掀倒在地，鲨鱼张着大钳一般的嘴向船长冲了过来。这时，尼德手拿叉子迅速向鲨鱼冲去，利叉打中了鲨鱼。海水中散出一大团鲜血，鲨鱼掀起的巨浪打翻了他。

尼德立即拉起船长。他没有受伤，走到印度人身边，割断连着他和石头的绳索，抱起他两脚使劲一蹬，浮出海面来。

我们几个奇迹般逃生的人转眼间都到了采珠人的小船上。尼摩船长首先要救活这个不幸的人，这个可怜人溺水时间并不长，但鲨鱼尾巴的打击可能会致命。

谢天谢地，按摩使那印度人渐渐恢复知觉，他睁开眼看见四个大铜脑袋弯身向着他，害怕得不得了！

尼摩船长从口袋中取出一个珍珠囊，印度人发抖的手接过这贵重的施舍物，惊奇的眼睛里表示出对救他性命和给他财产的神灵的敬畏。

我们沿着原路返回，半小时后就上了小艇。

小艇在水波上飞走。几分钟后，我们碰到浮在海上的那条鲨鱼的尸体。这是印度海中最厉害的一种黑鲨鱼！身长二十五英尺，大嘴占它全长的三分之一。从它上顎上摆成等边三角形的六排牙齿，可以看出这是条成年鲨鱼。这时，十多条饥饿贪食的鲨鱼忽然出现在小艇周围，扑到死鲨鱼身上一块块抢着吃。八点半，我们回到船上。

尼摩船长的无比勇敢和他对人他人的献身精神让我佩服，不管怎么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人性。

我和他谈起这一点时，他口气有些激动：“教授，这个印度人是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我会和他们在一起，直到最后一口气！”

红 海

1月29日，锡兰岛消失在天边了，“鹦鹉螺”号以时速二十海里驶入把马尔代夫群岛和拉克代夫群岛分开的弯弯曲曲的水道中，沿吉唐岛行驶。

1月30日，船浮出洋面时，看不见陆地了。船向着西北偏北方向的阿曼湾驶去，这海位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半岛之间，是波斯湾的出口。

接下来四天过去了，船在不同速度和不同深度下经过了阿曼湾。船漫无目的地行驶，航线不固定，但从不越过北回归线。

离开阿曼湾时，我们瞥见了马斯喀特城——阿曼最重要的城市，它的外表奇异，可惜来不及看，船就潜入这海面的深水中。随后，船沿马哈拉和哈德拉曼一带的阿拉伯海岸行驶六海里。

2月5日，我们终于进入亚丁湾，这片海湾是真正的漏斗型，把印度洋的水引入红海。

2月6日，我们远远看见亚丁港筑在海岬上，它跟大陆仅隔着一条狭窄的地带。

2月7日，我们驶进曼德海峡，它在阿拉伯语里是“眼泪之门”的意思。海峡二十海里宽，只有五十二公里长，对我们的船来说，不用一小时就能过去。

但是我什么也看不见，“鹦鹉螺”号不想浮出来，小心地在水底行驶，中午就到红海了。

我完全赞同进入红海来。我们的船有时浮出水面，有时躲避往来船只潜入水底，我就可以从水里和水面来观察这神奇的海。

2月8日凌晨，破败的莫卡古城出现在我们眼前。随后，靠近了非洲海岸，这一带海水的颜色明显加深，海水清澈晶莹。我从舱口仔细看



那奇妙的珊瑚丛，以及被海带和墨角藻覆盖的大岩石，与利比亚海岸相接的火山和暗礁，铺成地毯一般，景色变化无穷。

多惬意的时光！电光探照灯下，我欣赏了海底的新品种动植物：伞形菌、深灰色的海葵、像笛子一般等潘神来吹的管珊瑚、身体下部有螺旋纹环绕的红海贝、成千上万的珊瑚骨。

此时，船在平均深度八米至九米的水层，贴着东海岸缓慢行驶。我叫康塞尔过来。

这一带生长着各种形状的海绵，带柄的、叶状的、球形的、指形的，比诗人更有诗意的渔民形象地称它们为花篮、花萼、羚羊角、狮子蹄、孔雀尾、海王手套，等等。从它们附有半液体胶质的纤维组织中，不断流出线一样的水，这线水把生命带进每一个细胞中后，就被收缩的运动排出来。这种半液体胶质在海绵死后就不再分泌，腐烂后释放出氧气，这时候就只剩下角质或胶质纤维了。

它们有的是摆开来，有的是竖起或垂下，像珊瑚形成的瘤一样。我告诉康塞尔，海绵可用两种方法来采取，或用打捞机或用手。后一种方法要雇用潜水人，不损伤它的纤维可以卖到高价钱。

海绵旁边大量繁殖着一种形状美观的水母，还有各种枪乌贼，爬虫类有龟鳖属的条纹甲鱼，这种甲鱼可以成为我们餐桌上的菜肴。

这里鱼类很多：鳐鱼类，里面有椭圆形、棕红色，身上有不等的蓝黑斑点的鳐鱼，从它们身上带有双重的齿形刺就可以认出来；背色银白的白



鳍鱼，尾带小点的赤醇鱼，以及锦带谭鱼，像长两米的宽大套子，在水中滚来滚去；没齿的软骨鱼，完全没有牙齿，长得跟角鲨很相近；驼峰牡蛎，峰顶是弯的尖刺，身长一英尺半；蛇鱼类，像尾色银白、背上淡蓝、褐色胸部带灰色边线的海鳗一样；有光鱼，属鳍科的一种，身上有窄条的金色纹，带法国国旗的红蓝白三色；长四分米的楔形硬鳍鱼；美丽的加隆鱼，身上点缀着漆黑的七条横纹，拥有蓝色和黄色的鳍，金色和银色的鳞；还有团足鱼、黄头耳形豚鱼等其他千百种鱼类。

2月9日，船浮出最宽阔的红海海面，海面的西岸是苏阿金港，东岸是贡费达港。

中午，尼摩船长在地图上记录了船行的方位后走上平台，我心中暗暗打算，今天得不到一些航行计划，就不让他回去。

“‘鹦鹉螺’号真是一只智慧之舟！方便我们做研究！”我说。

“不错，它确实是智慧之舟，又是坚固之舟、英勇之舟，它不怕红海的风暴和急流暗礁。”

“红海的恶劣条件，在古代就臭名远扬了。”

“是的，臭名远扬。希腊和拉丁的历史家从不说它的好话，斯特拉波说过，红海在雨季和刮北风时条件恶劣，特别难行。阿拉伯人艾德利西说很多船在这里沉没了，没有人敢在夜间冒险航行。他认为，这海受台风和暗礁影响时‘一无是处’。”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鹦鹉螺’号。”我开玩笑地说。

“呵呵，”船长笑着回答，“这点看出近代人比古代人进步不了多少。蒸汽机的发明花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谁知道一百年后，是否能有第二艘‘鹦鹉螺’号出现！科学进步很慢。”

“可惜这个秘密要跟





它的发明人一同消逝啊！”船长静默了。

我又问：“您能告诉我红海这名字的由来吗？”

“这问题答案很多。一位 14 世纪的史学家的答案很有意思——他认为‘红海’这个名字是以色列人起的，当时法老军队把他们追赶到海上，海听到摩西首领的声音就立刻涌上来，淹没了法老军队！这海就神奇地变成为鲜红的海，从此‘红海’就成了它唯一的名字。”

“我想知道您个人的意见。”

“依我看，它应该是从希伯来语‘Edrom’一词翻译来的，它这个名字完全得于它的特殊颜色。”

“这清澈的水波没什么特殊颜色呀。”

“您走进海湾内部时，才会看到奇异现象。我从前看过多尔湾就好像血湖一样。”

“那这颜色是因为微生海藻的存在吗？”

“是的。那是一种名叫‘三棱藻’产生的朱红色黏性物质，我们到多尔湾时您就可以看到。”

“这么说，您多次经过红海吗？”

“是的。”

“那么，您在海底下曾经看到以色列人和埃及军队的一些痕迹吗？”

“没看见，摩西带领人民走过的地方，现在完全是沙土了，水连骆驼的腿也漫不过。我的船不能驶过水不充足的地方。我想如果挖掘这些沙土，一定可以发现埃及造的武器和用具。”

“那很显然，”我回答，“我希望这种发掘工作赶快进行，苏伊士运河凿通后，这地峡上就要建许多新的城市了。那时‘鹦鹉螺’号就没什么用处了！”

“不过那样对全世界有用，”船长说，“古代的人也明白，把红海与地中海连接起来，对他们的商业贸易有好处，可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发掘一条直通运河，只用尼罗河来中转。这条运河很可能在塞索斯特利王朝就有了。确定的是，公元前 615 年，尼科斯领导开凿了一条运河把尼罗河水引进埃及平原。上溯航行这运河需要四天，两艘三排桨的船可以并行。后来，西斯塔斯普的儿子大流士继续进行工程，大约在托勒密二

世时代完工。斯特拉波见识了这河作航行使用。不过在运河巴斯塔附近的起点和红海间的河床坡度太小，一年中只有几个月可以行船。直到安东尼时代，这运河一直是商业贸易的途径。后来，运河被放弃，泥沙淤塞，此后几次修复。到了公元761年至762年，哈利发阿利·蒙索尔为了阻止粮食运到对手那里，填平了这运河。”

“古代人不敢开凿的能把两个海航程缩短九千公里的运河，现在由德·雷赛布干起来了，不久，非洲将变为一个巨大的海岛了。很可惜，我不能带您穿过苏伊士运河，但后天，我们在地中海时，您可以望见塞得港的防波长堤。”

“地中海？！”我喊道。

“您觉得奇怪吗？”

“是，我们经好望角，绕非洲一周，后天就要到地中海，您得有怎样惊人的速度！”

“谁说我们要绕非洲一周？要经过好望角呢？”船长平静地说，“苏伊士下面，通到北路斯海湾有一条阿拉伯海底隧道。我们要从水下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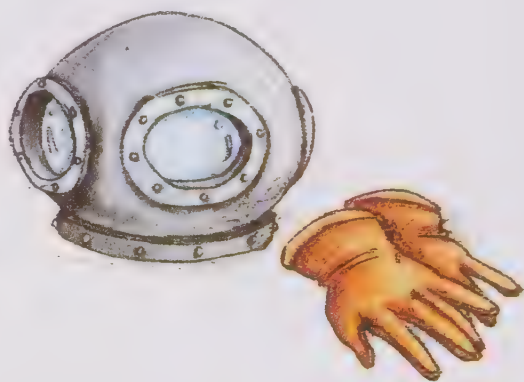
“可这地峡尽是流沙呀！”

“到了五十米以下，流沙就会成为坚硬无比的岩石。”

“您如何发现这地道的？”我惊奇地问。

“机会很偶然，但推理的成分更多。这条海底地道我已经利用了好几次。不然，我也不到这无路可通的红海中来冒险。”

他继续说：“我注意到红海和地中海中有某一些完全相同的鱼类，比如蛇鱼、车鱼、绞车鱼、簇鱼、愚鱼、飞鱼。确定了这个事实，我就猜想这两个海中一定有通道存在。如果有，地下水流由于水平面不同，必然要从红海流到地中海。我就在苏伊士附近打了很多鱼，把铜圈套在鱼尾上，再把鱼放入海中。几个月后，我在叙利亚海岸找到了一些尾上有铜圈的鱼。两海间有暗道的想法就得到证明。我利用‘鸚鵡螺’号去找寻这条通路，终于发现了，我也冒险去过了。教授，不久您也要穿过阿拉伯海底的隧道的！”





海底隧道

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我的伙伴们，他们高兴地喊道：“海底隧道！谁听说过呢？”

尼德立即答道：“愿苍天让船长把我们带到地中海。”

当天晚上，在北纬21度30分，船浮在挨近阿拉伯海岸水面上，我望见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和印度之间的重要商埠吉达港。

第二天，2月10日中午，船又浮上来，在地图上记录船的方位。尼德伸手指着海上的一点对我说：“教授，您仔细看，右舷前头探照灯的同一直线上！那块东西好像在动。”

我仔细看：“一个灰黑色的长东西。”这灰黑的“大礁”离我们只有一海里远了。

“啊！它动了！潜入水中了。”尼德喊道。

我对康塞尔说：“这是头海马。”

尼德的眼睛闪出捉到这东西的贪婪。

这时，七个船员悄悄来到平台上，一个人拿一支鱼叉和一根钓鲸鱼的钩竿。他们把小艇放到海中，尼德、康赛尔和我也上了小艇。小艇离开大船，很快向海马驶去，那海马正在两海里远的海面上游来游去。

离海马还有几百米时，小艇放慢速度，船桨轻轻地在水中划着。尼德手拎鱼叉，站在小艇前端。打鲸鱼的叉子，要绑在一条很长的绳索一端，受伤的动物逃走时，绳索就很快放出去。但这根索只有二十米长，另一端结在一个小木桶上，小木桶浮着，指示海马在海中的轨迹。

这海马很像海牛，身躯巨大，身长超过七米。在水面上躺着不动，好像睡着了，这就容易猎取了。



离海马只有五六米远了，所有的桨都挂在铁圈子上不动。我探起身子。尼德全身往后仰，老练地挥动鱼叉，把叉掷向海马。只听一声呼啸，海马沉下不见了。

水手们又划起桨来，艇长指挥小艇向浮桶划去。鱼叉捞回来后，小艇就开始追赶那只海马。

海马时不时浮出海面来呼吸，小艇迅速追上去。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不停地追赶，想捉住它很不容易。

但这个东西忽然起了报复念头，它回过身来，攻击小艇。

“小心！”尼德喊道。艇长用奇怪的语言通知水手们小心警戒。海马在离小艇二十英尺的水面上停住，鼓起气力向我们扑来。

小艇没有躲开这冲撞，好在艇身是斜着面对它的，才没被撞翻。尼德再次向海马刺去，这东西牙齿咬住小艇的边缘，把小艇顶出水面，我们都被撞翻，身子压在了一起。终于尼德叉中了海马的心脏，结束了这冒险的打猎。

海马沉没了，把鱼叉带走了。不久，小木桶浮上来，海马的尸体也浮了上来，仰面朝天。小艇划向前去，把它拖在后面，驶向“鹦鹉螺”号。

使用大功率的起重滑车才把这条海马拉到大船的平台，它重达五千公斤。人们在尼德面前把它宰割了，因为尼德要看宰割海马的所有细节。当天，我们品尝了它的味道，绝对赛过小牛肉。

2月11日，船的储藏室又增加了一道美味，我们捕获了一群海燕，是埃及特产的尼罗河海燕。我们还捉到十来个脖子和头上是白色的鸭子，带有黑色斑点，这也是美味。

“鹦鹉螺”号的速度很慢，溜达着前进。红海的水越接近苏伊士，咸味就越淡了。下午五点，我们望见穆罕默德角，在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中间。

船进入尤巴尔海峡，这海峡通到苏伊士湾。

六点，船从多尔湾的海面上经过。多尔位于海湾里面，尼摩船长在前面已说过，湾中海水呈红色。九点，“鹦鹉螺”号一直在水深几米的地方行驶。我估计这时很接近苏伊士了，海峡愈来愈窄。



七点十五分，在黑暗中，我望见被蒙雾弄得模糊的黯淡火光，距我们一海里远。

“一座浮在水上的灯塔，”尼摩船长说，“那是苏伊士的浮在水上的灯火，我们就要走入地道口了。”

“进去不容易吗？”

“不容易，因此我必须亲自指挥。”

船潜入水下十来米深，船长邀请我一起到驾驶舱里去。

驾驶舱在平台的前方尖端。舱房中竖着一架垂直放置的轮机，轮齿接在操舵链上。四个装上两面凸镜片的船窗，安在舱间墙壁上，以便守舵人可以看见四面八方。好多电线连接笼间跟机器房，船长可以同时发出方向和速度指示。他按了一下金属钮，机轮的速度立即减低。

我们沿着陡峭险峻的高墙走了一个小时，尼摩船长紧盯着罗盘，领航员看他的手势随时改变行驶方向。

十点十五分，尼摩船长亲自把舵。一条又黑又深的宽阔长廊出现了，“鹦鹉螺”号直冲进去。在它两旁发出一种我没有听惯的沙沙声响。这是红海的海水顺着隧道的斜坡，冲到地中海上。船像箭一般飞流直下，螺旋桨逆流转动，也没有起减速作用。隧道两边狭窄的高墙上，只见飞奔的速度在电光下画出辉煌的线纹和火色痕迹，我的心快跳出来了，不由得用手压住。

十点三十五分，尼摩船长回过头来说：“到地中海了。”

不到二十分钟，顺着水流，“鹦鹉螺”号就穿过苏伊土地峡了。



希腊群岛

2月12日天一亮，“鹦鹉螺”号就浮出水面。南边三海里的地方，贝鲁斯城的侧影隐约可见，急流果然把我们从红海带到地中海来了。这隧道顺流很容易走，逆流而上恐怕就不可能了。

七点左右，尼德和康塞尔也上来了。两个同伴安心地睡了一觉，全没有留心到“鹦鹉螺”号所完成的大胆壮举。尼德尤其不相信已经到地中海了。

“尼德，船长亲自指挥‘鹦鹉螺’号通过这条狭窄隧道的时候，我就在驾驶舱里。您应该能看见塞德港的长堤。”我说道。

他用心看了一下说：“果然，那位船长真是一位杰出人物。我们在地中海了。很好，我们来商量我们的小事情吧。”

我明白他的意思。于是我们三人坐到探照灯附近，在那边我们能避开浪花打来的泡沫。尼德表示虽然这段经历很刺激，但不能无休止下去，他要在尼摩船长还没有把我们带到两极的海底或带回大洋洲之前，离开“鹦鹉螺”号。

这事让我很为难，我不想阻止同伴得到自由，但又没有离开的愿望。多亏了“鹦鹉螺”号让我不断地完





善我的海底研究，而我正在重写我那本关于海底世界的书。我不可能再得到这样一个观察海洋秘密的机会！

我认为，我们掌握了“鹦鹉螺”号的秘密，就不能指望它的主人恢复我们的自由，我只是希望六个月后，还能得到逃跑的机会。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到作结论的时候了。

于是我提醒他应谨慎把握第一次逃跑机会。逃走计划一定要一次成功，不然我们就找不到第二次机会了。

尼德随即告诉我，这里就是最好的机会。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船靠近欧洲某一处海岸的时候，我们就设法夺取那只小艇逃走。

我说：“尼德，等到哪天您准备好了就通知我们，我完全听从你。”

但事实上船经常在水底走，或在离海岸很远的海面行驶，或只让领航员的驾驶舱浮出水面，或者干脆潜到很深的水底。

在希腊群岛和小亚细亚之间，我们潜到两千米深还没有见到底。所以，我只能从维吉尔的诗句中认识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的卡而帕托斯岛，在海王尼普顿的卡而帕托斯岛上住着能预言的神海普罗透斯。我们在滚滚的水流中行驶，看见船周围的海完全是白的。

一阵硫磺质的水蒸气在水流中间升起，水流像火锅中的水一般沸腾。我把手放在一块玻璃上，好热！我连忙把手缩回来。

“我们在什么地方？”我问。

尼摩船长回答我：“在桑托林岛附近，就是在把尼亚卡蒙尼岛和帕莱亚卡蒙尼岛分开的那条水道中。我想让您见识海底喷火的新奇景象。”

“我以为，这些新岛屿的形成早就停止了。”我说。

“在火山地带，没有什么是停止的，”尼摩船长回答，“地球老是受地下火力的煎熬。根据卡西奥多尔和普林尼的记载，公元19年，多亚女神岛就在新近形成的那些小岛上出现。不久这岛沉下去，公元69年又浮出来，以后又沉下去一次。从那时直到现在，海中的浮沉停止了。但是，到了1866年2月3日，佐治岛在硫磺质的水蒸气中，在尼亚卡蒙尼岛附近浮出来了，2月6日，它同新卡蒙尼岛合并起来，七天后阿夫罗艾沙小岛出现，它和尼亚卡蒙尼岛中间隔着一条宽十米的海沟。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这一带，我可以观察岛屿形成的所有阶段。阿夫罗

艾沙小岛是圆形，直径三百英尺，高三十英尺，成分为黑色的和玻璃质的火山石，同时夹杂了长石碎片。最后，8月10日，又有一个更小的名为雷卡岛的小岛，在尼亚卡蒙尼岛附近出现，后来，这三个小岛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的大岛。”

“目前我们所在的海沟在哪里呢？”我问。

“这不是吗！”尼摩船长指着一张希腊群岛的地图回答，“您看，我把新出现的小岛都加上去了。”

“这海沟有一天要填平吗？”

“那很可能，先生，因为自1866年以来，有八个火山小岛在帕莱亚卡蒙尼岛的圣尼古拉港对面浮出来了。很快，尼亚岛和帕莱岛也要连接起来了。”

我回到玻璃窗边，船停住了，热气令人不能忍受。海水本来是白的，由于受到铁盐的染色作用，转变为红色。虽然客厅关得很严，但令人窒息的硫磺气味还是渗进来，我又看见了赤红色的火焰，辉煌灿烂，把电灯的光辉都掩盖下去了。我全身湿透，喘不过气来，像要被煮熟了。

命令一下，船身马上转过来，离开这座熔炉！一刻钟后，我们又在海面上呼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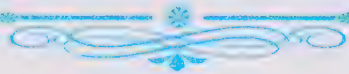
我心想，如果尼德选择这一带的海域来实行我们的逃走计划，恐怕不能活着走出这火海吧。

第二天，2月16日，我们离开了这海底盆地，它在罗德岛和亚历山大港之间，深度有三千米，船绕过马达邦角后，就把希腊群岛抛在后面了。





地中海四十八小时



地中海——希伯来人称它“大海”，希腊人称它“海洋”，罗马人称它“我们的海”。它的周围种满了橘树、芦荟、仙人掌、海松，到处弥漫着香桃木的芳香，四周是峻峭的群山，空气清新，地下熔岩活动频繁。

虽然这海很美，但我只能匆匆一瞥这二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尼摩船长在这次快速航海中没有露面。我估计船在海底走过了六百里的路程，而我们只用了四十八小时。2月16日早晨从希腊海域出发，18日日出时就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了。

我们的时速是25海里，尼德只好失望地放弃他的逃走计划。在这种条件下离开大船，等于从飞奔的火车上往下跳，太鲁莽了。况且，船夜间才浮上水面换新鲜空气。

所以，我就像快车上的旅客看到疾驰的风景一样，从地中海内往外看，只看到远远的天际，像闪电一般飞过的景致。

不过，我仍然看见一些地中海的鱼类，它们可以在船附近水流中停留一些时间。一些长一米的长腮鱼游来游去，这种鱼适应各种气候。宽五英尺的尖嘴鲕鱼，肚腹白色，脊背灰色带斑点，像宽大的围巾被水流漂着滚来滚去。其他的鲕鱼游得很快，近代渔民给它们取了“老鼠”、“蟾蜍”和“蝙蝠”的名字。好些潜水人最害怕的是十二英尺长的鳐鲨在比赛速度。海狸长八英尺，嗅觉敏锐，像淡蓝色的阴影一样在水中出现。扁鱼是绸鱼属，长十三分米。全身银白和天蓝映衬着鳍的深黑色调，眼睛嵌在金色眉睫里，古时专用它来祭美神维纳斯。

美丽的鲟鱼行动敏捷，跟鲨鱼相像，力气却不能比，这鱼喜欢上溯到大河里。在这里，我观察的最仔细的是属于骨质鱼组的第六十三属，

它们是脊背蓝黑，肚腹带银甲，背上线条发出金黄微光的鳍鲔鱼。这类鱼喜欢跟着船一齐走，它们用船的阴影来躲避热带的炎热，很长时间，它们同我们的船比赛。它们头很小，纺锤形光滑的身子，生来就是为了便于赛跑的，有些超过三米长，胸鳍有力，尾巴呈叉形，行动时呈人字形，因此，古时人们就说它们熟习几何和战略。

我凭记忆还可以举出只见过一眼的地中海鱼类。有淡白色的拳状电鳗，游走时像不可捉摸的气体一样；有海鳗像长三四米的蛇一样，点缀着青、蓝和黄三种颜色；有长三英尺的海鲟鱼，肝很美味；有带条鱼浮来浮去，像细长的海藻；有诗人称为琴鱼的鲂，嘴上装有三角形和多齿形的两块薄片，像老荷马的乐器；有燕子鲂鱼，像燕子一样；有头是红色，脊鳍上满是丝条的石斑鱼；有芦鲱，身上有黑、灰、栗、蓝、黄、青色的斑点，发出清脆的声响；有华美的蝶鱼，号称海中山鸡，全身呈菱形，淡黄色的鳍，栗子色斑点，左边上部带有栗色和黄色花纹；还有美丽的海鲱鲤，真正是海里面的快乐鸟。

我在走过亚德里亚海口时看到了两三条抹香鲸，具有典型鲸属的脊鳍；几条圆球头属的海豚，它们是地中海的特产，头的前部有一条条灿烂的花纹。还有十来条海豹，白肚腹，黑皮毛，身长三米。康塞尔看见了一只六英尺宽的大龟，背上有三条纵长的突起棱骨。

我们正从西西里岛和土耳其海岸中间走过。在波恩角和墨西那海峡的狭窄空间中，海底突然上升，简直就形成了一条山脊，水深只有十六米，两边都有一百七十米深。所以船要很小心地行驶。

我给康塞尔在地图上指出那条很长的暗礁的位置。康塞尔说：“这好像是真正连接欧洲和非洲的一条地峡。”

“对，它完全堵住了利比亚海峡，史密斯的测量证明这两个大陆从前是在波哥角和夫利那角间连接起来的，”我回答，“这样的屏障在直布罗陀和叙达之间也有，在地质时期把地中海完全封锁起来。”

在多石和火山岩构成的浅水海底下，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有海绵、海参、透明的海胆；有淡红色的蔓，发出轻微的磷光；有俗名海黄瓜的海袋；有巡行游走的车盘，宽一米，它们的大红颜色把海水都染红了；有最美的海水仙、有茎很长的石纹花；还有许多种类不同可以食用



的海栗和青色的海菟葵。

在软体动物中，康塞尔记录了大量的动物分类。有彼此堆起来的驴蹄海菊花，三角形的水叶贝，鳍黄色和壳透明的三叉贝，橙黄色的侧腮贝，带淡青色小斑点的卵形贝，名为海兔的腹足贝，多肉的无触角贝，地中海特产的伞贝，分泌宝贵螺钿的海耳贝，焰纹扇贝（法国人爱吃这种贝甚于牡蛎），马赛人喜欢的毛砚，白胖的双层草贝。也有一些美国帘蛤，北美沿海出产很丰富，零售的数量非常多；还有颜色变化很多的潜在自身壳洞中的盖形梳贝，我爱吃的带胡椒味的石蛭，顶上有凸起的壳、侧面有突出的带线条痕迹的帘心蛤，大红结节满身的辛提贝，尖端弯曲有些像小艇的食肉贝，头上戴冠的菲罗尔贝，螺丝形介壳的人形柱贝，灰色泰堤贝，类似鼻涕虫的琴贝，窝贝，耳朵贝，海螺，岩贝，薄片贝，花瓶贝，等等。

节肢动物分为六纲，其中有三纲分别是甲壳纲、蔓足纲和环节纲。甲壳纲分为九目，第一目包括十脚节肢动物，它们通常头部和胸部连起来，口腔器官由好几对节肢组成，又有四至六对胸足或走动的脚。康塞尔把十足节肢动物分为短尾部、长尾部和无尾部，这些名字通俗明白。短尾部有亚马提无尾虾，前头有两支分开的长刺；无尾蟹，希腊人拿它象征智慧。长尾部又分鳞甲科、掘足科、无定位科、虾科、足目科五科。还有普通的龙虾、熊虾或海蝉、河虾，以及各种食用的虾。

船已过了利比亚海峡的浅水海底，到了深海中，便看不见这些海底动物了，只有一些大鱼像黑影一般掠过。

2月16日夜間，我們進入最深可达三千米的地中海第二個盆地。船潛到最深水層。海盆地沒有美麗的自然景觀，但惊心动魄，駭人聽聞的地中海海難事件展現了出來。



快速行驶中，我们看见很多船的残骸，有的已被珊瑚胶粘住，有的蒙上了一层铁锈，锚、大炮、各种铁架、螺旋桨叶片、机器零件、破碎的圆筒、锅炉，以及那些浮在水中的船壳，有的直立，有的翻倒。这些遇难的船只，有的是因为相撞，有的是由于碰上了暗礁。

有些笔直下沉的船桅墙直立，船具被水浸坏了。我们的船从它们中间走过，电光波照耀它们的时候，好像这些船招展它们彩旗向我们致敬，发送口令！这里如今只有寂静和死亡！

愈接近直布罗陀海峡，遇难船只的残骸堆积得愈多。欧洲和非洲海岸在这里狭窄起来，在狭窄的空间船只相碰相撞是常有的事。许多铁制的船身，汽船的残骸，横七竖八，像一头头庞大的动物。

“鹦鹉螺”号开足马力，无动于衷地从残骸中开过去。2月18日早晨三点，它出现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出口。

海峡中有两道水流：一道是尽人皆知的上层水流，把大西洋的水引入地中海；另一道下层逆流，现在的推理证明了它的存在。是的，地中海水的总量，由于大西洋和附近大河水的注入，不断增加，按理说应该每年上涨，但水汽的蒸发又不能保持水量的平衡，因此，人们就自然认为有一道下层水流，把地中海多余的水从直布罗陀海峡输送回大西洋。

这是事实，“鹦鹉螺”号就是利用这道下层水流，迅速地通过这狭窄的水道。一瞬间，我望见了那座据普林尼和阿维纽斯的记载中沉在海底下的壮观惊人的赫尔克斯神庙的废墟，以及在下面支撑这庙的小岛。几分钟后，我们就浮在大西洋水波上了。





维哥湾

一望无际的大西洋！平坦壮阔的海面上，各国船只川流不息，各国旗帜迎风飘扬！“鹦鹉螺”号在三个半月时间走了近一万里，超过绕地球一周。此时，它正在大西洋上乘风破浪。

前方十二海里处，隐约现出西班牙半岛最西南的圣维森堤角。

尼德心事重重，过地中海时的飞快速度，不容许他实行逃跑计划，他很失望。

我对他说：“尼德，别灰心。事情不是没有希望。我们沿葡萄牙海岸北上，不远就是法国、英国，我们就更容易找到逃走的机会。我想，几天内您就可以安全执行计划了。”

尼德说：“我的计划就在今夜。”

我猛地站起来，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说。

“我们说好要等待机会，好机会到了，”他说，“今夜，我们离西班牙海岸只有几海里，夜间阴暗，海面上吹着风。您有言在先，现在就看您的了。”

看到我不作声，他就走近前来，对我说：“今晚九点，我会通知康塞尔。那时船长也许睡了，不会发现我们。康塞尔和我到中央楼梯去。您就留在两步远的图书室等我的信号。愿我们一切顺利！愿上帝保佑！夜里见！”

这时，船潜入大西洋水底去了。

我躲开尼摩船长，怕他看到我的不安。就这样度过难熬的一天。

我两次到客厅看罗盘，船总是在葡萄牙海域沿着大西洋海岸向北航行。我只能打定主意逃走，行李只有笔记。

离开前，我又想见到尼摩船长又怕见到他。我侧耳听，他的房中没有一点声响。

他不在船上？

我越来越确定，他跟陆地一定还保持某种联系。有时几个星期都碰不见他，他是不是到远处去完成秘密行动了呢？

无数想法同时涌到我心中来。这一天的等待好像漫无止境，我惴惴不安。

晚饭时，我心事重重，毫无食欲。七点了，离执行计划还有一百二十分钟。我越来越焦躁，坐立不安。我想到这次大胆逃走中，如果不幸死亡，我并不怎么难过。但一想到我们也许在这之前就被发觉，我的心就要跳出来了。

我想最后看一眼那个给了我那么多快乐和有益的时间的陈列室。两眼盯着所有这些宝藏，就像一个永远不再回来的人一样。许多日子以来，我的生命和这些自然界的神奇品、艺术上的杰作一起度过，现在却要永远离开它们。防护板紧闭着，把我和大洋隔开。

在客厅中走了一圈，我走近船长的舱房，门半开着，我大吃一惊！我不由自主地退回来。然而，房中没有人，我推开门进去，房中还是那朴实严肃的情景，墙上挂着的几幅铜版画引起我的注意。

那是历史上把一生献给人类的伟大人物的肖像画。

这些英雄人物的心灵和尼摩船长的灵魂之间有什么联系呢？从这些画中我能找出答案吗？他是被压迫人民的保护者、奴隶种族的解放者？还是参加本世纪最近的政治或社会动乱中的一位英雄？

突然，大钟敲响了八下，把我从遐想中吵醒，好像有一只无形的眼睛窥视到我的内心深处，我急忙走出去。

罗盘显示我们往北方行驶，压力表显示船在六十米左右深的水层。周围的环境对逃跑很有利。

我回到房中，把海靴、水獭帽、海豹皮的外衣都穿上了，一切都准备好了。船舱里一片寂静，我竖起耳朵听是不是有喊叫声，感到惶恐不安，担心逃走计划被发觉了！

差几分就到九点钟了，船长的房里仍旧没有声音，客厅中半黑不明，



没有人。

我打开跟图书室相通的门，室内光线同样冷清清的。我挨近对着中央楼梯的笼间，等待尼德的信号。

正在此时，螺旋桨的转动减弱了，一会儿就完全没有响声了。船为什么停住？忽然，我感到一下轻微的冲撞，我明白船停在大洋底下的地上了。我感觉航行状态不正常，心中更加不安，想出去找同伴们，劝他推迟逃跑计划。

这时，客厅的门开了，尼摩船长进来了。他看见我就和蔼可亲地说：“啊！教授，我正找您呢。您知道西班牙的历史吗？”

就算一个很熟悉自己本国历史的人，在我现在的昏乱中也不可能说出一句话来。

“我要告诉您这个国家的一段新奇事件。”他躺在一张安乐椅上，我机械地坐在旁边的阴影中。他说，“这历史在某一方面您会感兴趣，它能回答您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会不会跟我们的逃跑计划有关系呢。

船长说：“我们先得从1702年说起。您知道，那时您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以为他做一下手势，比利牛斯山就得缩入地下去，他把他的孙子安汝公爵派到西班牙去做国王。这国王把西班牙弄得一塌糊涂，对外又跟一个强大的敌人发生战争。

“就在一年前，荷兰、奥地利和英国王室在海牙签订了同盟协定，要把



这位菲力普五世的王冠摘下来，戴在奥地利某亲王的头上，他们过早地把查理三世的称号给了这亲王。

“西班牙当然要抵抗这个同盟，可它缺乏士兵和海员，只有金钱。但是要那些装着金银的船进入它的海港中来才行。1702年末，法国派出二十三艘战舰护送西班牙政府的一队载有大量金钱的船，由夏多·雷诺海军大将指挥，因为此时，有敌人们联合的海军在大西洋上巡逻。

“运输船本来要开到加笛斯港，但司令接到英国舰队巡逻的情报，就决定在法国一个港口靠岸。

“西班牙运输船的船长极力反对，他们坚持到西班牙港口再靠岸。最终，船队开进维多港，不幸的是，维多港没有任何防御措施，昏庸的菲利普听从商人建议，不准在维多港卸货。此时，得了命令的人们赶来收购这些金银，船上的人奋力抵抗，但寡不敌众，无奈把装金银的船烧毁凿沉。这些商船和金银就沉入海底。”

这时，尼摩船长带我从玻璃往外看，穿着潜水服的船员们正在海底的沙地上清理残骸间的金银，一趟一趟，取之不尽。

我明白了！1702年那场灾难中沉没的全部金银都归了船长一个人。

“提炼这些金银所花的费用比得到的利益大。在这海湾中却只需捡拾就行了。您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有无穷的财富吗？这财富从前有五亿多，现在没有了。”

我说：“我只是想，要是把这财富分配给千千万万的苦难人，就可以物尽其用了！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尼摩船长激动地说：“先生，谁告诉您我没把它们物尽其用呢？您以为我不知道世上有无数受苦的人，有被压迫的种族吗？”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也许后悔说了这些。

我想，不论是什么原因，要他到海底来寻求独立自主，他首先还是一个人。我于是明白当船航行在起义反抗的克里特岛海中的时候，尼摩船长给谁送去了数百万金子！



沉没的大陆

第二天,2月19日早晨,尼德看上去沮丧不已。我把昨晚的意外事件告诉他,暗暗希望他放弃逃跑计划,可他只是惋惜自己没能亲自到维哥湾的战场上去,接着就把计划定在今晚。

但我们的航路是西南偏南,是背向欧洲行驶的。陆地已望不见了,只见一片汪洋大海。天际有几只风帆,想必是到圣罗克角等待顺风再绕过好望角的船。天色阴沉,要起风了。十一点,船浮上海面。尼德已经在平台等我了。

他急坏了,极力向多雾的天际望着,他希望这浓雾后有他所渴望的陆地。

正午,太阳出现了一会儿。海面更加波涛汹涌,防护板又闭上了。这时船的方位是西经16度17分、南纬33度22分,离最近的海岸还有一百五十里。没有任何可能逃走。



晚上，尼摩船长来看我，邀请我和他再去海底旅行。他建议我去看看夜里的海底，我高兴地答应了。

只有我们两个人。潜水服换好后，有人把储气瓶帮我们背上。

我戴好了我的头盔，船长给了我一根铁棍。几分钟后，我们就踩在大西洋三百米深处的海底。

时间临近午夜，海底一片深黑。尼摩船长向我指了指远处的一团淡红色，像一阵广泛的微光。我们在手杖的帮助下，大踏步向那火光走去。平坦的地面不知不觉地升高了，脚时常陷入带着海藻和石子的泥泞里。

这时，头顶上响起一种噼里啪啦连续不断的声音，原来是雨下得很凶，打在水波上。

半小时后，地面上石头越来越多了。水母、细小甲壳类、磷光植形类发出的光线，轻微地照亮了地面。脚时常在这些黏性的海藻地毯上打滑，多亏了铁棍帮助才没有摔倒。

那些石头按某种规律在海底堆放，我看见一条条巨大的沟，伸入远方的黑暗中，长度无法估量。

指引我们的那团红光逐渐加强，把天际照得通红。水底出现这样的火源，太奇怪了。

前进的道路愈来愈亮，发白的光芒从一座约八百英尺的山顶照下来。我们望见的不过是清澈海水反射的光。那不可思议的光源，还在山的那一面。

尼摩船长很熟悉这阴暗的道路，大步前进。我信心坚定地跟着他。

凌晨一点，我们到了这山的头几道斜坡，但要爬上斜坡，必须从乱石丛林间的小径中冒险穿行。这真是一片死树丛，没有树叶，没有树浆，是受海水作用矿化了的树。小路上布满了海藻和黑角藻，一





群甲壳类动物在中间爬动。我攀过大石头，跨过横的树干，碰断摇摆的海藤，惊吓了游过的鱼，兴致勃勃地紧跟着船长。

尼摩船长带着我一直往上走。手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走在这些都是在深渊旁凿出的窄道上，一失足就会有致命的危险。我脚步很稳，并不头昏心慌，只顾欣赏这粗野的景色。

我感觉不到由于海水强大密度所产生的不同的压力，虽然穿着笨重的潜水服，但是越过崎岖不平的斜坡时，就像羚羊和山羊一般快！

走了两小时后，穿过了一条长长的林带，头顶一百英尺上面，耸立着那座山峰，山峰的投影映在对面的山坡上。一些石化灌木丛铺满了地面！船长手指着那山的最后一个山峰，好像示意说：“再走！一直往前走！”

我跟着他一鼓作气向前走去，几分钟后就登上了顶峰，这山峰高出其他大堆岩石十米左右。我回头看刚越过的山坡，山高出海底平面不过七八百英尺，但从另一侧看，它高出大西洋海底差不多是这一侧的两倍。我的眼睛远远能看见了强光照耀下的广袤空间。啊！这是一座火山！距山顶五十英尺下，雨点般多的石头和岩碴间，一个阔大的喷火口，正吐着熔岩。这火山在这里像一支巨大的火烛，照着海底下面的平原，一直到远方水平线的尽头。

我刚才说过，这海底喷火口喷出的是熔岩流而不是火焰。有氧气才能有火焰，水里是产生不了火焰的。但熔岩流本身有白炽的成分，能产生白色的火苗，与海水发生剧烈反应，两相接触后化成蒸汽。这些流动迅速的熔浆把所有混和的气体一直卷到山脚下，就像维苏威火山喷出的东西流入多尔·德尔·格莱哥海港中那样。

事实上，我眼前是一座荒废了的城市：坍塌的屋顶，倒下的庙宇，破损零落的拱门，倒在地上的石柱，这些都是托斯卡那纳式建筑物的坚固结实的构造。远一点，横躺着一个巨大输水工程的废墟。那边是码头的遗迹，就像一座古老的海港，曾停过商船和战舰。更远一些，有一道道倒塌下来的墙垣和宽阔无人的大街。

我这是在哪里？我不顾一切地想问个究竟。

我想摘下脑袋上的铜头盔，我想说话。尼摩船长用手势阻止了我。他拿起一小块白垩石，走到一块黑色的玄武岩石上写下一个词：亚特兰蒂斯。

我心中豁然开朗了！

亚特兰蒂斯，泰奥庞波斯笔下的梅罗彼得古城，柏拉图所说的亚特兰蒂斯岛，奥利金、鲍尔菲力奥斯等人都否认它的存在，他们认为是神话传说，而另一部分人——波塞多尼奥斯、普林尼、恩格尔等却承认它的存在。这块陆地，现在就在我的眼前。它不在欧洲、亚洲，而在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两座山外，强大的亚特兰蒂斯人民在此繁衍，最初对他们发动战争的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柏拉图把这些英雄传说时期的事迹写入个人的著作《泰迈奥斯与克利迪阿斯谈话录》中。

据说有一天，梭伦跟萨依城几个圣贤的长老聊天，其中一个老人讲了比萨伊城古老一千年的另一个城的历史。这个最早的雅典城已经有了九百年的历史，曾经被亚特兰蒂斯人侵入过，破坏了不少。他还说，这些亚特兰蒂斯人还占据了一个比亚洲和非洲连起来还要大的大陆。亚特兰蒂斯人的统治一直扩展到埃及，他们想把统治范围延伸到希腊，由于希腊人的顽强抵抗，才不得不退却。几个世纪过去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地壳剧变，洪水、地震接踵而来。一夜之间，整个亚特兰蒂斯城消失了，只剩下最高的山峰露出海面。

亚特兰蒂斯！我居然用手摸到这些具有十万年历史的与地质时期同时代的遗址了！我甚至在人类祖先曾走过的地方行走！

啊！我真想有充足的时间，走遍这片把非洲和美洲连接起来的广阔大陆，参观这些诺亚时期大洪水之前的伟大城邦。也许，现在在我的眼前，就是那勇武好战的马基摩斯城邦和虔诚的优西贝斯城的遗址，那些居民在那里生活了几个世纪。也许有一天，火山喷发的力量能把这些废墟重新浮出水面！又有谁知道，将来的某个时期，火山喷发物和熔岩的日积月累，一些火山顶峰会不断增长，最终露出大西洋洋面！

我们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小时，凝视着这片被熔岩光亮笼罩的广袤平原。这时，月亮透过水层出现了一会儿，向这块沉没的大陆投下几缕苍白的光亮。尼摩船长站起身来，最后看了一眼这辽阔的平原，做了个手势要我跟他走。

我们很快下了山，过了矿化森林后，我就看见“鹦鹉螺”号的探照灯像一颗星星在远处闪烁。



海底煤矿

2月20日，我醒得很迟。导航仪显示，船以二十海里的时速向南行驶着。

我告诉康塞尔昨夜的海底旅行，他从敞开的防护板望见那大陆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正贴着亚特兰蒂斯平原下的水层行驶。“鹦鹉螺”号像一只在陆地草原上飘荡的气球。

窗外无数路过的鱼类吸引了康塞尔，他记录了硬骨鱼中的马卡鱼，体长三米，上颌有尖利的刺刀；颜色生动的海龙，脊背上有利刺，捕捉它们很危险；脊背褐色带蓝色小条纹的科利芬鱼；美丽的满月金口鱼，像反射天蓝色光线的盘，阳光照在上面，折射点点银光；旗鱼长八米，成群结队，它们长着淡黄色的鳍，这是一种食草不食鱼的凶猛动物，雄鱼看见雌鱼发出的信号就立即服从，像温顺的丈夫。

由于亚特兰蒂斯的地面崎岖不平，船速度要慢些，它像鲸鱼一样巧妙地

在狭窄曲折的水道里穿行。



如果地形复杂无路可走，它就浮上来越过障碍，然后再潜到海底迅速行驶。多么神奇的航行啊，让人想起氢气球飞行的情景。

下午四点左右，地面上的石头愈来愈多，好像是砾岩和玄武凝灰岩，硫磺火石和黑曜石散在这些岩石中间。南方的天际水平线，一堵峭壁挡住了去路。

我的观察没有因为黑夜中断。船缓慢行驶在海底的一堆堆杂乱的东西上，时而擦地而过，好像要在上面停留似的，时而心血来潮，又浮出水面来。我通过透明的海水，望见天空的星座，那正是位于猎户座后面的黄道十二宫的六七颗星星。

我在客厅的玻璃窗前停留很久，欣赏海和天的美景。回房间时，船还没停下来。第二天，我醒来时已经八点了。船没有一点颠簸，看来海上风平浪静。我来到平台，发现并不是白天，四周一片漆黑。

我们在哪里？是我搞错了吗？我愣住了。

这时，我听见尼摩船长在叫我。平台上伸手不见五指，我看不见他。探照灯忽然亮了，强光把那模糊的光驱散了。

我迫不及待地问船长：“我们在哪里？”

“一座死火山中心，”船长回答我，“这座火山在地震中被海水侵入内部。在您睡觉时，船通过海面十米下的一条天然通道，驶进这泻湖。这是一个安全、舒适、秘密，能躲避任何风暴的港口！大陆上是不会找到这样的港口的。”

“船长，谁能到这火山中来呢？不过，我在火山顶上望见一个洞！”

“那是喷火口，这火口从前充满火石、烟气和火焰，现在是使人呼吸空气的通路了。”

“这座火山是什么样的？”

“它是许多小岛的一个。对其他船来说是普通暗礁，对我们却是巨大的岩洞。我在无意中发现的，它给了我许多好处。”

“别人不能从喷火口下来吗？”

“不能，就像我不能从这里爬上去一样。这山内部下层一百英尺处还可以走，但再往上，石壁陡峭，根本不能越过。”

“船长，大自然处处在帮您。可船现在为什么停在这地方？”



“船需要电力，需要原料，需要钠产生发电的原料，需要煤制造钠，需要煤坑采掘煤炭。而这里，海水淹没了无数森林，在地质时期就埋入了泥沙中。现在，森林矿化成石，变成了煤炭，它是取之不尽的煤矿。我的人员在这里采煤，用这种燃料制钠时，从这座火山口喷出去的烟，让人以为它还是一座仍在喷火的火山。”

“我们可以看您的同伴们挖煤干活吗？”

“不，这次不行。因为我要继续我们的海底周游。我在这里储藏的钠够用了。一天后，我们要赶路。如果您想在这岩洞中走走，就利用这一天吧。”

我去找两个同伴，他们还没起来。我没有告诉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尼德只关心这洞是否有出路。

早饭后，十点左右，我们下船来到湖岸。

在山脚下和湖水之间有一片沙滩，沿着这沙滩，我们自由地绕湖走了一周。我们继续往上走，斜坡愈来愈狭窄难走，时时有很深的沟壑把路切断，我们必须跳过去或绕过去。有他俩的帮助，阻碍都克服了。到了大约三十米的高处，地面起了变化，不过还可以走。砾石、粗面岩形成规律的棱柱形，像石柱排起来支起这巨大穹隆的拱底石，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在玄武岩中，有冷却的熔岩流，嵌上许多沥青的线纹，而且到处铺着硫磺形成的宽阔地毯。一道强大的光线从洞口射入，射向这些永远埋在死火山里的喷出物。

不久，到了二百英尺高的地方，我们遇到无法通过的障碍物，不能再走了。往上走就必须盘旋而上。

这时，尼德喊道：

“啊！先生，蜂巢！”

我不相信。

“一个蜂巢，”他重复说，“好些蜂在周围飞鸣呢。”

真的！在龙血树洞中挖成的一个孔穴上，有无数勤劳的蜜蜂！它们在加纳里群岛上很常见，蜂蜜被视为珍品，受人重视。

尼德用打火机燃起干草和硫磺，用火烟来熏蜂，蜂的飞鸣渐渐没有了。挖出来的蜂巢一共好几斤香甜的蜜。尼德把蜜装在口袋中，打算把蜂蜜跟面包粉和起来做美味蛋糕。

小径转弯处，现出湖的整个面貌。探照灯照在湖面上，没有一点波纹。“鸚鵡螺”号停在那里，船上人员正忙着。

我们绕过支撑拱顶的前列岩石的最高峰。我发现这火山内部的动物不单是蜂了，一些猛禽的黑影在空中盘旋，那是肚腹白色的鸚及叫声刺耳的鹰，斜坡上有疾走的美丽肥胖的鸚。尼德后悔没带枪，拿石头来替代，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居然打伤了一只鸚，他把鸚塞入口袋。

半小时后，我们回到泻湖岸边。岸上的花草以海马齿草为主，厚厚地长满堤岸。这种伞形草又名钻石草、穿石草和海茴香，康塞尔采了好几束。至于动物有各种各样的甲壳类、龙虾、大盘蟹。

这里还有一处高大的岩洞，同伴们高兴地在细沙上躺下。洞壁像珉琅质一样熠熠生辉，上面满是云母石粉屑。尼德用手拍打高墙，探测墙有多厚。

话题又转到逃跑计划上。我告诉他，船长往南来仅仅是为补充钠的储藏量，很有可能又要回到欧洲和美洲海岸去，这可以让他有希望。我们躺在这洞中渐渐昏昏欲睡。

忽然，康塞尔大叫一声：“当心！”

我立即站起来，海水像急流一般向我们藏身的地方冲来，我们得马上逃避。几分钟后，我们安全地逃到了岩洞顶上。

“朋友们，”我说，“那不过是潮水！大西洋涨潮，湖中的水平面同样要上升，我们得回去。”

三刻钟后，我们就结束环湖旅行。船上人员已经把钠装载完毕，整装待发。第二天，“鸚鵡螺”号就离开这里，又在大西洋水底下几米深航行了。



萨尔加斯海

“鹦鹉螺”号的航行方向没有改变，任何回欧洲海岸的希望暂时破灭。

这一天，船走过大西洋上一片独特的海域。大家知道大西洋里有股叫“湾流”的大暖流。暖流从佛罗里达湾出来，向斯匹次卑尔根湾流去。但流入墨西哥湾之前，在北纬44度左右分为两股：主流奔向爱尔兰和挪威海岸，支流向南进入阿索尔群岛，然后抵达非洲海岸，画出一个长长的椭圆形，然后回到安的列斯群岛。

这股像项圈一样的支流，用自己的暖流圈把这冰冷、平静的大西洋海域包围起来。这部分海域被称为马尾藻海。

3月22日整整一天，船都在马尾藻海中行驶。那些喜欢吃海产植物和甲壳动物的鱼类，在这里可以找到丰富的食物。第二天，大西洋又恢复往日的面貌了。

2月23日到3月12日，整整十九天中，“鹦鹉螺”号在大西洋中，每天航行一百里。尼摩船长要完成他海底周游的计划。我相信，绕过了合恩角后，他会重返太平洋南端的海域。

因此，在这片没有岛屿的海上，根本别想逃走。唯一的



办法就是服从。尼摩船长一开始就强调，会把我们永远囚禁在船上，来保证他的秘密不泄露。四个月来，我的沉默不就是对现状的默认吗？

在上面提到的十九天里，我很少看见尼摩船长。

这段旅行我们整天在水面上。海上偶尔有几艘去印度的帆船，向好望角驶去。一天，一只捕鲸船把我们看作是巨大的鲸鱼进行追逐。尼摩船长不愿让这些人白费时间和精力，命令船潜入水中避开追逐。尼德对“钢板鲸鱼”没有被捕鲸手的鱼叉叉死感到很遗憾。

一连好几天，一群漂亮淘气的大海豚伴随着我们。看海豚精确地猎取飞鱼是最有趣的事，不管飞鱼飞得多高，即使飞到“鹦鹉螺”号的上空，海豚张开的嘴都会把不幸的飞鱼接过去。这些飞鱼要么是海盗鱼，要么是鳶鲂，它们发光的嘴在夜空中划出一条条的火线后，像流星一样潜入沉黑的水中。

3月13日这天，“鹦鹉螺”号进行了一些我感兴趣的海底勘测试验。我们当时的方位在南纬45度37分、西经37度53分。客厅的防护板都打开了，船一直潜到最深，尼摩船长用来检验不同的探测数据。我准备好记录试验的全部过程。

尼摩船长决定使用船侧的纵斜机板，使它与浮标线成45度角，然后沿着一条充分延伸的对角线潜下去。一切安排好后，螺旋桨加速到极限，四片机叶猛烈搅打着海水。这强大力量使船身颤动起来，匀速潜入水中，不久就潜到了大部分鱼类赖以生存的水层。

我问船长是否观察过深水鱼，他回答说：“很少。”

“船长，人们已经知道越往海洋深层，植物比动物会更快地绝迹。人们知道披风贝和牡蛎能生活在两千米的深水中，两极海的探险英雄麦克·克林托克和英国皇家海军‘猛犬’号的船员先后在两千五百米深和两千六百二十米深处捉到一只海星。人们怎会是一无所知呢？”

尼摩船长又说道：“您是怎样解释生命如何可以在这样深处生活的？”

“两个理由：第一，上下垂直运动的水流，由海水的咸度、密度决定，发生一种运动，足以维持海百合和海星类基本生活的运动；其次，氧气是生命的基础，氧溶解在海水中并不因水深而减少，反而增加，而深水的压力也利于把它压缩在海底。”



“啊！你们连这些也知道？”尼摩船长口气惊讶，“说得很对。而且我补充一点，浅水层捕到的鱼类，鱼鳔中含氮要多于氧，而深水处的鱼正好相反。证明您说的是对的。”

船下沉一小时了，我们降到六千米深处。船仍随着纵斜机板溜下去继续下沉，荒凉的海水更显透明。又过了一小时，下潜到了一万三千米，但仍没到达海底。当下潜到了一万四千米的时候，浅黑色的尖峰在海水中露了出来。这些山峰可能属于像喜马拉雅山或勃朗峰这类高山或是更高的山脉，而此深度仍无法估计。

船继续下潜，我觉得钢板用螺栓衔接的地方都在颤动，栏杆上的铁板都成了弧形，舱板呀呀作响。客厅的玻璃窗受海水的压力好像要鼓起来了，如果不是它坚若磐石，早就被压扁了。

船紧贴着水底的岩石时，我仍然看到一些贝类、蛇虫、活刺虫以及海星。再往下，动物全不见了，三里以下就超过了海底生物的生存极限。到了一万六千米，即四里的深度时，船身承受着一千六百个大气压的压力，即船体表面每平方厘米承受着一千六百公斤的重量。

我喊道：“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人类从没到过的最深处！”

尼摩船长问我：“拍照是最容易的了，比放在记忆中的办法更高明！”

“在这海底深处！”我一阵惊喜！

一架照相机立即拿到厅中。海水受电光照耀非常清晰，光线没有任何阴暗、晕淡不匀处。这种拍摄条件，太阳光恐怕达不到这种效果。船停住不动，照相机对准海洋底的风光拍摄，立刻就拍到了清晰的底片。照片上是从未见过的日月星辰的原生石，构成地球坚实基础的底层花岗岩，岩石堆里幽深的岩洞，那清楚得无可比拟的侧影，像某些佛朗德的画笔所描绘的一样。远处山峦重叠，起伏不平，构成这幅风景画的美丽远景。我无法描写这一堆平滑、黝黑、没有苔藓、没有斑点的岩石，它们牢固地扎在细沙地上。

船长照完了相，说这里不宜久留，因为船不能在这么大压力下久留。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一头栽在地毯上了。船立即推上离合器，纵斜机板垂直竖起，船就像气球飞在空中一样，风驰电掣般地上升，冲破水层发出响亮的颤抖声。只用了四分钟，它就跟飞鱼一样跃出水面，海水四处飞溅。

抹香鲸和长须鲸

3月13日夜间至14日，“鹦鹉螺”号继续往南航行。我以为到了合恩角就转向西行，重返太平洋海域以结束这次环游旅行，可是船仍然继续驶向南极海域。

这段时间，尼德不爱说话，更不谈他的逃跑计划。一碰见尼摩船长，他眼里就燃起阴沉的怒火，我总怕他走极端。

3月14日，尼德和康塞尔到我房中来找我。

尼德问：“先生，船上一共多少人？”

我回答：“不是很清楚，大概十个人左右。”

他说，“据我推想，‘鹦鹉螺’号不仅是一只船。

它是一个避难所。”

康塞尔说：“从这船的容积可以知道它容纳的空气，另外我们又能知道每个人呼吸所消耗的空气，将结果跟船每二十四小时必须浮上水面换空气相比较……”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计算很容易，但不确切，”我说，

“每人每小时消耗一百升空气含氧量，二十四小时就消费二千四百升空气含氧量，就算出船共含有多少倍的二千四百升





空气来。船的容积是一千五百吨，一吨的容积是一千升，船含有一百五十万升的空气，除二千四百……”我用铅笔很快地计算，“得数是六百二十五，就是说船上的空气可以供应六百二十五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呼吸用。”

“六百二十五人！”尼德重复。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加起来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我说，“因此，尼德我劝你再忍耐一下。”

“岂止是忍耐，听天由命吧！”康塞尔低声说。

我又说：“尼摩船长不可能老往南走！总有停下的时候，即使到了极地冰山，他总要回到有人居住的海域来。那时，就有机会逃跑了。”

尼德摇摇头，用手摸了摸前额，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是的，船上单调的生活，对习惯了自由的尼德来说，真是不堪忍受。

那天，上午十一点，船遇到了成群的鲸鱼，这些动物遭到人类的大肆捕杀，都躲到高纬度的海水里来。

海上风平浪静，我们坐在平台上，在这个纬度的地区，10月份正值美丽的秋天。尼德发现海平面上有一条鲸鱼。我仔细一看，果然有一条灰黑色的脊背，在五海里远的海面时隐时没。

“啊！”尼德喊道：“如果是在一艘捕鲸船上，该有多痛快！好一条巨大的鲸鱼！看，它的鼻孔喷水时多有力！可恶！为什么把我束缚在这钢板上！”

“尼德朋友，鲸鱼类是有地方性的，按种类的不同，定居在某处海中，不轻易离开。如果一条鲸鱼从白令海峡走到戴维斯海峡，表明这两个海洋间一定有一条相通的水路。”

“啊！它来了，游到船旁来了！”尼德眼睛直盯着海洋！鲸鱼越来越近，尼德死盯住它。突然，他喊道：“啊！不是一条！啊！一群呢！我在这里脚和手都像绑起来一样，没有一点办法！！”

康塞尔说：“你为什么不要船长准许你……”

话还没完，尼德已经跑去找船长了。一会儿，两人都出现在平台上。船长看了一下在离船一海里的海面游来游去的这群鲸鱼说：“是一群南极的长须鲸！足以让一整队捕鲸船发财。”

“那么，船长我可以捕杀它们吗？”

“为了捕杀而捕杀有什么用！”船长回答，“我们船上要这么多鲸鱼油没用。”

“可是，在红海中您准许我追打海马！”

“那是要给船员提供新鲜的肉，才那样做。现在是为捕杀而捕杀，我知道这是人类的特权，但我不能接受这种残害生命的捕杀。尼德师傅，您的同行应该受到谴责。他们使巴芬湾的鲸鱼绝迹了，而且会消灭了整个鲸类动物。不要再为难它们吧，它们的天敌够多了，像箭鱼和锯鲛等。”

尼德的脸色很难看，两手塞进口袋，转过脸不理我们，嘴里哼着扬基曲调。尼摩船长是对的，渔民的野蛮捕杀总有一天会把海洋中的最后一条鲸鱼都消灭殆尽。

尼摩船长说：“除了人类，它们不久就要遇到强大的敌人了。您看见六海里远那些正在移动的黑点了吗？那是很可怕的抹香鲸，两三百条成群的队伍！这种凶残的动物才应该消灭。”

尼德听到最后一句话，急忙转过身来。

“‘鹦鹉螺’号的钢铸船角足以驱散抹香鲸了，它不亚于尼德师傅的鱼叉。”尼摩船长又说。尼德耸耸肩，不屑一顾。

“先生，我要给您看一次从未见过的追打。对这凶恶的动物，用不着怜悯，它们不过是尖牙利嘴的动物。”船长尼摩船长接着说。

尖牙利嘴！没有比这更贴切的形容了！这种东西的身躯有的超过二十五米，巨大脑袋约占身长的三分之一。抹香鲸有二十五颗圆锥形尖牙，长二十厘米，每枚牙重两磅。大脑袋的上部软骨片分开的大空洞里面，藏有三四百公斤叫“鲸鱼白”的珍贵鲸脑油。

这群抹香鲸已经发现了长须鲸，准备发起攻击。我们可以预知它的胜利，不单因为它们比对手更便于攻击，而且它们可以在水底下停留得更久，不用经常浮出水面来呼吸。

该援救这些长须鲸了，尼摩船长到领航员那边去，开始操纵他的潜水船。螺旋桨骤然加速，船速越来越快。

船赶到时，战斗已经开始了。船必须把这群大头怪物拦住。开始，这些怪物看见这只新奇东西并不在意，不久就不得不防备它了。

好一场恶斗！尼德不久也兴奋地使劲拍手。“鹦鹉螺”号像一支利刃，在船长手中挥动。船冲向那些肉团，所过之后只留下抹香鲸两段蠕



动的身躯。船十分灵活地打死一条又一条，不肯放走一条。抹香鲸沉入深水层，它就潜下去追，抹香鲸浮到水面来，它也跟上来，有时正面打，有时侧面刺，或切割，或撕裂，用它那可怕的冲角乱刺乱戳。

这场屠杀一直进行了一个小时，抹香鲸根本无法躲开。好几次，十来条抹香鲸联合起来想压垮“鹦鹉螺”号。我们从玻璃窗上看到布满牙齿的大嘴和可怕的眼睛。尼德大声威吓、咒骂它们。我觉得它们抓住了我们的船，就像狗咬住小猪的耳朵一般，死也不放。但船加速拖拉冲撞，不理睬它们。最后，这一群抹香鲸四散逃跑。海水恢复平静，我们重新浮上洋面。舱盖一开，我们立即跑上平台去了。

海上覆盖着一层残缺不全的抹香鲸尸体。最猛烈的爆炸恐怕也不过如此。好几海里的海水都被染成了红色，船就在血海中漂浮。

“船长先生，这也是一次大屠杀。”尼德的热情安静下来了。

“对有害动物的屠杀！”船长回答，“‘鹦鹉螺’号并不是一把屠刀。”

“我宁愿用我的鱼叉。”尼德立即说。

“各人有各人的武器。”船长眼盯着尼德说。

我很担心尼德作出过激行为，那将不堪设想。但船正要靠近一条长须鲸，一下转移了他的愤怒。

这条扁头的黑色南极长须鲸不幸遇难，它颈部的七根脊骨是接合起来的，比北方同类多了两根肋骨。它侧面躺下，肚上满是咬破了的伤口，受伤的鳍尖上挂着一条同样死去的小鲸。

尼摩船长把船开到长须鲸尸体旁，两名船员从鲸鱼乳房中挤出全部乳汁，足有两三吨，让我吃了一惊。

尼摩船长把一杯热的鲸奶递给我。这奶味道不错，而且可以保存，可以制成咸黄油或奶酪，为我们日常食品添了一种美味的食物。

自这一天起，尼德对船长的态度越来越差了，我必须密切注意尼德的一举一动。



冰 山

“鸚鵡螺”号沿着西经 50 度一直向南快速行驶。直到现在,所有去南极的尝试都失败了。

3 月 14 日,船行驶在南冰洋,我在南纬 55 度望见一些二十至二十五英尺的冰块在漂浮。这些灰白的碎片形成许多暗礁,任凭海水拍打。尼德曾在北冰洋中打过鱼,对冰山的景象很熟悉。康塞尔和我都是第一次见到。尼摩船长时常在平台上,仔细观察这一带人迹罕至的海面,他指挥船安全走过这些大冰块。康塞尔按冰块式样大小将其分为冰山、冰原或碎裂的冰田,圆形环弯的为冰圈,拉长的为冰条。

3 月 15 日,我们越过南设德兰群岛和奥克尼群岛所处的纬度。16 日早晨八点,船沿着西经 55 度行驶,穿过南极圈,冰山把我们团团围住。不过,尼摩船长总能找到一条又一条通道一直向南极驶近。

他究竟要到哪去?到他不能再往前走的地方才停止吗?

说实话,这种探险旅行我丝毫不觉得厌烦,我陶醉在这些陌生地方的奇美之中。

“鸚鵡螺”号经常看不到通路,我总担心成为冰的俘虏。但船长注视着冰田上的一条条淡蓝细水纹,根据一些轻微的迹象就能发现新路。我想他肯定来过这里。

3 月 16 日那天,冰群完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鸚鵡螺”号像楔子一样用最大力量地插进这易碎的冰块,冰层被撞得咣咣作响。这船就像古代有无穷力量的凿墙机,溅起的碎冰片,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周围。它凭借自身的推动力,就能开辟一条航道。

这些日子里,暴风雪时常袭击我们。气温降到零下五摄氏度。如



果是普通的船，所有的绳索滑轮就会冻在滑轮槽里，无法行驶，只有这艘不用帆、不用煤的电力船，才能来这里冒险。

在这种天气下，气压计有时降到七十三点五厘米。罗盘已经不准确了，针在地磁南极处常指出相反的方向来。按照汉斯顿的观点，地磁南极大概位于南纬 70 度、东经 130 度，而杜佩雷则认为是在东经 135 度、南纬 70 度 30 分。因此，要得到准确数据，就要用罗盘多次观察，再取各次观察的平均值。最后，3 月 18 日，“鹦鹉螺”号经过二十次无效的冲击后停下了。挡路的是屹立的一座冰山。对尼摩船长和所有的航海家来说，冰山是不可超越的。太阳在中午时出来了一下，船长认真观察了一次，船在西经 51 度 30 分、南纬 67 度 39 分。这已经是南极地区相当深入的一点。

我们已经见不到流动的海水。一片崎岖不平的广袤冰原在“鹦鹉螺”号的冲角前延伸，到处是杂乱无章的冰块，就像刚解冻不久，河面上一片狼藉。眼前，到处是像细针一样高二百英尺的陡峭的冰峰；远处，灰蒙蒙的悬崖峭壁，像一面面大镜子，阳光照射下光芒四射。这荒凉的冰雪世界寂静得可怕，偶尔海燕和海鸭振翅飞过，划破这死一样的沉寂。一切都被冻结了，甚至是声音。

“鹦鹉螺”号不得不停止它的冒险行动。

尼德说：“如果您的船长能继续前进，那他就是豪杰。从没有人能逾越冰山。您的船长总不会比大自然更有能耐吧。大自然划下界限的地方，任何人，不管是否愿意，必须停下来。”



“是啊，尼德，我很想知道冰山后是什么！”

他回答：“除了冰，还是冰！够了，您的船长和他的船不能再前进了。这次，不管他是否愿意，我们是要北上了，回到正常人居住的国土。”

然而，不管船冲破冰块的力量有多强大，大浮冰始终纹丝不动。平常它不能前进还可以退回去，但现在没有退路了。水路在我们走过后就封闭了，我们的船一停就立刻被冰挡住，寸步难行。下午两点，新的冰层甚至以惊人的速度在船两边冻结起来。船长的行为实在太鲁莽了。

我来到平台上，尼摩船长已在那里观察多时了。

“我们被困住了吗？不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向任何一方行动。”我说。

“您觉得船脱不了身？您老是只看到困难和障碍！我向您保证，船不仅能脱身，而且还要前进，到南极去。”船长讥讽地说。

“南极！”我喊道，抑制不住怀疑。

“是的！”船长说，“‘鹦鹉螺’号还要前进。”

我也讥讽地说：“好！前进！我们冲不开这冰山就把它炸破，如果还不行，我们就给船安上翅膀飞过去！”

船长安静地说：“我们是从下面过去。”

“从下面！”我立即明白，“鹦鹉螺”号的神奇功能又一次成全了他。

尼摩船长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开始彼此了解了，您已经看到可能性，而我，看到的是成功。一只普通船办不到的，‘鹦鹉螺’号可以容易地办到。如果在南极浮出的是大陆，它是要停住的。但是如果是自由的海，它就要到南极点上去！”

受船长推理的影响，我说：“海面被冰冻结了，下层却是自由通行的，如果我没说错，冰山的沉入部分和浮出部分之比是四比一？”

“差不多。冰山在海面上有一英尺，在下面就有三英尺。而这些冰山不超一百米高，水下就当然不会深到三百米。三百米对我的船不算什





么。它还能潜入更深的水层，到那温度不变的地方，我们就不用忍受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寒冷了。”我很激动。

“唯一的困难就是得潜入水底好几天，不能调换空气。”船长又说。我回答：“我们把储气舱全部装满就行了呀。”

“不错，先生，”船长微笑着回答，“为了您将来不责备我过于鲁莽，我得把我考虑到的困难告诉您。只有一个，如果南极也被冰冻了，我们就不能浮出水面了。”

“‘鹦鹉螺’号有厉害的冲角呀，我们可以沿对角线的方向直冲上去，冰不久就会迸裂了吗？”

“哈哈！好主意！”

我兴奋地说：“再说，为什么南极就没有自由通行的海呢？陆地的两极是最冰冷的，在还没有证据之前，我们就能假设这两个地球的极端也许有陆地，也许有海洋。”

“您也这么认为？您赞成了。”尼摩船长说。

是啊，我怎么倒鼓动他去南极了呢？

大副上来了，两人迅速交谈了一下，大副并没有露出丝毫的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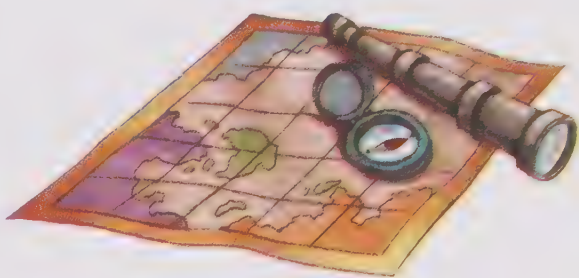
不过，当我告诉康塞尔这个消息时，他的神情更冷淡。只拿“随便”来回答我。我也满足了，至于问谁的两肩耸得最高，那就是尼德了。

准备执行计划了。强大的气泵把空气吸进储气舱，用高压把空气装到储气舱里。下午四点，船长命令关上平台上的舱盖，我最后看了一眼就要穿过的冰山。此时，十来个船员拿着铁镐，凿开船身周围的冰，新结的冰还很薄。船很快潜了下去，我跟康塞尔透过客厅玻璃窗，看到南极海的下层水域，温度表不断上升。

正如尼摩船长所料，到了三百米左右，我们就航行在冰山下的波纹水面了。船继续下沉，直到八百米处。水温已经上升二十摄氏度。

一切顺利，我对成功深信不疑。

船沿着西经 52 度一直向南极驶去，还要走五百多里。我们的速度是每小时二十六海里，保持这个速度四十八小时就能到南极了。夜间我和康塞尔在玻璃窗边看外面的景色，大海在探照灯照耀下晶莹雪亮，水



中什么也没有，鱼类已经不能生存。我们的船速很快，钢铁船壳不断震动。

第二天，3月19日清晨五点，客厅中的电动测速仪提示船减速了，它小心地慢慢排出储水舱中的水往上浮。我的心怦怦跳动，我们是要浮起来呼吸南极的新鲜空气吗？

不！一阵撞击声，我知道我们碰上了冰山的中层冰面，冰面很厚。的确，用航海术语来说，是“触礁”了。是在三千英尺的水下。我们头上有四千英尺厚的冰层，情况不容乐观。

这一天，船几次碰着盖在它上面的天花板一样的冰墙。有时在九百米的地方碰到，说明冰山有一千二百米厚，三百米浮在洋面上的。跟船潜入水底时比，冰山的高度增加了一倍。我小心记录这不同的深度，从而获得了延伸在水下这条冰山脉的海底轮廓。

晚上，情况照旧，冰层保持在四百至五百米深处。冰明显减少，但我们和洋面间还有很厚的冰层！到了晚上八点，按理船早在四小时前就该换空气了。虽没有放出储藏库中的氧气，但并不觉得难受。

这一夜我没有睡好，希望和恐惧轮流向我袭来。船仍然在试探着上升。凌晨三点，只在五十米的深度能碰到下层冰面。冰山又变成冰原，山脉又成平原了。我们沿对角线向着电光下闪闪发亮的浮冰不断上升。浮冰像蜿蜒的斜坡，上下变薄，一海里一海里地变薄。

最终，3月19日这值得纪念的一天，凌晨六点，尼摩船长对我说：“自由海到了！”





南 极

我飞奔到平台上。海面散乱地漂浮着一些浮动的冰层，海没有封住。温度是三摄氏度，相对冰山的天气来说，这里好像是春天了。

我们是在南极吗？我心跳不止。

在“鹦鹉螺”号南面十海里处，矗立着一座高二百米的小岛。我们担心有暗礁，小心地向小岛驶去。一小时后，到了小岛，我们花了两小时环绕岛一周。这片陆地证实了尼摩船长的假设。这位高明的美国人指出，在南极和南纬 60 度中间，海上遍布着巨大的浮冰，他由此得出结论：南极圈中藏有大片陆地，因为冰山不可能在大海中央，只有在陆地岸边才能形成。他推算，覆盖南极的冰层形成一个直径四千公里的大冰盖。

船怕搁浅，停在海滩前六米处的地方，一堆堆壮观的岩石高耸在滩上。我们把小艇放下海，时间是上午十点，我们随船长带上各种器械上了小艇。尼德不愿意承认南极就在面前。

没划几下小艇就到了沙滩上。我拉住正要下地的康塞尔，对尼摩船长说：“第一个把脚踩在这陆地的人应该是您。”

尼摩船长说：“是的，先生，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把脚印留在这块陆地上。”说着，他轻轻地跳上沙滩，陶醉了五分钟后，他转身喊：“上来吧。”

我们跳下小艇。这里大部分都是淡红色的凝灰岩，像用一层层砖铺成一样。这里曾是火山岛，到处都是火山的岩迹、熔岩流和浮石的石屑。某些地方还能闻到轻微的硫磺味，证明山体内部仍具有强大的力量。可当我攀上一座悬崖，却望不见任何火山。

这荒凉大陆上植物极其有限。一些稀稀拉拉的苔藓铺在岩石上，某种微生草木、原始硅藻、依附在小鱼鳔上的紫红和猩红的墨角藻，组

成这地方的植物界。

沿岸的软体动物很多：小贻贝、帽贝、光滑的心形贝，特别是那长方形、膜状、头部有两个耳叶的海若螺，还有无数北方触须贝，长三厘米，鲸鱼一张口就吞食一大群。



植形动物有珊瑚树，据詹姆斯·罗斯的说法，它们可以生活在南极海中一千米深处，还有属于海胞类的小海鸡冠，以及这一带特有的海盘

车和海星。一些鸟类挤在岩石上，看着我们走过，甚至亲热地聚在脚边。

灰白色的海燕油脂很多，法罗群岛的人们在它们的腹部放上灯芯，就能做灯了。走过半英里，地上到处是企鹅垒的巢，巢中跑出很多的企鹅。尼摩船长打了几百只，它们黑色的肉很好吃。

上午十一点，云雾还不散，太阳还不出来。我心中焦急，没有太阳就不可能做检测，又怎么能知道是否到了南极？

船长胳膊肘靠在一块岩石上，默默地盯着天空。

中午太阳仍没有露面，甚至认不出它在雾后的位置。

“明天再来。”尼摩船长说。

我们下船的时候，鱼网放下去了。

暴风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我在客厅作笔记，听到风雪中飞翔的海燕和信天翁的号叫。

第二天，3月20日，风雪停了，浓雾散开，应该可以观测到方位。小艇先把我和康塞尔送到陆地上去。这里的土质也是火山形成的，依旧没有看见火山口。无数的鸟类给这里增添了生命，这里还多了一群海中哺乳类动物。各种海豹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倾斜的冰块上，有些刚从海中来又回海中去。它们从没跟人打过交道，看见我们并不逃走，数量多得可以装满几百艘船。我很庆幸尼德没来。

我们又走了两海里远，爬上岬角顶上，看见一大片白色的平原上挤满正在玩耍的海象。我们听到的是快乐的叫声。

我走近这些有趣的动物，它们并不逃开。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仔细



观察它们。海象表皮厚而粗糙，接近红褐色，皮毛稀疏，很短，有些海象有四米长，它们比北极海象安静而且更大胆。

已经十一点了，我要回去看着船长观测方位。可是，天边乌云密布，挡住了太阳，它好像不愿意为我们揭开这神秘的面纱。

我们沿着悬崖顶的狭窄斜坡下去。十一点三十分，小艇把尼摩船长送过来。他站在一块玄武石岩上，盯着天边，太阳在那边画出长长的曲线。正午到了，太阳仍然没出来，恐怕观测只能放弃了。

因为，明天是3月21日，春分。如果不考虑太阳折射，太阳将要消失六个月，极圈的长夜就开始了，从九月的秋分起，它在北方天际一直呈长长的螺旋线上升，直到12月21日。北冰洋地区的夏至时间，它又开始下降，明天，就是它向南极射出光线的最后一天了。

我把这顾虑告诉尼摩船长，他说：“您说得对，先生，如果明天不能测量太阳的高度，六个月之内就不能再做了。不过也正因为是3月21日来到这南极海中，如果明天太阳出现一下，方位就很容易测定。如果明天中午，太阳的圆盘把折射作用估计在内，正好被北方的水平线一分为二，那就说明我们就在南极点上。”

我说：“这个测定从数学上看并不完全精确，因为春分不一定就在正午。”

“但误差不超过一百米，我们也不用那么精确。”

尼摩船长回船上了，我在海滩上待到五点。

第二天，3月21日清晨五点，天气晴朗一些，有希望出太阳。



早餐后，我们要到地上选择一个地点做观察。尼德拒绝和我们一起去，我看得出来，他的沉默跟坏脾气一样与日俱增。其实，他不愿意去更好，你想，他去了还不是捕杀那些海豹。

我们看见南极特有的三种鲸：露脊鲸，没有脊鳍；座头鲸，腹部多皱折，长有宽大灰白色的鳍；黄褐色的长须鲸。它们的声音远远就能听到，它们正把混有气体的水柱射入高空，好像喷出阵阵的浓烟。这些不同的哺乳动物在海水中玩耍，把南极海域作为避难所。

九点，天空明朗起来，浓云向南飘走，雾也散了。尼摩船长走向一座尖峰，他想在山上观察。我们在硫磺气味的大气中艰苦地攀登。尼摩船长走在这些陡峭斜坡时的那种敏捷，不仅我比不了，就是专门捕捉岩间羚羊的猎人也要羡慕。

十一点四十五分，太阳像金盘一样跳出，把最后的光芒洒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尼摩船长戴上一个可以纠正折光作用的十字望远镜，观察那沿着一条很长的对角线渐渐沉入水平线下的太阳。我心跳得厉害，如果精密時計指着正午，而太阳正好隐没一半，那我们就是在南极点上了。

“正午到了！”我喊道。

“正是南极！”船长庄严地回答，太阳正好在水平线上切成完全相等的两半。

最后几缕阳光照在我们脚下的山峰，阴影逐渐爬上了山坡。

尼摩船长展开一面中间一个金黄N字的黑旗，回过身来对着水平线上的太阳喊道：“再见，太阳！消失吧，光辉的恒星！你在自由的海底安息吧，让六个月的长夜把阴影笼罩在我的新领土上吧！”





意外还是事故

第二天,3月22日清晨六点,我们准备继续出发。清晨的最后曙光没入黑暗中去了,星星在天空闪耀着,天空的顶点是南极地区的南极星。

温度降到零下十二摄氏度,寒风刺骨。流动的冰山愈来愈多了,海面逐渐冻结,新的冰层不断形成。显然,南极的海面在冬季六个月里全是结冰的,船只绝对无法通过。这时的鲸鱼怎样生活呢?它们得从冰山下出去,找寻适宜居住的海域。鸟类迁移到北方去。海豹和海象习惯了严寒的天气,仍然留在这里,它们本能地在这冰场中挖掘洞穴,让洞门敞开到洞口呼吸,是这南极大陆的唯一主人。

储水舱装满了水,船慢慢下降到一千英尺处停下来,以时速十五海里向北行驶,晚上就到了冰山下边巨大的冰层下了。为安全起见,客厅的舱板全关上了。这一天我一直整理笔记,心中还想着南极的情形。

命运送我们到这只船上的五个半月,我们已经走了一万四千里,这比地球赤道线还长的旅程,是多么的惊心动魄、趣味无穷!所有这些回忆如同梦一般连续使我的大脑一刻不能安歇。

凌晨三点,我被一下猛烈的撞击声惊醒。我立即被甩在房中间,显然,船发生了碰撞,严重倾斜了。我扶着墙板,沿着走廊慢慢来到客厅,家具都翻倒了。很幸运,玻璃柜钉得很结实,没有倒。船右舷上的画,已经转移在绣花挂毯上,挂在左舷上的画框离开舱壁一英尺远,船完全不动了。船内脚步嘈杂,但尼摩船长没有出来。

“见鬼!船搁浅了!”尼德喊道,“从它倾斜的情况判断,这一次它不能脱身了。”同时,压力表使我大惊失色——表指着三百六十米深的水层。

图书室、中央楼梯边、船员工作室里都没有船长的身影。我想他是在领航员的驾驶舱里，我们又回客厅来。尼德尽情地发泄着坏脾气。

二十分钟后，尼摩船长进来了。他一贯镇定的面容露出一些不安，他静静地看看仪表，手指放在南极海域那部分。

我不想打断他的思路，直到他转过身来才问：“是小插曲吗？”

“不，是严重的意外事件。”他回答。

“船触礁了？”

“是的。”

“现在有危险吗？”

“没有。是大自然任性，不是我们无能。我们的驾驶没有一点失误。可是，我们不能阻止不发生这种结果。人们不能抵抗自然的法则。”

尼摩船长的这种哲学思考真是太离奇了，只是不合时宜。

“能再详细点吗？”我问。

“整整一座冰山翻下来了，”他回答我，“冰山下受温热水流来回的冲击耗损，使得重心上移，它们就翻筋斗了。其中一大块冰翻倒时，碰上了水底行驶的船。在船身下溜过，强大的力量又把船顶起来，推倒在浅水层里不动了。”

“把储水池的水排出去，使船重新得到平衡，能脱身吗？”

“已经在做了，您可以听到气泵的声音。压力表显示出船正在上升，但冰群也跟它一齐向上，除非它的向上运动被障碍物挡住，才可能改变现状。”

果然，船老是倾斜倒在那里。也许只有冰群遇到障碍物停下时，船才可以站起来。我考虑眼前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

尼摩船长不停注视压力表，船自冰山塌陷以来，已上升一百五十英尺，但它仍跟垂直线所成的角度一样。忽然，船一阵轻微颤动。显然，它站起来了一点，悬挂在客厅中的东西恢复原位，墙板几乎垂直。没有谁说话，大家心惊胆战，我们逐渐感到船竖起来，地板又变为横平面了。

十分钟后，我们终于站起来了！

船长走出去，他说：“储水池还没有排水，排水后船会浮上海面。”

不久，船停止了上升，它可能会碰上冰山的下部，还是留在水中好些。



“脱险了，太侥幸了！”康塞尔说。

“完蛋才好呢！”尼德低声咒骂着。

我不想跟他争辩。这时，舱板打开了，外面的光线射进来。

相距船两边十米处各竖起一道炫目的冰墙，船上下也同样有冰墙。在上面，冰山的底部冰面像宽阔的天花板，船下面，翻倒下去的冰块一点点下溜，卡在两侧的冰墙上。“鹦鹉螺”号被困在真正的冰洞里了，这洞宽二十米，里面是平静的水。其实它出来并不难，或前进，或后退，再潜入百米左右就能在冰山下找到出路。

客厅的灯熄了，可是探照灯反射四面冰墙的光使客厅中通明。冰上的每一角度，每一条棱，每一个面，都发出种种不同的光线。像是珠宝玉石的矿藏一样，柔和的白色调散布在晶莹的尖点中间，像不能逼视的辉煌钻石一样。把探照灯的光力增大了百倍，像通过了一级灯塔的凸透镜那样。

“真美！”我和康塞尔同时喊起来。

尼德也说：“真壮丽！我从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只是我们非得付出很大代价才能看见眼前的事物吗？”

忽然，康塞尔大喊：“先生闭眼！”随即用手遮住眼，“我看不见了！”

我的眼光不由得地向玻璃窗边看去，船快速航行时，刚才冰墙上的静态光辉立即变为一条条闪闪的光芒。无数钻石的光辉交织起来，船就像在电光熔炉中行驶，让人眼睛受不了。

客厅的舱板又关上了。我们用两手按着眼睛，过一会儿才恢复视觉。



简直难以置信！

康塞尔说：“看惯了这自然界的神奇，我们回去后该怎么看待贫乏可怜的陆地上和人造的简陋玩意——那个世界真不值得留恋！”

这话从一个冷淡人口中说出来，说明他兴奋到了何种程度。可尼德马上浇了盆冷水：“放心，我们回不去了！”

可能是驾驶失误，早晨五点船的冲角和冰群发生一次冲撞。这条海底地道受冰群的堵塞不易航行。船显然在后退，恐怕这一边地道没有出口。船倒退的速度愈来愈快，像飞一般。

“很简单，我们退回去从南口出去。”我故作镇静，其实心里很不安。

同伴们一言不发。后来我拿着一本书躺在沙发上，机械地浏览着。康塞尔过来对我说：“书有趣吗？”

“很有趣。”

“呵呵，先生看自己的书哩！”

果真，我手中正拿着那本《海底的神秘》，我一点没有意识到。我合起书又来回地踱步。我拉住要走的同伴，让他们陪着我。

船几小时来一直在三百米深的水中，罗盘总是向南，速度每小时二十海里，对狭窄的水道来说速度很快。尼摩船长知道船速不能太快，但这里的一分钟，就相当于一个世纪。

八点二十三分，船后部发生了两次冲撞。我脸色发白，和同伴面面相觑。这时尼摩船长走来说：“翻倒的冰山堵住了所有的出口。”

“我们被困住了？”

“是的。”





缺少空气

船的四周全是冰墙。尼德用大拳头拍打着桌子。尼摩船长的面容又恢复了冷淡、严肃，两手交叉思考着：“先生们，目前，我们有两种死的方式，一是被压死，二是被闷死。”

“储藏库满满的空气还用担心闷死吗？”我说。

“这些空气只能用两天，我们要想法先试着把冰墙凿开。”

尼摩船长走了。不久哨声响起，“鹦鹉螺”号慢慢下沉，停在三百五十米深的冰底下，这是冰山下部冰层潜入水底的深度。

我带尼德到“鹦鹉螺”号船员穿潜水服的房间中，尼德穿上他的潜水服，背上一个空气箱。

几分钟后，船长、尼德和十多个船员下到冰地上。

尼摩船长让人先做探测，保证凿冰顺利进行。很长的探测绳放入上下两面的冰墙。上面到了十五米，冰墙仍然很厚，从上凿看来不行，因为那就是四百米高的冰山本身。船长又叫人探测下部冰层的厚度，下部有十米厚的冰板，需要凿开船从浮标线计算的一个孔，然后可以从这孔下到冰的下面，大约需挖掘六千五百立方米的冰。

船长又在离船左舷八米远处画了一个巨大的圆圈，大家在圆圈周围各处立即开始挖掘。坚硬的冰，一块块从冰场凿开来。这些没有水重的冰块飞跑到冰顶上去，这样一来，下面削薄了，上面增厚了。

两小时后，尼德疲倦不堪地回来了，康塞尔和我加入第二批人员。大副做指导，海水特别冷，但我挥动铁锹不久就暖和了，我的动作在三十个大气压下还很轻松自如。

两小时后，船里空气已经很稀薄了。可我们十二小时里只挖了一米

厚的冰，完成这个工作还要四天五夜，但气舱中只有够两天用的空气了。

这一天，我坚持好几小时不肯休息。我们要离开“鹦鹉螺”号，离开船上混浊缺氧的空气，就必须这样卖力。

这一晚，储气舱的一些纯净空气救了我们。

第二天，3月26日，我们要把五米处的冰挖出来，冰山的两侧和底层显然加厚了。这些冰块在船脱身之前，都要凝结起来。我绝望了。

我碰碰船长，把冰监牢的墙壁指给他看。

他明白我的意思，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回到船上。

“我们要使用些特殊的方法，不然就要被封在这凝固的冰中。”

我说：“怎么办？”

他喊道：“‘鹦鹉螺’号是不是有足够力量，可以在这种压力下不被压扁呢？”

我不明白。

“水的凝固也许可以炸开那困住我们的冰场！它是拯救人的力量！”

“船长，也许是这样。但是，不管‘鹦鹉螺’号的抵抗力能否支持那种巨大的压力，它要被压扁，就像一片钢叶了。”

“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大自然的帮助，只能依靠自己来消除这种凝固作用。因为不单是两侧的冰壁收紧了，船的前后也剩下不到十英尺水了。凝固作用从各面向我们进攻了。”

“船上的空气还能呼吸多久？”

我问。

尼摩船长跟我面面相觑，说：“后天，储气舱就空了！”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3月22日，“鹦鹉螺”号潜入南极流畅的水底下。今天，我们的呼吸完全依靠船上的储藏空气了！而这空气又要先留





给工作人员。我身上一阵恐怖，感觉快要窒息了！

尼摩船长在思考，一言不发。他低声喃喃：“开水？”

“啊！开水！开水不断从气泵喷射，不是可以提高空间的温度，延缓水的冻结吗？”我同意！

我们冲到厨房，把开水送入抽气机中，同时就有冷水来补充流出去的开水。热力达到很高的程度时，海中吸进的凉水经过滚烫的机器，一到抽气机中就滚开了。

三小时后，开始喷射开水，外面的温度渐渐升高了。

夜间，开水的力量已经不能使温度再提高了。第二天，3月27日，六米厚的冰从这冰窝中挖去了。还剩下四米厚的冰——这需要四十八小时。船内的空气不可能调换，情况更糟糕了。

我已忍受不了这浑浊空气了。下午三点，痛苦已到极点，我精神恍惚，毫无力气，几乎失去知觉。康塞尔一样痛苦，却拉着我的手鼓励我。

尼摩船长带头严格遵守纪律，工作一完就将氧气箱交给同伴，回到船上有害的空气中，他镇定自若，没有一句怨言。

大家劲头十足地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冰只剩两米厚了，可是空气只能留给工作人员，船上一点也没有了！

我在船上已经透不出气，头脑昏沉得就像一个醉鬼，有些船员已经呼吸急促了。等冰剩下最后一米时，船长嫌铁镐挖得太慢，决定用船压碎这个冰层。

按他的指示，船减轻了分量，通过改变比重离开了冰层。它浮起来时我们就想法把它拖到浮标线画出的大坑里。然后往储水池里装满水，船下降嵌进冰坑里。

这时船员都回到船上，双重门紧闭。船躺在只有一米厚并被探测器钻通千百处的冰层上。储水舱的阀门完全打开一百立方米的海水涌进去，重量一下增加十万公斤。

我们满怀希望等待、倾听着，忘记了痛苦。能否得救就看这最后一招了。虽然我脑袋中嗡嗡作响，很快就听到船体下传出的颤抖声。冰层破裂发出奇特声音。

“穿过去了！”康塞尔在我耳边说道。

我紧紧抓着他的手，浑身抽搐。

突然，船的超负荷重量使它像颗炮弹沉入水中！于是，所有的电力都送到水泵上，立即排出储水池中的水。

几分钟后船开始上升。螺旋桨全速旋转，甚至船身的螺丝钉都强力震动。但是，还要多久能到未冰封的海域呢？一天？我恐怕早死了！

我半躺在沙发上，脸孔发紫，双唇发黑，已经不能呼吸，器官也失灵了，看不见也听不到，肌肉僵硬了。我已经估计不出时间。意识到自己快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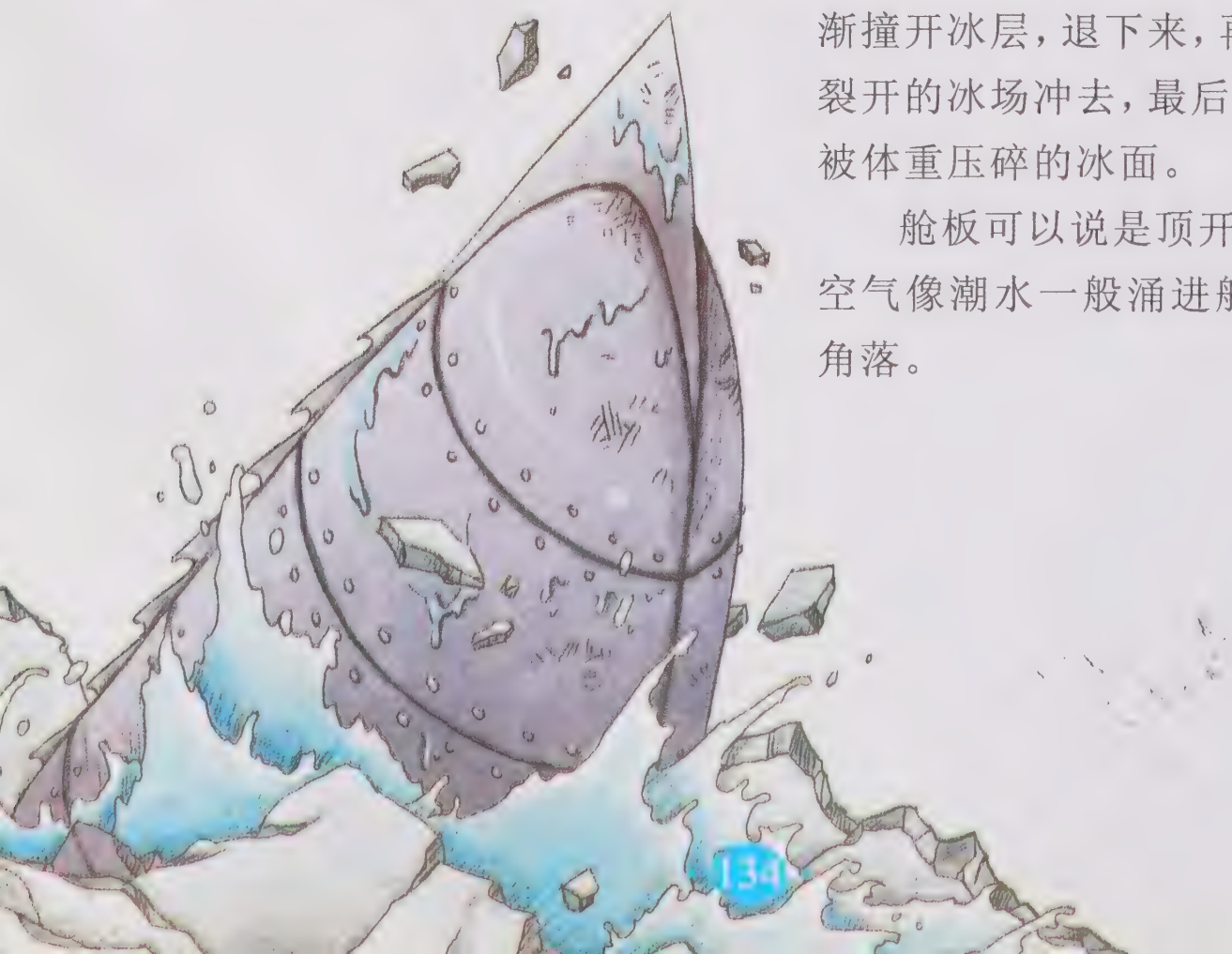
忽然，几丝空气吹入我的肺，我苏醒过来。我们回到水面了？越过冰山了吗？

不！是我的两个忠实朋友给我保存起留在气箱里仅有的空气，不舍得呼吸。他们气喘吁吁，却把“生命”一点一滴注入我的体内！我想推开气箱，他们按住我的手，我快意地呼吸了一下。

此时是上午十一点，这天应该是3月28日。船在跟海水搏斗，时速惊人。

尼摩船长呢？死了吗？他的同伴也死了吗？这时，我们距水面只有二十英尺，一层不厚的冰就把我们跟大气分开。船采取冲角向上、尾部朝下的姿势，然后，在螺旋桨的强力推动下，向冰场发起进攻。它渐渐撞开冰层，退下来，再全速向裂开的冰场冲去，最后，它跳出被体重压碎的冰面。

舱板可以说是顶开的，纯净空气像潮水一般涌进船的所有角落。





合恩角到亚马逊河

大概是尼德把我背上平台上的。我们大口呼吸着海风送来的清爽的空气！康塞尔说：“有氧真好！可以尽情呼吸了。”

尼德张开大嘴，好像燃烧的火炉在那里“抽气”。

我们很快就恢复了气力，平台上只有我们三人，不见尼摩船长和一个船员。我向两个同伴表示感激，是他们延续了我的生命。

尼德说：“不值得称赞，您的生命比我们有价值。”

“不，尼德，”我回答，“没有什么能比善良仁爱的人更有价值，你们正是这种人！”

“说实话，我一见您晕过去，我就一点不想呼吸了……”康塞尔说。

我情绪激动地说：“我们永远在一起，你们永远有权利处置我……”

“我要用这权利拉您一同离开这地狱。”尼德说。

但是，我怕尼摩船长要完成海底环球旅行，而把我们带到亚洲和美洲海岸的浩瀚海洋去。要是我们远离人居住的地方，尼德的计划就泡汤了。



不久答案就有了。船头指着合恩角飞快地航行，不久就过了南极圈。3月31日晚上七点，我们抵达了美洲大陆的岬角。

还是不见尼摩船长，只有大副照例记录方位。我们是沿大西洋回北方去了，我把结果告诉了同伴。

“好消息！”尼德说，“船长不会到过南极后，再到北极去冒险吧？我们只能在这之前来个不辞而别了！”

康塞尔说：“尼摩船长是一个杰出人物，我们绝不后悔认识他。”

“特别是离开他之后！”尼德说。

4月1日，中午前不久，“鹦鹉螺”号浮上水面。我们在西边看见了陆地，那是火地岛，早期的航海家望见岛上土著人的茅屋升起无数烟火，给它起了这个名称。这是一个的岛群，长三十里，宽八十里。这个海岸很低，但远方高峰矗立。我好像望见了两千七百米的萨尔眠图峰，峰顶很尖，一座金字塔形的页岩山。尼德说这里的人们根据山是否被云雾遮挡，就能预见天气的好坏。这时，山峰清楚地显露出来，是好天气的预告。

船在水底沿海岸走了几海里。从客厅的玻璃窗上，我看见长长的海藤及巨大的黑角藻，有的长三百米，比大拇指还粗，坚韧得能当船缆来用。南极未封冻住的海中还有一些带球海藻品种。另外一种叫维尔普的海草，叶长四英尺，沾满珊瑚的分泌物，生长在海底，它是无数甲壳和软体动物的窝巢和食物。船迅速驶过这物产丰富的海底。晚上驶近马洛因群岛，第二天就看见了群岛的陡峭山峰。

在这一带，我们打到各种美丽的海带，特别是一种墨角藻，根上满是贻贝。又打到十来只海鹅和海鸭，送进厨房。鱼类主要是虾虎鱼属的骨鱼，尤其是长二十厘米、身上布满斑点的布尔罗鱼。还有马洛因海中特有的无数美丽的水母，呈半球形，像光滑的一把伞，上面有红褐色的条纹，周围有十二朵规则的花点缀着，有时又像一个翻过来的花篮，散出大片红色的叶和细枝。它靠摇动四只叶状胳膊，让触须飘摇四散而游行。

马洛因群岛也消失在水平线上了，“鹦鹉螺”号潜到二十五米深的海中，沿着美洲弯曲的海岸行驶。尼摩船长还是没露面。

从出发的第一天到现在，我们走了一万六千里。4月4日上午十一点，我们驶过弗里奥岬海面。4月9日晚上，我们已经可以望见了南美



洲最东面的圣罗克角海岬。“鹦鹉螺”号又潜到了海底深处，去寻找位于圣罗克角和非洲海岸塞拉里昂之间的一个海底峡谷。这峡谷在安德列斯群岛附近开始分岔，一直向北延伸到九千米深的大洼地。在这里，大西洋的地质剖面一直延伸到小安德列斯群岛，形成一个长六公里的陡峭悬崖，在佛得角附近，另有一道峭壁。这座大峡谷的底部矗立着几座海底山峰，景象旖旎。这些海底地形，我主要是根据尼摩船长收藏的几幅手绘图来描述的。一连两天，船都利用纵斜机板潜入水中。4月11日，船忽然浮出海面，我们在亚马逊河的河口看到陆地，这是个宽阔的河口湾，水量很大，把好几里内的海水都冲淡了。

4月11日、12日这两天白天，“鹦鹉螺”号一直待在海面上，拖网打到很多的植形动物、鱼类和爬虫类动物。

这一带海域的鱼类主要有软骨鱼类的普里卡石斑鱼，是种鳗鱼，长十五英寸，淡青色的头，紫红色的鳍，蓝灰色的脊背，腹部布满银白红褐的斑点，眼周围金黄色，是亚马逊河水把它们带到这里来的；有尖嘴的多结节鳐鱼，尾巴细长，身上长着一根齿形长刺；有一米长的小角鲨，颜色灰白，牙齿排成数行，顶端向后弯曲，俗称拖鞋鱼；有半米长的形状像三角形的红色的蝙蝠鲛鱼，胸鳍长在突出的肉上，像蝙蝠，鼻孔边有角质的触角，因此又叫海麒麟。

当时，我们的渔网拖上来一条身体扁平的鳐鱼，重二十多公斤，如果把它的尾巴割去就像一个圆盘，身上布满了深蓝的大圆点，鱼皮光滑，尾鳍分为两片。这条扁鳐被放在平台上，极力挣扎着，想翻身，它使劲一跃居然差点蹦进海里了。康塞尔立即扑了上去，双手抓住了那条鱼。

康塞尔立马被击翻在地，四脚朝天大喊：“啊，快来帮帮我。”

我跑去扶起他，给他按摩时，他还不忘念念有词：“软骨纲，软鳍固定鳃目，鳐鱼科，电鳐属！”



章鱼

一连几天，“鸚鵡螺”号一直在远离美洲海岸的地方航行。显然是由于这里汽船往来频繁，尼摩船长不喜欢。4月16日，在距离三十海里远处，我们看见了马提尼克岛和瓜德鲁普岛，甚至还能望见岛上的山峰。

尼德本来选择在墨西哥湾实施他的逃跑计划，可是他现在很失望。在墨西哥湾内，尼德能乘船长不注意，夺取小艇逃走。但如今在大西洋上就不用想了。

最近尼摩船长好像有意躲开我，我很少碰到他。以前，他喜欢给我讲海底奇观，现在却听任我看书、研究，不再到客厅来了。

他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是厌烦我们了吗？

目前我们还在安德列斯群岛海面下十米的水域，我赶快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切有趣的海洋生物！植形动物中有船形水母，长方形，带螺钿质的闪光，膜迎风张开，蓝触须浮在水中像丝线一样，看着美丽，手摸上是分泌腐蚀性液汁的荨麻。鱼类中有长十英尺、重六百磅的墨吕巴鱼，三角形胸鳍，脊背中间突起，眼睛长在头部最前端，像船的残骸浮来浮去；有美洲箭鱼，大自然赋予它们黑白两种颜色；有很长、多肉的虾虎鱼，黄色的鳍和突出的鄂骨；有金黄的苹果鳍鱼，披着绿色条带，穿着丝绒外衣，像王公老爷一样从眼前走过；有带刺的斯巴尔鱼，胸鳍划得很快，一下就不见了；有银白的月亮鱼，在水面跃起时，就像一弯新月。

4月20日，我们航行在平均距离一千五百米深的水层。离我们最近的陆地是巴哈马群岛。海产草叶、宽大的昆布类、巨大的墨角藻铺在这些岩石上成为植物墙。我在长草叶条上见到腕足类的主要节肢动物，如长足海蜘蛛、紫色海蟹、安的列斯群岛的特产的克里奥蟹。



十一点左右，尼德提醒我注意那巨型海藻下有许多的动物在乱挤乱动。

我说：“这里是真正的章鱼洞，在这儿看见几只庞然大物也不稀奇。”

康塞尔接着说：“我很想看看这海妖！”

“我要亲手宰割了才相信，”尼德说，“鬼才相信，除非是学者们！”

康塞尔严肃地说：“但是，我曾看过一只大船被一条头足类动物拽到海底下去了。”

“在哪儿？是你亲眼看见吗？”

“圣马洛，”康塞尔沉着坚定，“在一所教堂里，绘着章鱼的图画！”

我说：“我也听说过这幅画，是根据一个传说画的。神话故事总是超出真实，不过，想象至少需要有一个假托。”

“现在还有人捕捉吗？”尼德问。

“没有，但水手们见过。我的朋友保尔·包斯船长就肯定地对我说，他在印度洋中曾碰见这种身躯巨大的怪物。1861年，在特内里菲岛的东北部，‘阿莱克顿’号船员看见一条巨大的枪乌贼在水中浮游。布盖船长挨近这东西，用叉和枪打它没有结果，因为枪弹和叉刺穿了它的肉，就像插进稀烂的肉那样。几次失败后，船员把绳结扣在这条软体动物身上。这绳结口一直溜到尾鳍边才停下，人们想把它拉上船，但它十分重，直到绳子揪断了尾巴，枪乌贼丢下了尾巴，沉入水中不见了。”

“总算有了一个事实。”尼德说。



“确切无疑。有人还建议称这章鱼为‘布盖的枪乌贼’，它有六米长。”我说。

这时，坐在船窗前的康塞尔安静地说：“它的眼睛很大，长在额顶，嘴跟鹦鹉一样——先生，眼前这是枪乌贼的兄弟吧。”

我和尼德兰连忙跑到窗边去。

“好可怕。”尼德惊叫道。

这是一条长八米的巨大章鱼。它那双海蓝色大眼睛紧盯着我们，长在头上的八根触角比身躯长两倍，摆动时像复仇女神的长发，排列在触须上的二百五十个吸盘是半球形的，有时会贴在我们的玻璃窗上。它的嘴像鹦鹉一样是角质的，垂直地开合。角质的舌头上有几排尖利的牙，伸出时活像一把挥舞的大铁剪。它的身躯是纺锤形，中间部分鼓起，形成一个两吨多重的大肉坨，身上颜色随着它的情绪迅速地从灰白色变为红褐色。

我不愿丢掉这个机会，克服厌恶的心情开始拿笔描绘章鱼的样子。

又出现了好多条！

果然，七条章鱼在船右舷的玻璃边出现，它们像护卫着船前行似的，嘴咬在钢板上发出笃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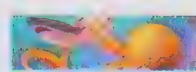
我继续画那条章鱼，这些章鱼在船两旁保持速度。就像一动不动一样。船速很慢，我可以把它们在玻璃窗上缩小后用纸摹下来。

突然，“鹦鹉螺”号一次撞击震得船全身颤动，船已经浮在水面上。船长带着大副来到客厅，看一下那些章鱼。

原来一条枪乌贼的下颚骨撞进螺旋桨的轮叶中去了，船不能动了。

电气弹对于这团软肉没有办法，得用斧子来砍。尼德愿意用叉帮忙，我们跟着船长向楼梯走去。康塞尔和





我以及十来个船员拿着斧子准备出击，尼德拿起他的鱼叉。

一个水手站在楼梯的最高一级，刚旋开舱板上的螺钉，舱板就被猛地掀起，被章鱼的一个吸盘拉住了。立即一只长胳膊像蛇一样从开口处溜进来，其他二十只在上面摇来摇去。尼摩船长一斧子就把这根巨大的触须砍断，它蜷缩着从楼梯上溜下去。

我们争先恐后冲上平台时，另外两根触角从空中挥舞过来，一下子把船长面前的水手卷走了。船长大吼一声跳出去，我们也跟着跳出来。



真正的惨不忍睹！这个水手被触须缠住粘在了吸盘上，让这庞大的触角在空中随意摇摆，喘不过气。他大喊着：“救我，救我！”我惊呆了！

这个不幸的人快完了，谁能把他夺过来呢？这时，船长跳在章鱼身上，一斧子把触须砍下来。我们也加入战斗，挥动斧头乱砍乱杀，跟那些爬在船两边的章鱼战斗。一种强烈的麝香味弥漫开来。

一时间，我以为那不幸的水手能被救下来。章鱼的八只触角都被砍掉，只剩一只把那水手在空中挥动。但当船长和大副扑到它身上时，鬼东西从肚子里的一个口袋中喷出一股黑色液体，我们顿时看不见了。浓雾散后，章鱼不见了！我的同胞也不见了！

我们愤怒地要和它们拼命！我们在平台上和十几条章鱼在血泊和墨液中滚爬、厮打。这些黏性的触须就像多头蛇的头一样，一会就生出来了。

尼德每一叉都能刺入它们的眼睛并挖出眼珠来，可 he 也被一条怪物的触须卷住掀倒在地，不能动弹。章鱼龇牙咧嘴地向尼德兰扑来，危险！我急忙去救他，船长先动了手，一斧子砍进两排巨齿里，尼德得救了！他站起来，把整条叉刺入章鱼的三个心脏中。

“终于有机会报答您了！”尼摩船长对尼德说。尼德没说话。

战斗在一刻钟后，以怪物的惨败告终。船长全身是血，站在探照灯附近一动不动，他盯着吞噬了同伴的大海，大颗的泪珠从眼睛里淌下来。

大西洋暖流

4月20日的可怕场面，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永远不会忘记。

我又好久不见尼摩船长了。“鹦鹉螺”号像一具死尸随波逐流，船长是船的灵魂，船受了他悲伤、绝望的感应，螺旋桨不能用了，漫无目的地漂流，不忍离开那最后的战场。就这样一直到5月1日，“鹦鹉螺”号在巴哈马运河望见巴哈马群岛后，又向北驶去。

我们现在航行的就是在大西洋这条海洋河流上，暖流越向北去越慢。有人已得出规律，暖流的速度和方向变了，气候就将变幻莫测。我把暖流的特殊性告诉康塞尔，让他把手放到水里去，他很吃惊竟然没有冷热的感觉。

这时暖流的速度是每秒二点二五米。受周围海水压挤，湾流的水高出洋面，在暖水和海中冷水间造成不平水面。暖流的水富于盐质而偏黑，纯蓝色和周围的绿色截然分开。当船冲角进入暖流，这两种水流的分界线就很明显了。

5月8日，我们横穿湾流向哈特拉斯角驶去。海湾暖流的宽为七十五海里，深二百一十米。船航行仍然漫无目的，船上没有任何监控，很容易逃走，而且有人居住的海岸和海上往来的汽船对我们也有利。好机会来了。

但天气很糟，不利于我们实施逃跑计划。

“该结束了，决不跟他到北极去！”尼德说，“我还是坚持先跟船长谈谈，现在到我的祖国附近了，我要跟他说。先生，我宁愿跳海也不愿留在船上！”

尼德已经忍无可忍了，刚烈的天性不适合在监牢里生活，他一天天憔悴，神情愈发忧郁。我能理解他，因为我也被思乡病折磨，快七个月了，我们对陆地上的一切一无所知。我觉得自己没有开始时的热情了。



只有康塞尔能随遇而安,如果他没有肺而有腮的话,很可能是一条了不得的鱼!

“怎么样先生?我希望最后确认一下船长准备对我们怎样,你以我的名义同他谈。”尼德说。

“可他好像在躲着我!”

“那么我自己找他好吗?”

“不,明天……”

“今天。”尼德说。

“好,我这就去。”他去一定会把事情搞糟。

我打定主意的事会立即去办,不喜欢拖拉。我回到房中,听到船长房中有脚步声,不能放过这机会了。我敲敲门没人应,我又敲一下,打开门。

尼摩船长在工作。我下定决心不问明白不出去,于是,就走到他跟前。可他自顾自说:“先生,这是我对海洋研究的手稿,但愿它不会和我一起离开这世界。它署了我的名,还有我的经历,将被装在一个不会沉的容器中,‘鹦鹉螺’号的最后一名生存者会把它扔进大海,随波逐流。”

不能失去这展开话题的机会!我说:“我很赞成您的做法,但您的方法太原始,谁知道大风把它吹到哪里?落到什么人手中?您不能找出更好的办法吗?您或你们中的一位,不可以?……”

“不能。”船长打断我。

“那么,我们要是能恢复自由……”

“自由!”船长站起来了。

“先生,我今天就是来问您。我们在船上七个月了,我以我和同伴的名义问您,您是不是要把我们永远留在船上?”

船长说:“七个月前我就回答过了。”

“可是,奴隶有权利随时恢复自由。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

“谁否认您的权利了?我
想过用誓言把您们束缚住吗?”
他盯着我,两手在胸前交叉。



我对他说：“这不仅关系我个人问题。我可以在研究中转移思想。跟您一样，我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利用一个靠不住的盒子，随风漂流遗赠给他人。我和同伴的心时常为您跳动，为您的痛苦而痛苦，为您的智慧行为而鼓舞。但是，这些真善美细微的表示，我们必须压抑在心中。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感觉。特别是尼德，他对自由的热爱，对奴役的憎恨……您想过吗？”

尼摩船长说：“这跟我没关系！不是我把他找来留在船上的！您明白事理，我无可奉告。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讨论这问题。”

我退出来。把谈话汇报给同伴。

尼德说：“不能指望他了。现在我们接近长岛，我们逃吧。”

但是天气有大风暴迹象。一阵阵乌云接踵而来，海面上波涛汹涌，除了海燕所有的鸟都不见了。空中的湿度很高，水蒸气很多，暴风雨就要来了。5月18日，暴风雨开始了，我清楚地看见这次风暴的肆虐。

先是每秒速度为十五米的一阵强风，下午两点左右，速度达到每秒二十五米，是暴风了。船长在平台上屹立不动，他用绳子捆住腰抵抗阵阵大浪。我也站在平台上欣赏这风暴，同时佩服这勇士。再也看不见小浪花，只有煤黑色的长波大浪，后浪推前浪，浪尖越来越高。

啊，这个暖流！真不愧为风暴王！正是湾流通过它水流上各层空气温度的不同，造成这种强大的台风。

接着大雨下来，雨点变为一道道闪光。尼摩船长似乎想让雷电把自己击死。一次可怕的颠簸，使船前角竖起像避雷针一样发出很长的火花。狂风暴雨的强烈程度已到了极点。我精疲力竭，爬回客厅去，想在船内站起来都不可能。

尼摩船长半夜才回船舱，储水舱渐渐装满了水，船就离开海面潜入水里了。

客厅中的玻璃窗让我看见好些惊慌的大鱼，像幽灵一样，在火光照耀的水中游过。一些鱼在我眼前被雷轰死了。

船仍然在下降。平时在十五米深就可以安静，现在上部水层受到激烈的搅动，一直到五十米深才恢复安静。

水底多么安静，多么和平！谁会想到这时洋面上可怕的狂风暴雨正在海面上肆虐呢？



北纬 47 度 24 分、西经 17 度 28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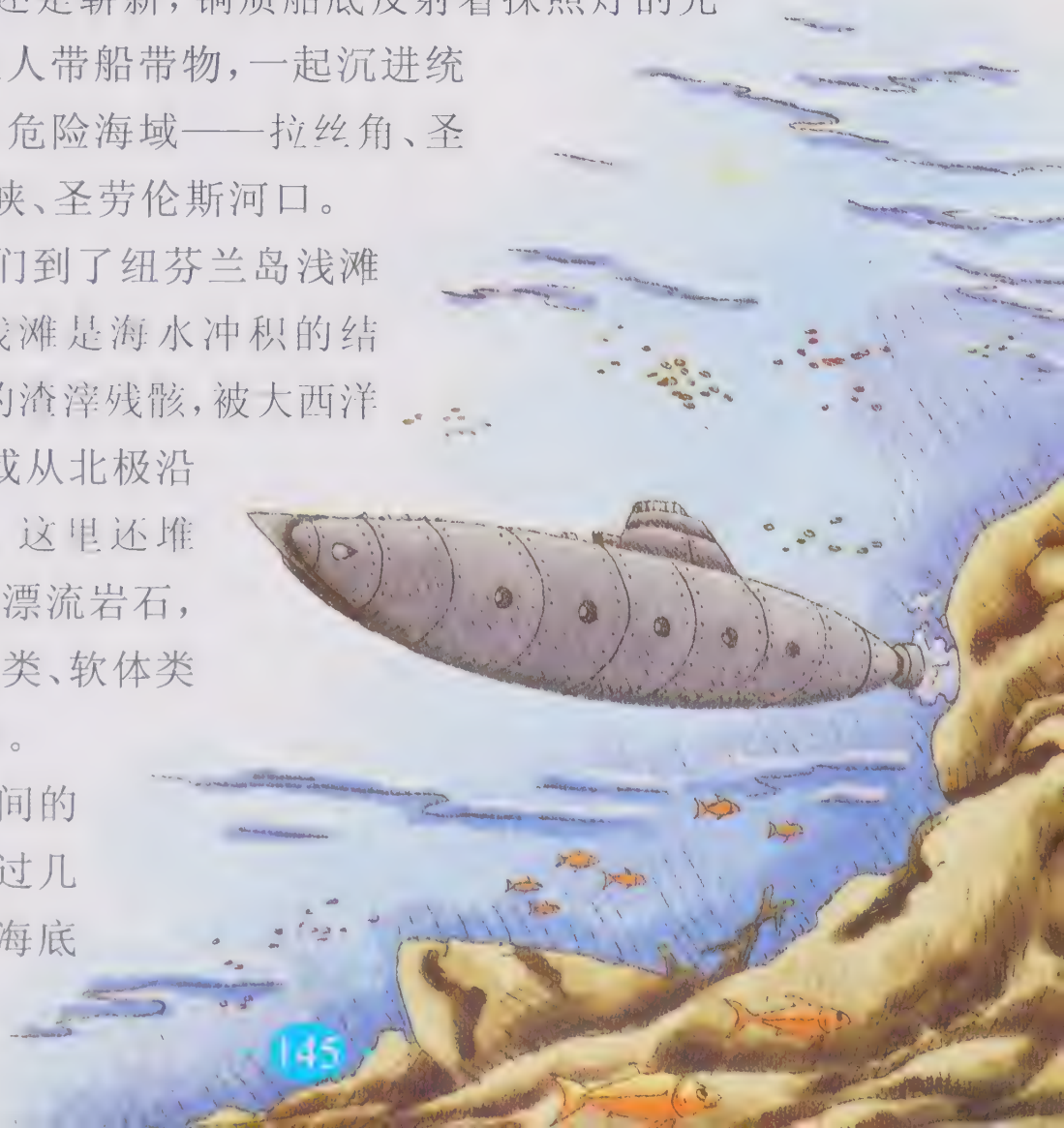
这次大风暴把我们的船抛到大西洋的东边。逃走的一切希望都消灭了，尼德绝望地把自己关闭起来，康塞尔和我从此形影不离。

几天来，船时浮时潜，在浓雾间沉浮不定。浓雾主要是由于冰雪融化导致大气层湿度提高造成。太多船只在这一带海中迷路、沉没！那些暗礁上，回潮的声音被风声淹没，导致很多船只触礁，虽然船只之间用灯光照路，鸣笛相告，敲钟报警，仍发生了不少事故。

所以，这一带更像一个战场，战败者静默地躺在那里。有的已朽烂，有的还是崭新，铜质船底反射着探照灯的光辉。这些船好多连人带船带物，一起沉进统计表中特别指出的危险海域——拉丝角、圣保罗岛、贝尔岛海峡、圣劳伦斯河口。

5月15日，我们到了纽芬兰岛浅滩的最南端。这块浅滩是海水冲积的结果，是一堆有机体的渣滓残骸，被大西洋暖流从赤道带来，或从北极沿美洲海岸流下来。这里还堆积着雪崩冲下来的漂流岩石，形成了亿万死亡鱼类、软体类或植形类的残屑堆。

纽芬兰岛浅滩间的海水不深，至多不过几百米。向南一点，海底



突然下陷，形成一个深三千米的大坑。暖流就在这里变宽，水流也完全散开，速度放慢，温度下降，形成一片海。

在被船惊动的鱼类中，有一种身长一米的硬鳍海兔，脊背灰黑，肚腹橙黄，它们配偶间忠贞不渝；有一条身材修长的于内纳克鱼，呈翡翠色，味道很美；有眼睛圆大的卡拉克鱼，头像狗的脑袋；有蛇一样卵生的鱼；有黑色的虾虎鱼，长二十厘米；有银光闪闪的长尾鱼；还有北方海中的杜父鱼，头上有刺，鳍上有针，长两、三米，是鲫鱼、鳕鱼的死敌，这鱼由于鳃盖结构特殊，离开海水还能活一些时候。丛鱼一直陪伴着船，还有大西洋北部特产鸥鲑鱼、伊豆鲉。值得一提的还有鳕鱼，它们特别喜欢居住在这一带水中，看不完，打不尽。

人们说鳕鱼是山中的鱼，因为纽芬兰岛不过是一座海底大山。当船从拥挤的鳕鱼队伍中穿行的时候，康塞尔说：“呀！鳕鱼哩！我以为它跟鲾鱼和靴底鱼一样是扁平的身体呢？”

“太幼稚了！”我喊道，“那是人家把它们开膛破肚摆在杂货铺中的样子，水里的它们是纺锤形的，适合水中穿行。”

“这么多！蚂蚁窝一般！”

“如果没有伊豆和人类，它们更多！一条母鳕鱼就能产一千一百万枚卵呢！”

“难以置信！”

“各国的渔民都打鳕鱼，消费鳕鱼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要不是鳕鱼有惊人的繁殖力，早就绝迹了。单是英国和美国就有五千只船专打鳕鱼。平均一只船打四万条，那加起来就是二千五百条。”

“啊！如果所有的卵都能成长，那么四万条雌鳕鱼的卵就能满足美国、英国和挪威的需要了。”





当我们贴着纽芬兰浅滩航行时，我看见每只船成打地放下来一根根钓鱼线，每根线上拴着二百来个鱼钩。每根钓线的一端，固定在浮标上。我们的船不得不在这线网中巧妙地穿行。

“鸚鵡螺”号一直开向北纬42度跟纽芬兰的圣约翰港和赫尔斯康顿港在同一纬度，横贯大西洋海底的电报电缆就在这里终止。

船开始转身向东行驶，沿着海底电线，把这些高地反复探测进行精确记录。5月17日，距赫尔斯康顿港五百海里，离海面二千八百米深的地方，我看见海底的电线。康塞尔还以为是一条海蛇呢。我给他讲了海底电线装设的特殊过程。

5月25日，“鸚鵡螺”号潜到三千八百三十六米深的地方，就是当年电线中断的地点，距爱尔兰海岸六百三十八海里。

大西洋海底在这里形成一个宽一百二十公里的峡谷，就是把勃朗峰放下去也露不出峰顶，峡谷东边是一道高两千米的峭壁。我们于5月28日到达这个峡谷，此时我们的船距爱尔兰只有一百五十公里。

5月31日整个白天，“鸚鵡螺”号好像在寻找什么，在海上一圈圈地转。中午，尼摩船长亲自出来测定方位。第二天，经过努力寻找辨认，尼摩船长终于在测算后说：“就是这里！”接着船下降到八百三十三米处，右舷窗外是一艘遇难很久的船只。

我正思索的时候，尼摩船长慢慢地说：“这是‘马赛’号，船上装有七十四门大炮，1762年下水服役。1778年8月13日，它与‘普雷斯敦’号展开激战。1779年7月4日，它跟德斯坦海军大将的舰队一齐攻下格林纳达。1781年9月5日，它参加了格拉斯伯爵指挥的切萨皮克湾战斗。1794年，法兰西给它更换名称。同年4月16日，它加入威拉雷如瓦耶兹指挥的舰队，护送美国派出的一队小麦输送船。共和纪年元月11日和12日，这支运输船队跟英国舰队在海上遭遇。先生，今天是元月13日，公历1868年6月1日。七十四年前，就在这里，这只战舰在英勇战斗中，三根桅杆被打断，船舱进水，船员们不愿投降，他们把旗帜钉在船尾，高呼着：‘共和国万岁！’与战舰一起沉没。”

“‘复仇’号！”我喊道。

“正是，先生。多美的船名！”尼摩船长喃喃地说。

大屠杀

尼摩船长两手伸向大海，炽热的眼睛凝视着“复仇”号战舰的残骸。

此时，我们的船正慢慢地浮向海面，“复仇”号的形象开始模糊起来。

那是一艘大战舰，冲角有两层铁甲板。它的到来，意味着逃跑机会就在眼前。尼德说：“船离我们一海里时，我们就跳海。”

我来不及回答，一道白烟从战舰前部发出，几秒钟后一件沉重的东西落入海里，爆炸声随即传来。

炮弹在我们周围落下，但没有一颗打中，战舰离我们只有三海里了。

尼摩船长一定会对船进行报复。

尼德说：“发信号吧！人们会明白我们是善良的人！”

尼德刚掏出手帕，还没来得及在空中挥动，就被尼摩船长铁一般的手，掀倒在平台上。接着，一颗炮弹斜打在船身上，但没能损伤它。尼摩船长耸耸肩对我说：“您同您的伙伴都下去，我要打沉它！”

战舰继续追来，尼摩船长注视着身后五六海里的战舰。“鹦鹉螺”号像野兽一般在战舰周围转来转去，把它引到东方。

我想作最后一次交涉，但他要我闭嘴。我最后看了一下那追来的战舰，随后去找同伴准备逃走！我们约好天黑行动。

我们决心在对方可以听到呼救或可以看见信号时再逃。有几次，我以为“鹦鹉螺”号要攻击了，但它仅仅让敌手靠近一下就又逃开了。

凌晨三点，平台上，船长还在旗帜旁边两眼不离战舰，旗在他头上随风招展，诱惑战舰跟过来！

战舰和我们的距离已经缩到两海里。战舰表示方位的灯及挂白色信号灯的模糊反射光线，显出它上面的船具，同时看出它已加足火力。



我一直待到早晨船长都没看我。还剩一点五海里时，第一缕曙光出现时，炮声又响起来。“鹦鹉螺”号发起反击的时间应该快到了，我们即将永远离开这个人了。我准备下去，几个水手走到平台上，开始了“战斗准备”措施。

“鹦鹉螺”号故意减速让战舰接近。炮弹带着奇异的呼啸声滚入船周围水中。

“到時候了。愿上帝保佑我们！”我说。

他们很镇静，我却紧张得控制不住。我们走入图书室，可当我推开中央楼梯的门时，上层舱板忽然关了。尼德想冲到梯阶上去，我一把拉住了他。一声呼啸，海水被吸入储水舱中来了，船潜入水下了。

啊！“鹦鹉螺”号不想正面攻击，它要在战舰浮标线下钢壳护不到的地方来袭击。我们躲进房间面面相觑，被迫充当起这幕惨剧的目击者。我全身只有听觉在工作了，只等那可怕的爆炸声了！

突然，船加速了，整个船壳都颤抖。冲撞发生了！我大喊一声。我感到“鹦鹉螺”号的钢铁冲角从战舰身上横冲过去，就像帆船上的尖杆穿过布帆那样！

我像疯子一样飞奔进客厅。尼摩船长冷面无情地通过左舷舱板往外看。一个庞然大物沉到海底来，“鹦鹉螺”号跟它一起下沉，亲眼看它临死的样子。十米远，战舰船壳被撞裂，海水迅速涌进去，水淹了两列大炮和吊床舱房。甲板上满是惊慌的黑影，人们抓住桅墙在水中垂死挣扎，就像突然被水淹的蚂蚁窝！

我头发都竖起来了，眼睁睁看着这一切！

那艘战船迅速下沉。先是挤满人的桅杆沉下去，其次是横木架，最后是大桅顶。然后，全部沉没水中，全体舰上船员的尸体也一起被强大无比的漩涡卷进去……

我转过头，这可怕的复仇者一直盯着这一切。他走进房中，在房间里那些英雄人物的肖像下，向其中一个年轻的妇人和两个小孩的肖像伸出双臂，跪着抽咽起来。



尼摩船长的最后几句话

我回到我的房中，尼德和康塞尔两人默不作声地在舱房里。我对于尼摩船长生出一种极端厌恶的心情，虽然他曾受过很大的痛苦，但他没有权利来作这残酷的报复。太过分了！

“鹦鹉螺”号以每小时二十五海里的速度向北方驶去，谁知道要带我们到哪里去？

尼德忍无可忍，一天，当我醒来，我看见尼德俯身向着我低声说：“我们逃！”我站起来问：“我们什么时候逃？”

“就在夜间。‘鹦鹉螺’号像是任何管理和监督也没有了。船上好像完全陷于麻木昏沉的状态。先生，您能准备好了吗？”

“在可以望见陆地的地方。我今天早上在浓雾中间东方二十海里，看见那些陆地。”

“那是些什么陆地呢？”

“那可不知道，不管是什么陆地，我们逃到那边去就是。”

我不顾一切，决心逃走。我到了平台上面，简直站不住，受到那一阵一阵波浪的袭击。天空阴暗，快有风暴，但是，既然有陆地浓雾中，那就要逃走。

我回到客厅中，既怕碰见又想碰见尼摩船长。

六点半，尼德走进我房中来：“我们只到出发的时候才能再见了。十点，月亮还没有上来，我们乘黑暗逃走。您到小艇那边来，康塞尔和我在那边等候您。”

我要确定一下船所走的方向。我来到客厅中，我们是在深五十米的地方，船以惊人的速度向东北偏北方向驶去。我最后看一下堆在这



陈列室中自然的奇珍异宝，最后看一下有一天要跟亲手收集它们的人一齐消灭在海底的那无比的珍贵收藏，然后我回房中来。

我不能抑制我的脉搏，尼摩船长这时候干什么呢？我到他房门口细听一下。我听到有脚步声，他在里面。我抑制住想见他的想法，回房躺在床上，让激动平息下来。所有这些事件涌现在我眼前，尼摩船长在这离奇古怪的环境中间显得异常巨大，他并不是我的同类人，他是水中人，是海中神。

十点的钟声敲响了，跟我的同伴们相会的时候到了。我小心把房门打开，沿着黑暗过道，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进，我走到客厅，里面完全黑暗。尼摩船长在那里，他没有看见我。我费了五分钟才走到客厅那边通到图书室的门。我正要开门的时候，尼摩船长的一声叹息把我钉在那里不能动。他向我这边走来，两手交叉着，一声不响，像幽灵那样。他的胸部由于抽咽哭泣而鼓胀起来，我听到他声音很低地说出下面这几句话：“全能的上帝！够了！够了！”这就是从这个人良心里面发出来的悔恨的自白吗？

我上了中央楼梯，沿着上层的过道前行，到了小艇边。我从开着的孔走入艇中，我的两个同伴已经在这里。

“我们走！我们走！”我喊道。

“鹦鹉螺”号船身钢板上的孔本来是关闭的，尼德有一把钳子，把螺钉紧紧地上好。突然船内发出声响，好些人声急急地互相答应，发生了什么事？

“北冰洋大风暴！北冰洋大风暴！”他们大声喊。

北冰洋大风暴！可能有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在更可怕的情形中传到我们耳朵中来吗？那么我们是走在挪威沿岸一带的危险海中了。

多么危险的处境！我们极端害怕地任海波摆动。“鹦鹉螺”号像一个人一样自卫着，它的钢铁肌肉嘎嘎作响。它有时候挺起，我们也跟它一齐竖起！

“要全力支撑住，”尼德说，“并且把螺丝钉再上紧起来。紧紧靠着船，我们或者还可以保全……”

他没有说完，嘎嘎的声音就发出来了。螺丝钉落下，小艇脱离它的巢窝，像投石机发出的一块石头，飞掷入大漩涡中。

我的脑袋碰在一根铁条上，受了这次猛烈的冲撞，我立即失去了知觉。

尾 声

小艇是如何逃出可怕漩涡的，我们又是怎样脱离无底深渊的，我们都不清楚。醒来时，我躺在罗夫墩群岛一个渔民的木头房里。两个同伴安全地在我身边，我们激动地互相拥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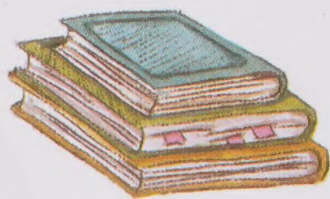
挪威北部和南部的交通工具很少，我们只能等半个月航行一次的汽船经过才能走。在等待的日子里，我又重新翻阅一下这次海底旅行的记述。没有漏记，也没有夸张。它是人类不可及的海底探险的忠实记录。

是否有人相信，这些都不重要。但我肯定有资格讲述这海洋，不到十个月，我在海洋下走过了两万里，穿过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南北两极海洋，饱览无数奇观！

可“鹦鹉螺”号呢？尼摩船长是否还活着？海浪会把记录他整个生活历史的手稿带到人间来吗？我能知道他的真名吗？

我希望所有问题都能得到回答。同时又希望“鹦鹉螺”号战胜那深渊。如果可以，但愿海底的无数奇观能熄灭尼摩船长心中的复仇情绪，让他能作为一个高明的学者继续探海研究。

我亲历了十个月超乎寻常的生活。因此，对于六千年前《传道书》中提出的“有谁能测透这大海的深度”的问题，我能肯定地说，只有两个人有资格回答——尼摩船长和我。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于 1870 年问世,至今仍以多种文字和各种版本风靡于世。书中描述了法国博物学家阿罗纳斯和尼摩船长乘坐“鹦鹉螺号”潜水船在大洋深处探险的故事,构思巧妙,情节惊险,不仅描绘了大洋深处的美景,而且介绍了许多生物学、地理学知识。书中不少奇特的设想,在当时被视为痴人说梦,可数十年后却一件件变成了现实,而且不少科学家正是从凡尔纳的科幻故事中受到启发而诞生伟大的发明的。



新课标学生必读丛书·青少版

XINKEBIAOXUESHENG BIDUCONGSHU



海底两万里

——HaiDiLiangWanLi——

ISBN 978-7-5492-2137-0



9 787549 221370 >

定价: 19.80元

ISBN 978-7-5492-2137-0